

錢
菩
大
善

三
來
的
年
日
本

7
9
2

731.2

三 年 來 的 日 本

錢 若 夫 著



3 0662 7799 1

目錄

政治篇

一 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一
▲元老・重臣・財閥・軍部・官僚的對立▼	
二 每况愈下的戰時內閣	七
一 近衛內閣	七
一一 Taloo 化的近衛聲明	一〇
三 平沼內閣	一六
四 阿部內閣	二一
五 米內內閣	二五
三 日趨沒落的政黨	
一 既成政黨沒落的原因	三一
二 「事變」以來既成政黨的醜態	三三

三 新黨運動的內幕	三五
四 新黨運動的前瞻	三八
四 思想統制的絕對性	四〇
五 政治與人民的分離	四三
財政經濟篇	

一 三年來日本的戰費損耗	五一
二 通貨膨脹的激化	六〇
三 物資缺乏致命傷	六五
四 交相煎迫下的大眾生活	七一
五 結論	七三
外交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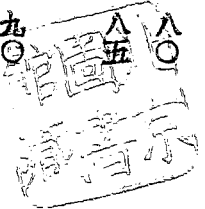
一 三年來的日本外交政策	七六
--------------	----

731.8
931
2

附錄

戰事下的日本婦女……………一〇五

- 二 第一期——自「七七」事變至武漢陷落……………八〇
- 三 第二期——自武漢陷落至歐戰爆發……………八五
- 四 第三期——自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簽訂至本年五月
西線戰事之激化……………九〇
- 五 第四期——德國戰勝法國後到現在……………九四
- 六 三年來日本外交大事記……………九七
 - 一 三年來日英外交事件……………九七
 - 二 三年來日美外交事件……………九九
 - 三 三年來日法外交事件……………一〇一
 - 四 三年來日德意外交事件……………一〇二
 - 五 三年來日蘇外交事件……………一〇三



臨·時·增·補·稿·

一	悲劇的開始——送兒別夫	一〇五
二	物價高漲中的主婦難	一〇七
三	軍需女工激增	一一一
四	農村婦女何處去？	一一三
五	空前的結婚恐慌	一一四
六	人間最慘的未亡人	一一七
七	戰時婦女諸團體	一二九
	近衛的再登台	一二一

政治篇

一 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元老、重臣、財閥、軍部、官僚的對立——維持現狀派與革新派的對立

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是有它必然性的。其主要原因，乃在日本根本係一軍事的半封建的帝國主義。明治維新，雖把日本從分化與內潰的封建體拖到資本主義道路上來，但它究係自上而下的改革，並不是由新興資產階級自下而上的徹底的革命。這種不徹底的，「半吊子」性的改善政策，使政治機構上殘留着濃厚的封建沈澱。同時，經過幾次軍事投機，居然每次獲勝，這不但由於極大賠款的收入與國際信用的提高促使日本資本主義愈加向前發展，同時且使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日本帝國主義發生企圖以武力征服中國、南洋、亞洲以至全世界的野心。

明白了上述日本帝國主義的性質，就不難了解統治階級內各個利害不同的集團間矛盾的情形。日本統治階級間的各集團，有元老、重臣、財閥、軍部、官僚等。所謂元老，係指明治維新時代的元勳而言，目前碩果僅存的九十幾歲的西園寺公，已成了無所謂的名義上的元老吧了。重臣：是以內府、宮內大臣、貴族院大臣，以及御任大臣即天皇念他功高，賜以原任官職待遇的人物的集團。重臣層的政治意識，在保守性特別濃厚。他們反對軍部干政，反對脫離國內實際情況的革新政治，以至反對有礙國家元氣的狂態的海外侵略。他們不主張極端的自由主義，更不贊成野蠻的法西斯主義的作風。這種維持現狀的政見，對於政府首腦部當然具有相當的影響。

財閥：像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王國」在日本諸財閥中是具有支配意義的獨佔體。大魚吃小魚，在大恐慌期中，這些大財閥不僅併吞了許多中小企業，同時且併吞了較大的企業以自肥。例如「銀行的觸角」安田金融王國，是由於合併淺野財閥而愈趨膨脹，三井、三菱等王國，則在一九二七年金融恐慌中由於接辦鈴木商會等倒閉的企業而更擴大。由於戰事準備之強化，與軍事豫算之龐大化，使這些金融資本的利益更加擴大。同時在軍需景氣中，除了上述大財閥愈趨膨脹以外，產生了一批新的軍火財閥。如久原（即目前成爲政治之惡星之政友會久原派黨魁的久原；至一九三六年止，他的「Holding Company」日本產業會社的基本金已達一億六千五百萬圓）、中島（即政友會中島派黨魁的中島，是日本有名約

飛機大王，重要產業爲中島飛行機會社，鮎川（久原燿，滿洲）重工業就是他的主要事業。）森、野口等財閥，在狂態的日本帝國主義構成份子中，亦起着重大的作用。

這些獨佔體，當然歡迎刺激軍需生產及獲得資源的侵略戰爭的發動，企圖利用戰爭以完成從輕工業國轉變爲重工業國的產業革命。因之，他們的意識形態，是極端的侵略主義，主張強力的統制政策，擁護所謂革新的法西斯政治，這批佔極少數的大財閥，與軍部非常投機，亦就是軍部的重要背景。

雖是如此，但由於日本經濟機構之落後性，由於輕工業尙佔決定要素，與中小產業佔相當優勢（約佔百分之六十）的情形之下，這些中小財閥與廣大中小企業家們的意識形態：主張議會政治，崇奉自由主義，反對供大魚吃或徒受犧牲的統制政策，主張維持現狀，反對法西斯主義。

軍部：這執行獨佔性財閥的意志的軍部，其內部派別亦相當多，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所謂少壯軍人派的勢力，突然膨脹，因此支配了整個軍部。在目前，少壯軍人派的意識形態，就是軍部的意識形態。他們真是標準老牌的侵略狂。爲「發揚皇威」，征服四鄰起見，他們要求各國都應爲戰爭犧牲一切，爲戰爭而集中一切，經濟組織務須適合於戰時編制，政治機構，文化思想等，應在絕對統制之下。自由主義是他們死對頭，因爲他們認爲「自由主義就是維持現狀主義，而維持現狀主義就是消極退讓的同義語。」他們更主張，自主外交之積極化，反對政黨政治，擴大國防力，實現所謂革新的法西斯統治。

不過，這裏要特別指出的，軍閥們正可以反財閥的姿態出現，但骨髓裏還是爲大財閥服務着的。倘使誰看到軍部與財閥表面的衝突，認爲軍部與財閥根本是對立的，那完全是一種錯覺，是上了法西侵略者欺騙的當。希特拉不是亦口聲聲在反財閥嗎？然而事實上却在執行希遜、克魯伯等獨佔財閥的命令，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像日本軍閥之主張強化統制政策，反對自由主義，那在大財閥們正是求之不得，難道這還不够做相見略同的證據嗎？

官僚：以做官與保持自己地位爲其唯一目標。因此它的特徵，是多變，是政治投機者。在政黨內閣時代，就拚命逢迎政黨，現在軍部得勢，就做軍部忠實工具。他們利用大財閥與軍閥陰謀式的祕密主義的作風，得以大施其神通，使人莫測高深，這樣，官運才可以萬年亨通。官僚集團倒也是政黨與軍部衝突時很好的緩衝地帶。

以上係說明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各自的意識形態，這些不同的意識形態，當然出發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利益。

由於中華民族堅決的抗戰到底，使日本帝國主義在泥坑中愈陷愈深，因此使統治階級間所蒙的犧牲與損害，亦各不相等，這不但不能解決他們間的矛盾於絲毫，反而愈見沒有辦法起來。

所謂舉國一致內閣，根本是在重臣、財閥、軍部、官僚的均勢之下的產物，合乎這種條件的內閣，當然祇

有每况愈下的非政治家的好好先生來担任。

現在把三年來政治上的傾軋情形略述如下：

重臣之重臣的內大臣湯淺倉平氏，態度穩重，不好妄動的革新政治。對於軍部，特別具有戒心。過去推薦內閣組織者的權操諺元老手中，最近則決定於內府，對於元老，不過通知一聲就算完事。自然，當政變襲來，要求內府決定奏薦人選時，不能不顧慮到各方面的意見以為參考。然而在重臣們所固有的維持現狀的政見之下，並沒有使革新陣營暢所欲言。平沼騏一郎是被目為革新的法西魔王之一，經湯淺內府奏薦為內閣組織者以後，亦未見革新內閣能解救日本國內危機於萬一。湯淺內府想：革新登台，亦行不通他們的政見，於是以後更不相信軍部的不顧實情的政策了。好好先生阿部大將被坐上首相交椅，各方面雖都沒有話好講，然而它做了有名的代用品內閣。米內之被薦為內閣總理大臣，湯淺與軍部的對立，就更趨表面化。衆望所歸的近衛公，既不肯再度登沒有前途的台，畑俊六大將應該是非常有希望的。然而胸有成竹的湯淺內府早已矚目於維持現狀派的米內海軍大將，同時老練周到的湯淺內府，防到軍部搗蛋，借重天皇的勢力，要畑俊六仍任陸相，幫助現內閣做事。這一來軍部可不好當面蹀躞，只有忍聲吞氣的繼續幹下去。然而軍部喉舌國民新聞，則大罵是湯淺內府的陰謀，是池田和木戶侯等重臣的搗鬼。米內內閣中財閥與政黨的勢力前進一步，軍部似乎被擠落了。不過齋藤事件之勝利地解決，軍部又把現狀維持派証報下

去了。

湯淺氏感到維持現狀不是辦法，像平沼的革新內閣亦不是辦法，而軍部又在積極謀害他（據報載去年軍部又有暗殺湯淺及其他軍臣之舉，幸當時被破獲。）於是在充分的煩悶與悲觀之下，他便以病軀的理由，於六月初辭去內大臣職。新內府爲木戶幸一候。在近衛內閣時代，雖是革新陣營之一員，然實際上他是漸進的改革論者。因此元老軍臣集團之中心人物內大臣，並沒有改變他們傳統作風。

受大財閥利用的軍部支配着日本的政治，是非常顯明的。然而軍部的革新政策之不能遂行，亦是事實。首先第一是中小財閥之不肯合作。他們可以受革新勢力之威脅，但無法禁止他們的怠工。軍部雖大聲喊着強化戰時經濟統制，他們因爲利害衝突，便或暗或明實行其破壞工作。這就是所有統制政策從戰爭到現在這一件沒有成功的主要理由之一。第七十五屆議會主席藤氏對於近衛聲明的攻擊演說，多少可以代表中小財閥對於軍閥的攻擊。最近跟着阿部特使來僞中央的幾個財界的經濟隨員，亦非常消極而不發表任何關於經濟侵略的意見，可見他們與軍閥利益衝突的情形，是相當尖銳的。

最近日本行政機關的確都在官僚羣掌握之中。生性投機的官僚們，目前事事唯軍部的馬首是瞻。雨後春筍般的國策會社，正是官僚們的好去所。一個國策會社的董事，每年可得二萬或二萬以上的報酬。因爲戰事關係，各種協議會，委員會是非常多的。一個次官或局長課長，多的甚至要做到二三十個團體的委

員，而每參加一個集會，都有車馬費或津貼費可領。這筆收入，當亦相當可觀。凡此種種，就使財閥們及人民一致非難官僚的獨善主義。不僅如此，做起事來祇有命令，不准人家參加意見；祇有根據軍部的意志所設計的案上計劃是神聖的，行得通行不通，他們可全不顧人民的利害。形式重於內容，個人做官利益重於人民國家利益；凡此都是官僚主義的性格。這種末梢性的作風，可謂已成衆矢之的。試觀最近所發生的電力問題、煤炭問題、運輸問題等等，那一件不引起各方面向官僚政治下總攻擊？然而這裏要特別注意的，所謂官僚，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社會集團的存在，它不過是一種腐化的行政官吏，因此所謂官僚政治的醜惡點，根本係整個統治階級的醜惡點；官僚就成爲軍閥財閥法西斯的替死鬼，受過者。

不僅如此，財閥、軍部、官僚各自內部尙有派別之分，因此矛盾對立的情形，愈見複雜而微妙。但從大處看來，不外乎維持現狀派與革新派之對立。而這種錯綜的對立情形，正是僥倖者面對困難崩潰的反映。

二 每况愈下的戰時內閣

一 近衛內閣

七七事變爆發於近衛內閣時代。近衛文麿公爵是目前日本上下聲望最著的大政治家。他比較能表達出軍部革新的意志，他亦能抓得住財閥們的心理。在戰爭開始的時候，侵略者滿以為三個月當可結束「中國事變」，然而速戰速決政策，碰到中國抗戰到底的政策，給粉碎了。爲了加強戰時內閣起見，近衛首相在半途會特別把閣僚中革新的成份加重。例如陸相爲少壯軍人派之特出人材板垣中將，文相爲提倡革新的「皇道政治」，在九一八事變中才以“General Araki”聞名於世的荒木大將，內相爲海軍至寶信奉法西主義的末次大將，藏相爲金融巨頭池田成彬。從此，近衛內閣從舉國一致內閣起了質的變化而爲強力的革新內閣。

因爲近衛內閣是第一任戰時內閣，一切戰時編制以及戰時計劃，不能不由它擔負起來。舉凡「精神總動員」、「物資總動員計劃」及「生產力擴充計劃」等，都是近衛內閣所策劃。各種計劃書都做得很有道理，革新派都在贊美不置。近衛現在成了大財閥與軍部的智囊，成了他們的頭腦托拉斯了。看吧，智勇兼全的少壯軍人派之鐔鐔者板垣陸相，一聽到近衛要掛冠下野，便熱淚如注地勸阻辭職。可以說在許多政治家，能使少壯軍人派心服的，祇有近衛一個吧。

不過近衛內閣自進入侵華戰爭階段以來至總辭職爲止，亦有一年半之長，但這些戰時統制政策，迄未付諸實現。有人說，那是因爲無限付諸實現。

然而這話是不對的。照例，在戰爭時期，對於一切統制政策，應該格外有效地實施起來，這樣，才能配合得上戰爭時期的力的（物力、人力、財力）大消耗。

同時，我們知道（當然近衛比我們更加知道）侵略者之爆發七七事變，並不是偶然的現象。就中國內龐大國防豫算與赤字公債之担負，國民生活之惡化，國民對於政府不滿情緒之高漲……都是發動侵略戰爭的諸主要原因之一部分。現在，在一年有半的非常時期中，祇看到戰爭之無限的消耗，並沒有任何彌補的方法，國內的困苦狀況愈來愈兇，一切的矛盾，正在加深中，所謂泥足愈陷愈深，賢如近衛，亦祇感到束手無策，知難而退。

從這種地方看來，可知革新派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一切戰時政策，都是一些憑腦子想來的紙上計劃，它與實際情形完全脫節。這不僅經過平沼、阿部等內閣之實施而行不通，就是近衛自己，當阿部內閣倒台後，舉國正希望他再度出來組閣時，他就以「對於經濟，我是門外漢」的理由堅決辭絕，這證明他自己亦承認自己所擬的革新計劃之不能兌現。近衛究竟是聰明過人的大政治家，同樣是一個法西斯國家，老大哥的義大利，還不及後輩的德國那麼成功。這其原因在前者的產業狀況萬萬及不上後者那麼發達進步。日本的情形，完全與義大利一樣糟糕：生產落後（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比較），物資缺乏。這就是使這個日本「偉大的」政治家煩悶的地方。

被軍部牽着鼻子走的近衛內閣，還有一件引人注意的失敗的創作，那就是所謂「國民再組織」的組織革新政黨的企圖。這種「一國一黨」的單一法西政黨運動，意思是說沒有用的含有自由主義性的既成政黨這塊絆脚石，索性把它毀掉，爲集中人力專供侵略者的驅使起見，應該把政治與軍事打成一片，新黨運動就是實現這種以政治與軍事一元化爲目的的企圖。然而當時因受既成政黨的反對與打擊，受自由主義者的攻擊，與勤勞大眾的反法西傾向，客觀的反對勢力，終於使「國民再組織」這個法西新用語，在近衛內閣時代不起實際作用。近衛辭職的理由，係「治國無能。」

二 Taboo 化的近衛聲明

最後，近衛內閣的壓軸戲，乃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距近衛內閣辭職，不到半月）所發表的「近衛聲明」。「聲明」滿篇是仁義道德，堂皇非凡，彷彿人間世界再找不出有這樣「君子國」了。其內容約分三點：（一）共存共榮，（二）經濟提攜，（三）共同防共。然而它的兇悍、狂妄、自欺欺人、愚昧無知以至整個吞噬中國的決心，絕難受字面上的烟霧蒙住。它是廣田三原則的發展，我們中國人把它的內容認識得非常清楚。最高領袖於同月二十六日在國府紀念週上分析得非常詳盡。關於共存共榮，他說：

「第一，他這一篇聲明的骨幹，依然是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努力於「建設東亞新秩序」

的一套。他說是向中外宣明他的政府之真意目的，當然要顧到歐美與世界；所以他在辭令上安排得特別謹慎，似乎說他所要求於中國的，既非領土，也不要戰費賠償，並不爲他一國之私，而是爲着東亞大局；並且還說是要中國成爲完全獨立之國家。所以更表示考慮取消治外法權，與歸還租界等等；似乎他不但對中國無所取，而且還要對中國有所與。……他扼住了這個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主軸；在他心目中，所謂領土，當然是他所支配的領土；資源也就是他囊中的寶源，既已掃蕩以去，還要甚麼枝節的割地和賠款。他所要求的既在整個土地和人民，大欲在前，自然樂得以此不要領土，不要賠償的狡言欺世了。實際在我們中國的立場說，要談戰費賠償等等，當然先要弄清楚戰爭的責任所歸；這次明明是他發動兵力，來到我們的領土內作戰侵略，責任灼然在人耳目。至於治外法權，如果他掌握了整個的主權，那更是皮毛上之皮毛；所謂歸回租界，也等於外府之寄；不但對其他國家的租界，他的輿論已經鼓吹代爲管理，要收中國的租界成爲日本獨有的大租界；而且實際說來，中國若承認了他的「東亞新秩序」和「日滿支」協同關係，就是將中國全部領土變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這樣一來，中國若不是變爲他的奴隸國，也就降於保護國，而且實際上就是合併於日本。他說要使中國爲完全獨立國家，豈就等於馬關條約中的朝鮮嗎？我可以斷言，在這篇聲明發表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禍；自他這個聲明發表後，就再沒有一個明大義識事勢的中國人，再存和平妥協之

想了。」

至於經濟提攜的內容：

「不僅是要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全國生產和貿易，獨攬東亞的霸權；他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食衣住行，都得不到一些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使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策吮吸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

最後，關於共同防共，最高領袖指出：

「所謂共同防共，是要中國和他締結防共協定，是要在華北駐兵，並劃內蒙爲防共特區……我們可以說，他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這一點，便是「七七」抗戰以前，他歷年要求不遂而懷恨的一個主因。我們因爲不願上他圈套，將使忍受着千辛萬苦，到了最後關頭，寧可以舉國犧牲來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世上一般輿論，或者以爲日本之所以防共，其真意在防蘇俄；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者，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於防俄，而實在於借此名義以亡我；即使有對俄的意味在內，也祇佔一小部的成分，而其大部分，則在於滅華……所謂防共云云，祇不過外欺世界，內欺國民，而要向中國要求得華北內蒙駐兵的一個幌子罷了。老實說，如果華北駐兵可以允許，內蒙可以劃爲特區，我們亦

不會有「七七」的抗戰。

「他更提出中國應給予日本臣民以內地住居營業之自由；這一點看去，似乎是很平凡，可惜他沒有知道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印象是怎樣。老實說，中國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會聯想到他的特務機關，和爲非作惡的浪人；就會聯想到販鴉片，賣嗎啡，製白面，私販軍火，接濟土匪，蒙養流氓，製造漢奸，一切敗我秩序，敗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陰謀……除非我們願意受其毒害和擾亂，除非我們願意將我們的善良風紀被其敗壞，將我們的經濟膏血，受其吮吸，就沒有有人會應允的。」

「總之，拆穿來說，他們所謂經濟集團，就是要收中國整個的財力資源受日本之統制，以代替其所謂不要賠款。他原要求華北內蒙住兵，要求中國全領土內自由住居和營業，就是要使中國全部土地，受其統治與支配；中國全部人民，任其壓迫和奴使，以代替其所謂不要割地。我們記得朝鮮未被併吞以前，日本人也嘗以日韓一體，日韓不可分等等語調，麻醉眩惑朝鮮的人民；今日他又盛倡「日滿支不可分」與「東亞協同體」等新名詞；我們給他明白揭穿吧；甚麼是「東亞協同體」？乾脆就是「中日合併」，就是把整個中國歸併於日本，就是「日本大陸帝國」之完成。」

此外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最高領袖也給指出，非常清楚。他說：

「照他的外相有田十二月十九日的解釋，「東亞新秩序」云者，即「日滿支三國」政治經濟

文化各方面之密切連絡與互助；以阻止赤禍，擁護東洋文明，撤除經濟壁壘，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以謀東亞之安定。……大家要注意他所謂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個奴隸的中國，完全受其支配；而此項新秩序，則是根據於中國已變為奴隸國家後，與日本及其造成之「滿州偽國」緊密連絡而成的。目的在甚麼呢？以防止赤禍的名義，控制中國的軍事；以擁護東洋文明的名義，消滅中國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經濟壁壘的名義，排斥歐美勢力，獨霸太平洋；再以「日滿支經濟單元」或「經濟集團」的工具，抵制中國經濟的命脈。……簡單一句話：這「建設東亞新秩序」是推翻東亞的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

以上是中國人對於近衛聲明的認識與了解。近衛聲明的僞善性與其陰謀，可謂給中國人暴露無餘。現在來看一看「友邦」人氏對於自己的近衛聲明，是不是能百分之百信任呢？

首先是本年二月初齋藤事件中對於「近衛聲明」所揭示之原則，是否切實可行，表示懷疑。據 齋藤演辭說：

「樹立「東亞新秩序」之議，曾經不時提及，但在「中國事變」爆發伊始，此一名詞固無人知之，迨近衛發表聲明，始予引用。……按之近衛聲明，「東亞新秩序」應以下列三點為基本原則：即（一）普鄰關係，（二）聯合防共，（三）經濟合作。吾人於此又有疑問，即此項定義，是否為政府認可，

是否尚包括其他目標？內閣與亞院特種委員會前曾就「東亞新秩序」進行研究，其研究所得結果於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向政府提出報告，內容所載各種詞語，有非參加政治之人如吾儕所了解者。「東亞新秩序」既爲此次大規模戰爭與其所引起種種犧牲之目標，何以待至作戰一年有半後，此項名詞始出現？

同情齋藤質問的，據說竟有大部分的議員，亦就是說，有大部分的中小財閥與人民在懷疑近衛聲明內容。不僅如此，像上面所說，連發明這個「近衛聲明」的人，亦莫名其真正意義之所在呢！至一般輿論，嫌其太空洞太抽象，乃是非常普遍的論調。

然而軍部的代言人陸相畑俊六大將對齋藤氏攻擊「近衛聲明」的質問，極爲憤慨。他認爲演說內容，關係蹂躪「聖戰」的意義，誹謗由「廟議」所決定的處理「事變」的方針，同時並予國外以極重大的惡影響，這那裏可以不對齋藤處以開除的極刑呢？其實軍部之所以大發雷霆，是有它道理的。原來「東亞新秩序」論的創造者，那裏不知道齋藤氏那些帝國主義的手法？只因這樣一來，侵略的面目，未免露得太猙獰，反而有礙侵略工作。所以像近衛智囊所發明的「近衛聲明」，完全是欺騙第三國的外交辭令，是替中國投降份子開路，及向自己國內造成侵略正義感的把戲罷了。要造成這樣一個把戲，侵略者已可謂煞費苦心的了，然而一般輿論却還嫌其太未免空洞太抽象而且不可思議。英、美等第三國亦不接受「東

近新秩序」這個概念，中國人民及政府更是堅決地爲保證民族自由獨立而抗戰到底。這些已使「近衛聲明」的把戲玩得够焦頭爛額了。不識相的齷齪，竟在白聖殿上說起天眞話來，使所掉的鎗花，都給他拆穿，這那裏可以呢？「難道這還不够使軍部大爲憤慨嗎？軍部現在可以不必針對着質問作半句答辯，它很可以用侮辱「聖戰」，冒瀆「廟議」來使你沒有話講，沒有道理申述。「近衛聲明」給軍部Taboo化了。誰觸犯它，誰就要「天誅地滅」。神聖的白聖殿上的是項觸犯，亦不能例外。自從「近衛聲明」發表以來，已一年有餘，而尙有人懷疑，有人不明瞭，這可使軍部非常痛心。爲了使「近衛聲明」Taboo化計，軍部曾於四月間催在鄉軍人大會，解釋「近衛聲明」的意義。並企圖通過在鄉軍人以統一國民思想。最近「板垣聲明」其內容無非發揚「近衛聲明」的精神。至於本年六月軍部所頒布的軍律中，其第一條：「帝國關於中國之既定政策，作不法之批評者，」不問日外人士，得按照軍律，處以重罰，很明顯是「近衛聲明」的Taboo無疑。

三 平沼內閣

繼近衛內閣之後的，爲平沼內閣（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月）。平沼騏一郎是首相候補大玉。每次政變，總使此老心頭着實有些「熱辣辣」。據說平沼氏被提出爲候補首相，前後約有九次之多。現在他真

的做到戰時第二代的首相了。

這七十三歲的老男爵，為人極爲嚴肅，抱少說話多做事主義。法西團體國本會就是他所組織的政治團體。在該團體內如荒木、真崎、小磯等軍閥，以及池田、結城等財界人物，都係革新的急先鋒。這老牌法西斯，老自由主義色彩較濃厚的重臣派以及政黨方面攻擊之的。五·一五事件且被視爲重大嫌疑者。現在臨到他繼近衛之後組織戰時內閣了。他是富有實行力的人物。他首先聲明新內閣仍舊踏襲前內閣的方针做下去。近衛內閣策劃了許多戰時計劃，現在平沼內閣祇要把一切計劃付諸實現就得了。這確是近衛內閣的延長。有人說平沼內閣應該喊作平沼、文麿內閣，這話既幽默又有至理。特別是平沼內閣大部分重要閣僚，並沒有更動，所更動的祇有前田、櫻內兩政黨代表，石渡、藏相（事實上是前藏相池田氏的延長）廣瀨、厚相、田邊、遞相五個閣僚吧了。從這種地方看來，前面一句話更有意義。不僅如此，平沼首相且懇請近衛任無任所大臣，使有機會參加閣議而發生密切關係。

平沼內閣上台，馬上就是第七十四屆議會。在這議會中，平沼內閣並沒有予人以怎樣特別革新辦法。近衛全由於沒有辦法而下台，平沼內閣的力量，還比不上近衛內閣，可見誰也不會對它有怎樣期望。在七十四屆議會上除通過龐大預算，苛捐重稅外，有板垣、陸相之主張加強對華對蘇兩正面作戰的國防力，及米內、海相之加強控制太平洋的海軍力的報告。

若就平沼內閣時代的國內情形而說，首先爲重要資源缺乏之表面化。製造鎗砲用的鋼鉄之不足，不能不使政府徵收公共及民間的鐵鑄物。例如火爐、鐵箸、鐵門、鐵砲、公園鐵凳，Manhole，以及郵筒，都在被征收之列。煤炭因船舶與車輛等運輸工具不足，及勞力缺乏，更掀起極大恐慌。肥料之缺乏，影響到農產品的生產大減。因勞力與原料不足，民需生產亦大爲減少。汽油實行票券制，煤油亦開始統制。爲換取外幣以購買軍需原料計，政府便盡量征收黃金。凡民間所有金製品及婦女金飾品如戒指之類，都被征收。金絲邊眼鏡，金錶，金鍊，以至金齒，則被禁止使用。連死人的金齒，亦在被卸下之列。

因物資普遍地缺乏，供需必然失去均衡，物價高漲的現象，自是勢所必至。政府對此，便有物價委員會之設立。凡重要物品，不論原料與日用品，都設定一個「公定價格」，使市場上買賣貨物，不准超過這個限價。主其事的就是前藏相池田成彬氏。爲實現這種低物價政策起見，政府又新設一種經濟警察以監視，不正當買賣。方法可謂至以譏矣，然黑市場交易，因此反而成爲社會普遍現象。據說當時特種銅的黑市價格，比從前貴幾十倍；依公定價格雖可買到一打半打的襯衫，然而一打襯衫盒子內，有幾隻是空無所有的；買布可以六尺八尺爲一丈。一方面雖有經濟警察嚴厲取締，一方面反而運用各種隱蔽方法以實現其黑市交易。因此物資愈缺乏，經濟警察取締愈嚴厲，黑市交易亦愈形猖獗。所謂低物價政策，由於黑市交易的橫行，早已把其公定價格打得粉碎，結局，消費者所得到的，比高物價還貴的物品。

因中國之繼續抗戰，使日本不能不四次五次的征兵調往前線去補充隊伍；同時，在「軍需產業第一」的重點主義之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結果使人力大感恐慌，例如農村的勞力不足，各種產業的勞力不足（特別是煤礦業的採礦夫），成了平沼內閣時代表面現象（自然這種現象是近衛時代堆積下來的結果）。

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在施行所謂物資總動員計劃，即把一切物力都集中於軍需工業或重工業的結果，使當時民需產業不能不大量休業或倒閉，這就使中小產業家蒙到不小的犧牲。不僅如此，據調查，僅去年最初二、三月中，民需產業休業與倒閉的結果，纖維產業失業的業主有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四人，被傭者六萬二千七百九十二人；鋼鐵關係的業主有九千零八十三人，被傭有二萬一千八百零三人，皮革關係的業主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被傭者五千六百三十三人；其他業主五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被傭者十四萬六千三百九十人，合計失業業主有八萬一千三百五十二人，失業工人二十三萬六千六百十八人。就是說大部份的中小企業家與工人，因戰事，因集中物資，皆在被犧牲之列。這裏就發生了非常矛盾的現象——就是前面會說人力不足而這裏反鬧失業恐慌。原來中小產業主根本是不易改業亦不易找到適當職業的人；他們的工人，有許多亦是不易轉業到激烈的軍需工業去的（當然有部份被轉過去了）；還有一層，他們還憧憬於自己產業在「事變」結束後能恢復原狀。因此，就構成人力不足中的失業現象。從這

裏我們可以窺知中小企業家不能不站在反對戰爭或希望戰事趕快結束的立場。因為戰爭給予中小企業家的祇有全部利益之被犧牲。

總之，像上面這種情形，證明平沼內閣對於內政方面，特別是對於安定人心，保證國民生活非常有關係的物價問題，資源問題，都沒有方法解決，以至給予中小企業或輕工業的祇有無情的犧牲。這原因，有人（日本輿論界）說平沼究竟是七十幾歲老宰相，精力上不足以擔負非常時期的重任，因此影響到他的法西精神，不能盡量發揮。我們則認為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侵華政策使侵略者的泥足愈陷愈深的必然現象。自然，這種認識，日本人中間不是沒有，只因彼軍部認為有冒瀆「聖戰」或什麼「廟議」，弄得日本人民那裏敢爲此而罹無辜之災。

被日人認爲富於實行力的平沼內閣，什麼物資總動員，生產力擴充計劃，同近衛內閣時代一樣仍舊沒有實施起來。換句話說，平沼內閣對於內政不但毫無成績可言，反而愈趨惡化。可以說，平沼內閣的中心工作，乃是外交。五相會議（首相，陸相，海相，外相，藏相）自始至終開了數十次之多，所討論的就是一個德義日反共軸心軍事協定問題。對這問題，平沼首相與板垣陸相，力主反共軍事協定，米內海相與有田外相則竭力反對這種強力外交。兩方紅面赤頸，爭論甚力，一直爭到去年八月德蘇締結不侵犯條約時，這浮彫型的老宰相的面龐，立刻被氣得碧青，於是最後以「國際情勢，複雜怪奇」的理由，結束了平沼內閣。爲時

約有八月。

四 阿部內閣

平沼內閣因外交問題而總辭職後，戰時第三任內閣就臨到阿部大將。說到阿部內閣，日本人都會搖頭，所謂「弱體內閣」，「代用品內閣」，乃是日本輿論界對它的內閣評。

阿部根本不是一個政治家，不過對於四面八方的人緣，相當良好，這點是適合於重臣。財閥、政黨、軍部、官僚的均勢產物這一條件的。

戰時的政治傾向，當然向法西化這條路上走。少壯軍人中心人物前陸相板垣中將，爲便於軍部操縱內閣起見，會勸阿部首相減少閣僚人數，盡量採用兼職辦法。這就是阿部首相首先聲明少數閣僚主義之由來。

阿部既以少數閣僚主義爲標榜，自己太不量力，先兼了外相的重職。外交在戰時的確非常重要，可惜他不是像墨索里尼、希特勒那樣精力過人的政治家。對於外交根本是外行的他，終於不能不知難而退，聘野村爲專任外相。他如酒井之被專任爲農相，永田之被專任爲鐵相，秋田之被專任爲厚相……已從兼任的少數閣僚制轉變爲專任制了。爲什麼要這樣急角度的轉變呢？因爲軍部的觸角陸相畑俊六大將，已意

職到平庸的少數關係制祇有使政治能力削弱，爲加強阿部內閣的力量起見，他就堅決要求阿部補充專任閣僚，好好先生當然亦祇有唯唯是從。

大概是阿部流年不順吧，想拉政黨大亨民政黨町田總裁入閣，以換取最大政黨的支持，誰知首相以三顧之禮，僅答應「關外協助」的一語，這主張本亦是軍部所指使的。在既成政黨中，民政黨早已聲明跟着軍閥向右走，因此軍部對它表示相當好感，除了阿部三顧之禮以外，還有畑陸相直接的慫恿，與軍部次官之偷偷的作催促訪問。爲什麼軍部這樣熱烈希望町田總裁入閣呢？因爲國民看着政府施政的失敗，層出不窮，於是責有煩言。而軍部爲緩和國民及政黨的反政府的感情計，便迫使它向政黨求援。

至阿部內閣之其他失政，如增設貿易省問題而引起外務省全體人員猛烈反對，結果便無形流產。想撤廢官吏身份保障制，因受樞密院反對而擱淺……在短短三四個月之間，造成層出不窮的失政，怪不得日本國民都評它是一等「弱體內閣」，同時因其施政之朝令暮改，當然更失信於人民。

阿部內閣與平沼內閣一樣，一本近衛時代的方針繼續下去，因此阿部內閣的目的，在實現近衛時代所計劃的一切政策。特別是結束「中國事變」，乃是它再三強調的中心工作。然而日本國民都不相信阿部內閣有負得起處理「中國事變」的能力。

野村外相，與美國海軍界相當有交誼，特別對於坐鎮白宮的羅斯福，一向認識。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想

拿什麼開放揚子江下游，開放珠江等猷媚美國，然而所得的仍是美國的白眼，與國內猷媚外交的攻擊。

阿部雖在政治上表示無能，從閣僚的名單上看來，雖軍部的色彩減退許多，然而實際上還是由軍部在操縱着的。當阿部上台時，軍部就聲明以全力支持。其後阿部的一切施政，都經過軍部代理人畑俊六大將之手而得到指示，這從其實際施政上很可以看出來的。所以日本輿論界評軍部是阿部的攝政總理，是它的太上內閣，這話再確當也沒有了。這樣看來，阿部的一切失政，應該是軍部的一切失政。傀儡內閣不過代軍部受過吧了。

爲什麼阿部內閣的一切施政，一無成就呢？這裏，我們不應一味強調是阿部的無能，人的問題，並不是決定要素。近衛首相可說是有名的大政治家，然而他於去年一月五日竟以治國無能的名義，提出總辭職。那末，問題究竟在那裏呢？問題在於愈是中國繼續抗戰下去，即愈是使「中國事變」不能結束，國內情形愈是矛盾百出，無法解救。這點在前面亦會明白指出過。

先天不足的日本國內矛盾百出的情形，既與戰事延長成正比例，那末到阿部內閣時代的情形，究竟怎樣呢？關於這，我們不妨引用乃剛君在從阿部到米內的一段文章以爲證明。他說：

『到現在，（指阿部內閣時代）「有」這個字在日本非常倒置，它的勢力已被「沒有」打倒。我們可以說，日本除了空氣與帝國主義的野心有過分的多餘以外，其他任何物質都是感到非常缺乏。

……至表現在國民生活方面的，最大的如去年九、十月間之大鬧米荒，這問題甚至被列爲這次政黨反對阿部內閣的最大理由。木炭之嚴重的缺乏（日人冬季都用炭盆，沒有炭就使日人不能不受寒冷的虐待）亦成爲重要的政治問題。此外尚有火柴缺乏，紙烟缺乏，電氣缺乏，豬牛肉缺乏，誠不勝枚舉。至若魚類，則是被迫輸出國外的主要商品，因此食魚國的人民，亦不易吃到魚了。衣服則絲是主要出品，棉花靠外國輸入，戰時大部分當然被列入爲軍需品，假毛織品（S·F·）雖爲解決衣服的代表物，但它是易破易壞有名低劣的代用品，因此衣着類亦非常成問題。交通由於煤的缺乏與車輛船舶的限制，運輸不能圓滑。因紙張缺乏，使報紙雜誌的篇幅，不能不減少，同時商品不准用包裹紙。人造肥料亦非常缺乏。……總之，「恐慌」、「不足」、「缺乏」、「沒有」在目前日本物質界中成了最流行的字彙。由於這些字彙的流行，接着就是物價的飛漲，黑市場的暗盤，猖獗至成爲物價指數之真正決定者。」（原文載上海週報一卷第十三期）

從這裏可見阿部時代國內物資缺乏情形，與平沼時代比較，又要廣泛而深入。而且阿部內閣施政方針，仍舊採用近衛所開的老藥方，其效果：低物政策祇有促進黑市交易愈趨泛濫，集中物資於軍需方面，民需生產物就非犧牲不可；集中人力於出征及軍需工業，農村及山鄉的產米產業的勞力就感不足；想設法增進國際貿易，無如輸出品之生產，爲了軍需生產已被犧牲；「擴充生產力」的條文內，增加民需生產的

規定等於空文。總之，財源，物資，人力已到山窮水盡之狀。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百五十名國會議員（已在半數以上）簽名掀起倒閣運動，到後來，軍部看到外界攻擊已愈來愈凶，無法挽回，便亦一脚踢開阿部內閣，聲明不願再做保鏢，阿部內閣便在短短四個月之後被迫下台。

五 米內內閣

阿部內閣既已決定辭職，朝野的希望又都集中到近衛身上。近衛任第一次戰時內閣時，已以治國無能的理由而辭職，到現在國內條件愈趨惡劣的時候，當然更不敢上台。於是以不懂戰時經濟的理由而固辭。除他以外，呼聲最高的要算畑俊六大將，而且神經過敏的報紙，竟大出號外，肯定第四任內閣必屬畑大將，然而第二天發表的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米內光政海軍大將。這種意外的變動，當然有其原因。原來自「五·一五」事變以來，支配組閣大權的實際上是軍部（軍部如表示不贊同，內閣就休想成立），這一次元老重臣竟不在事先徵求軍部同意，突然捧出米內來組閣，確是廣田內閣以來破天荒第一遭。不僅如此，湯淺內府自推出米內後，豫料軍部不是好惹，便利用天皇之力，叫畑俊六留任協助內閣，這使軍部於無可奈何之中，只有忍氣應允。這種事實在第一節說到重臣與軍部對立時亦曾提起，並會說起重臣層對於

軍部一味縱幹的作風，表示極度厭惡。而米內在林內閣任海相時，軍部在議會中竟強迫議員免開尊口，並壓迫林內閣解散議會，當時米內會打了幾句不平的「公道」話，結果幾乎形成海陸軍內部大衝突。其次，去年米內海相在五相會議中會反對加強德日議軸心，這幾點對於軍部的擴張疾惡如仇的重臣以及中小財閥們，是非常感動的。因此重臣很想利用這一機會，靠海軍的實力，來鎮壓一下軍部的靈勁。當時湯淺內府因在祕密中籌劃這一計謀，並借重天皇的「優詔」，使軍部不得立刻爆發衝突，這點所以軍部的喉舌國民新聞會大罵是湯淺氏的陰謀。

現在，就米內內閣的性格而言，毫無問題是維持現狀派的內閣。國民新聞說米內內閣是「池田木戶的合作」，這話值得注意。因為當米內拜命組閣時，他的組閣參謀便是石渡莊太郎與廣瀨久忠兩氏。石渡任內閣書記官長，是池田的替身，廣瀨任法制局長，係木戶一手提拔起來的部屬。而池田是有名的財閥巨擘，木戶是重臣中較有地位的人物（當時任貴族院議員，現任內大臣，與近衛友善，並是西園寺得意部下）。所以「池田木戶合作」這句話，根本就是財閥與元老重臣的合作。至若從它全體閣僚來看，內相兒玉秀雄，無疑是受重臣的推薦。日人稱內務大臣爲「大臣中之大臣」，等於副總理的地位，凡是人民生活的調整與國內治安的維持，都歸內相負責，可見其位置之重要。外相有田八郎，是以侵略中國起家的東方外交官僚。他的外交重心在「處理中國事變」。藏相櫻內雄幸，係民政黨金庫，高根縣的大財閥。農相島田俊

雄係政友會中島派，鐵相松野鶴平係政友會久原派，遞相勝正憲係民政黨重要角色，厚相吉田茂，文相松浦鐵二郎，法相木村尚達係官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子製紙會社主人，產業財閥藤原銀次郎之出任商工相。原來商工相近年來已變成軍部御用的「軍需省」，爲支持侵略戰爭，不能不加緊壓榨人民，因此弄得怨聲載道。同時對於商相的不滿特別深刻。大實業家的藤原氏之出任商相，一數人（特別是實業資本家）正在希望能修正一團糟的統制經濟。此外小磯國昭大將之出任拓相，算是軍部方面的勢力。綜觀以上，重臣財閥政黨算是佔優勢，軍部勢力則被擠落。雖是如此，然而米內內閣必須通過百零三億的龐大豫算，與積極支持「汪政權」，表示仍舊有軍部的勢力在支配着。

米內登台以後，首先發難的是內閣參議官，海軍方面革新領袖末次大將首先辭職，松井大將出家當和尚，其所以如此，全由於米內不採納他們排英的主張。在七十五屆議會中，淺間丸事件乃是軍部發動革新政黨向有田外相特別是向米內內閣進擊的一種手法，同時陸相畑俊六則發言決不開放揚子江以討好英美，這些顯然是革新派的強力自主外交向穩健派的外交政策正面衝突的表示。

等判齋藤事件之如軍部心意的圓滿解決，可以說軍部又把米內內閣征服了。齋藤氏質問的意義，可分三點：第一是質問「東亞新秩序」的具體意義是什麼？第二是暴露國內經濟危機，藉此以反對軍閥發動的軍事侵略。他說明日本四十年前與中國作戰，三十年前與俄國作戰，雖都以國家存亡作孤注一擲，然

其犧牲的範圍與程度，絕對不能與今日比較，這完全表明日本資產階級對戰爭的心理。第三是公開暴露「汪政權」的脆弱性。對這問題，他不敢正面提出，祇曲曲折折說一大套「新政權」有無兵力。總之，從這三方面看來，齋藤氏的質問，可說是完全代表中小財閥在議會上攻擊軍部的發言。

米內內閣時代的最大政治任務，不待說是在處理「中國事變」，這本是近衛內閣以來的一貫政策。至米內時代，因歐戰情形非常緊張，特別從德國對北歐實現閃電戰以後，使日本政界特別是關（外務省所在地）頓形緊張。這的確是日本帝國主義煩悶而躁急的地方。乘這次歐洲大戰的時候，它正可在遠東方面乘火打劫的。現在被「中國事變」纏住不放，不免有困失機會之感。例如荷印，以及在遠東的英法利益，如沒有把軍備力量消耗在「中國事變」中，或已把「中國事變」結束，它就一心可以轉它們念頭。爲急於結束「事變」，阿部內閣所急欲成立的偽中央政府，到米內內閣總算成立。然而不論東京方面怎樣全力支持，究竟不能算是結束了「事變」。所以阿部「特使」自到南京以來，已快二月，迄未遞呈「國書」，大概是不足以作爲有利的工具吧。然而對於外交政策，對於「中國事變」正是穩健派與革新派正面衝突的焦點，那是毋庸否認的。

米內時代的國內情形，比阿部時代當然還要壞許多。電力恐慌，煤炭恐慌等，弄得政府當局無法解救，慌張萬狀。據某雜誌載自一月起，始終保持繁榮狀態的軍需工業及重工業的生產，亦見衰落，這顯然受電

力與煤炭的影響極大。軍需是戰爭最重要的因素，乃是無須加以說明的。現在連軍需生產都見衰落，則在人瘦砲亦瘦的情形之下，何能再延續它侵略的戰爭？

革新派祇曉得喊加強統制政策，而不曉得像日本這種中小產業佔優勢的經濟機體之下，是不大適宜於實施統制的。爲實施分配統制計，像火柴木炭等十餘種日用品，總算於六月起實行票券制，然這還限於幾個大都市，要統行全國，當然還有許多問題。可見零零星星的生產機體，要施行集中的統制，愈見其不可能了。

所謂低物價政策，到米內時代，矛盾現象愈見嚴重。它不僅對於抑低物價，無大效力，現在反而成了妨礙生產的因素。例如煤炭的公定價格，使煤炭業者不但得不到紅利，且連股息亦無着落，整個說起來，形成了生產愈多，損失愈大之勢。資本家是以營利爲目的的，現既無大利可圖，誰高興爲少賺錢而生產呢？這就是低物價政策與生產力擴充計劃矛盾的地方。政府有鑒於大財閥的利益之微有損失，便用補助費政策以爲獎勵。煤炭的補助費，政府已決定供給一億餘萬。然這樣一來，各種企業，必將起來要求，財政上當是一筆重大負擔。然而資本家這是不歡迎補助金之類的辦法，因爲譬如像火柴業者，政府雖津貼四十萬圓，然一盒火柴的原料，至少要十餘種，而這十餘種原料中，被歸入公定價格的不過四五種，其餘則是高價的原料，而且每盒所得到的津貼，事實上祇有一二厘，結果還是使資本家不能痛痛快快的賺錢，所以在他們仍

舊不以這種辦法爲滿足。

對於低物價政策，同是財閥，發生了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爲金融資本家池田成彬之低物價政策，一爲實業資本家商工相藤原銀次郎之適正價格政策。前者的辦法，結果就發生像前面所說的妨礙生產的現象；後者究竟能體諒實業界的苦衷，主張在不使企業家毫無利益可圖的條件之下，適宜的酌予提高價格，以刺激其增產。然而這種適正的低物價政策，根本就犯低物價政策的精神，破壞無餘。

總之，治表的低物價政策，不但沒有收抑低物價，減輕生產費以及防止通貨膨脹之效，同時且使低物價政策本身，亦發現了很大矛盾現象。

最後，政友會久原派黨魁軍需財閥久原氏，曾向米內辭去內閣參議之職。辭職的理由係雙方政見不合。久原曾向米內首相提出三點意見：（一）正式運用宣戰權，以便對中國實施封鎖政策；（二）改組以前親英媚美外交政策，而爲竭力自主外交政策；（三）實施高度國防力計劃。這三點革新的政見，米內表示沒有接受，因此使久原不能不辭去參議職位，同時與久原共鳴的軍部，對米內內閣亦表示非常憤慨。右傾報紙最近常有醞釀倒閣運動的消息發表，倒來倒去，在不放棄侵略政策的限度內，在中國堅決抗戰到底的條件下，難道「物資缺乏」，「會把「危機萬狀」，「民不聊生」等等必然降臨的惡現象消弭於萬一嗎？爲余不信！

三 日趨沒落的政黨

一 既成政黨沒落的原因

日本原是所謂君主立憲的國家，可是九一八事變翌年五月十五日（在日本稱爲「五・一五事件」）少壯軍人刺死了當時以政友會總裁而任着首相的犬養毅之後，日本的立憲政治便宣告壽終正寢。繼起組閣的齋藤，岡田，廣田，林，近衛，平沼，阿部，以及前任首相的米內，無一不是所謂「舉國一致內閣」，而漸漸使所謂「政黨政治」在世人的腦子裏忘却了。這樣，可以說少壯軍人的一顆無情的珠彈，不僅殺死了政友會總裁犬養毅，同時也把日本的政黨生命送了終。尤其從齋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在近衛，平沼，阿部這三代內閣中，以政黨黨員入閣的，每次都只有二人，即民政黨和政友會各一名，在內閣中担任着最不要的位置。及至去年底米內內閣成立以後，才增爲四名，即民政黨和政友會各有二名入閣，這自然也祇是敷衍政黨的「面子」，叫他們担任着對「侵華國策」沒有發言權的不重要的位置，叫他們充充數罷了。

要是問日本政黨爲什麼會這樣地沒落了？我們可以舉出二個理由：第一是由於政黨本身的不爭氣。原來日本政黨勢力的主流可以盡於二個：一是代表三菱、住友等大財閥利益的民政黨，另一是代表三井、安田、久原等大財閥利益的政友會。正如一般立憲國家的通例，既成政黨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這點在日本也沒有例外。不過這裏所要說的一點，就是日本政黨實地的特別低劣吧了。他們拿了資本家的錢，拚命活動，爭着當選爲議院中的議員，等到當選之後，處處爲資本家的利益打算，凡是與資本家有利的議案，無不力爭，凡是與平民有利的事，則不屑一顧，甚至竭力加以反對。同時他們腐化的情形，其可驚的程度幾乎可說全世界找不出先例。他們在議院裏打瞌睡，漫罵，拋墨水瓶，以至於打架，總之是演盡了人間罕見的醜態；至於以政黨出身而就任了官職的人們，則利用他們的地位，與資本家勾結並且受賄。因此，政黨這名詞在日本，便成了一堆臭狗屎，令人掩鼻而走了。這是日本政黨沒落的第一個理由，也可以說是沒落的遠因。

日本政黨沒落的第二個理由，是他們的大多數與軍部間的矛盾，說得透澈些，亦就是廣大的中小財閥與少數大財閥間的矛盾。原來日本政黨的主子，即資本家之間，小部份因跑上獨佔的階段而傾向法西，大部份則爲富於自由思想的中小財閥與中小產業家。因之，反映到政黨內部，有革新派與自由主義派的紛爭，這便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有革新派響應軍部與自由主義派反對軍部的變料矛盾。同樣主張侵華，但

佔大多數的自由主義的政黨議員的觀點，與軍部的主張侵華，略有不同，前者侵華目的，主要是利用經濟的手段，榨取中國的人民，在不妨礙這一目的的範圍內，可以放棄領土的野心。但是後者則不同，他們爲替大財閥榨取豐富的資源計，是要用軍事的力量來一下子併吞中國的。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的對華政策，有所謂「緩進」與「急進」之分，前者即係代表政黨的見解，後者則係代表軍部的主張。九一八事變的槍聲，即是日本軍部要以行動來貫徹「主張」的先聲。當時執政着的犬養內閣發圖制止軍部的行動，使不致擴大，這樣，終於激怒了有槍階級，犬養氏一條老命便輕輕地斷送在少壯軍人的手裏。從此，負有推荐後任首相的使命的日本元老重臣之輩，因犬養的前車可鑒，再也不敢推荐政黨方面的人出任首相了。所以我說少壯軍人的珠彈，結束了日本政黨的政治生命。

二 「事變」以來既成政黨的醜態

這樣，在軍人專政的暴力迫脅之下，日本政黨爲了存續其沒了生命的形骸起見，只有萬事仰着軍人的鼻息。最足以代表日本政黨這種奴顏婢膝態度的，便是數月前第七十五屆議會中的所謂齋藤事件，齋藤是民政黨的老黨員，他因爲鑑于軍事侵華的陷于泥沼，眼見日本的國運危若累卵，就在本年二月的七十五屆議會中發表演說，質問當局戰爭的目的安在？所謂「東亞新秩序」的意義又如何？這篇演說竟觸

怒了日本軍部，堅主非把齋藤開除議員籍不可。軍部總一表示這種態度，議場上大多數的議員均紛紛附和，認爲齋藤演說「有瀆聖戰」，必須開除。其餘各黨的議員，昧着良心附和軍部，兼以排除異黨，這樣主張開除齋藤，倒也還可以說得過去；獨有民政黨也贊成開除，實在是把日本政黨的面子一掃以盡了。因爲齋藤是代表民政黨起來質問的，事前當然沒有不得民政黨同意的道理，可是一見軍部板起面孔來，便竟替軍部敲背捶腿，大呼「息怒」，贊成把齋藤開除了。

雖然發生齋藤問題時，也不是絕對沒有同情齋藤的議員，例如政友會正統派的鳩山一郎等，和社會大眾黨的黨首安部磯雄等都是站在自由主義立場的議員。但這樣的少數人的同情，不但是孤掌難鳴，無法挽回而否決開除齋藤；並且他們因爲表示了這種同情的態度，反而被同黨所排斥，寧以爲必須開除這些人的黨籍。鳩山等雖絕人從中斡旋，總算沒有給總裁久原房之助開除，但久原與鳩山之間却從此劃下了不可磨滅的裂痕。至于安部等人則終於被社會大眾黨開除黨籍，安部是社會大眾黨的黨首，以黨首而被黨人開除，真是世所罕聞的事。不過歸根結底的說，還不是黨內革新派與維持現狀派的內鬨？安部等離黨後預備另組新黨，擬名爲「勤勞國民黨」，可是被當局下令禁止了。理由是有鼓吹階級意識之嫌，實則安部等因同情齋藤致被開除無異于因反對軍部的主張而被開除，所以禁止他們再行組織新黨，原也是一般人意想中的事。

因齋藤問題而明白表示了擁護侵略戰的態度，議員們，他們認爲就是替軍部吮膿吸痔，也是集團行動比較有力量，於是這批議員，除民政黨出身的以外，結成了一個集團，名爲「聖戰貫徹聯盟」，預備死心塌地拍軍部的馬屁，跟着軍部的屁股走。同時，他們還預備以這「聖戰貫徹聯盟」作基礎，推行「一國一黨運動」，企圖解散日本現在所有的政黨，以結成唯一的新黨。民政黨議員的所以不參加這個「聯盟」，這是因爲民政黨是現在日本國內的第一黨，即是在議院中佔議席最多的黨，他們夢想着下期的政權也許會落在他們的手裏，雖然客觀的情勢再也不會實現他們的夢想。

雖然政黨方面這樣「誠心誠意」地結成了「聯盟」，準備替軍部執轡隨，然而軍部竟還會誤解，以爲他們結成「聯盟」的用意也許是在壓迫軍人的專政，因此陸軍軍務局長武藤在議會中演說：「如果政黨始終只顧黨的利益，不顧大局，那末除了下令解散以外沒有別法。」這真所謂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

三 新黨運動的內幕

自從「聖戰貫徹聯盟」成立後不久，政友會正統派總裁久原房之助，更進一步，于最近提倡解散各黨以結成「一國一黨」的新黨。並且他還親自訪問民政黨的總裁町田忠治，勸他同意這個提議。町田老

頭兒一方面因爲他還抱有下期首相的黃金夢，一方面也恐結成新黨後自己的地位會大大地低落，所以當時回答久原說，與其解散各黨後另結新黨，不如以現在的各黨作一橫的聯繫，成爲大同的團結。雖然如此，町田也不是完全無動于中，只要近衛肯出來担任新黨的黨首，那末就是解散民政黨也是願意的。町田爲什麼也願意解散民政黨，和他們一起結成新黨，這也不是沒有理由的。第一，因爲各黨各派大多主張結成新黨，以爲軍部搖旗吶喊，民政黨自然也不能落于人後。民政黨在現在固然是第一黨，但是如果新黨結成，而民政黨又不加入時，其勢力當然會落在由各黨各派組成的新黨之下，這樣他的下期首相的黃金夢益發不會有實現的可能。第二，結成新黨的本來目的，無非是要「貫徹聖戰」，替軍部撐腰，倘使別的黨派都參加了，獨有民政黨例外，則町田的腦袋有不能成爲已有的危險。第三，一般日本人民也都贊成取消既成政黨，這是因爲既成政黨給他們的印象太壞了；但是他們又厭棄了軍人的專橫，所以很希望有一個新的政黨能起來執政。所以政黨既以民意爲基礎，至少表面上不能不如此，則民政黨自然也不能獨反民意。由于上述的三項理由，民政黨也不是沒有解散的可能，只要近衛肯担任新黨黨首就可以了。這是因爲町田在新黨中，不願屈居于他人——如久原等——之下的原故。

民政黨的情形既如此，其他各黨更無問題，政友會正統派，因爲久原總裁是新黨的提倡者，這不成問題。政友會革新派，自總裁中島知久平以下，都是抱有一「革新」的目的的，這所謂「革新」即是放棄淺巡

的態度，積極追隨軍部，贊同強硬政策的意思，所以政友會革新派也不成問題。除了民政、政友之外，只有社會大眾黨比較有點勢力，社會大眾黨自從把安部等一批人開除出去之後，殘留在黨內的也是清一色的所謂「革新」分子了，所以對於以擁護強硬政策為目標的新黨運動，自然也只有贊成的份兒，沒有反對的道理。

這樣看來，日本的新黨運動，可以說已經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這裡所謂「東風」，即是指近衛，只要近衛肯出馬擔任黨首，則新黨的成立已只是時間問題了。那末近衛是不是肯「出馬」呢？據接近近衛的日本政客有馬賴誓，于六月四日求見近衛後發表的談話，說近衛已有八分願意出任新黨黨首。同時近衛自己，于四日在華族會館裏對記者團也發表了關於新黨問題的談話，要旨是這樣：

『鑑于目前的「中國事變」以及迅速展開了的歐洲情勢，痛感新的政治體制的建立，實在有必要。但是當組織新黨的時候，倘使僅僅把現在的政黨解散，玩一套既成政黨的離合集散的把戲，就算新黨已經成立，這是太欺騙國民了。依我個人的理想，必須喚起全體國民，而既成政黨也作為一份子包括在新黨裏面。必須從這樣廣泛的範圍進行才行。築成真正的國民體制，吻合時代的要求，這是最要緊的事。所以就是新黨和軍部的關係，也必須相當能反映國民的呼聲，這便是軍民一致的理想體制。軍事必須始終由軍部負責，政治則必須由政治家進行……我是否幹這個新黨的工作，現在還不能明白說出。不過比起我前

次任首相時，提倡「國民再組織」的時候，現在的情形顯然已有進步，因為各個既成政黨大多標榜着解散本黨以組織統一的新黨，同時政黨以外的各方面，也都表示和政黨協力以向新黨的組織前進了。」

四 新黨運動的前瞻

看了有馬發表的消息，和近衛的談話之後，我們直覺地可以感到近衛的「出馬」多半是不成問題了。並且近衛的願意組織「一國一黨」不自今日始，實遠在二年以前。在近衛還担任着首相，那盛岡橋事變一週年紀念的前後，他就提出了所謂「國民再組織」的問題，所謂「國民再組織」實際上便是不滿於日本政黨的現狀，而要組織一個有力的法西斯新黨。但是結果，遭了各方面的反對，尤其是政黨方面的反對。近衛內閣的下台，原因雖不止一端，可是這事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現在的情形和當時不同了，當時是他有意組織新黨而遭反對，現在却是人家萬事準備齊全了請他出任黨首了。從這點看來，近衛的「出馬」更加多了幾分可能性。

不過我們要問一聲，近衛當時為什麼要組織黨？現在為什麼仍願出任黨首？關於前者的回答是這樣的：以「東亞新秩序」的首倡者「聞名」於世的近衛，誰都知道他是被軍部利用着的工具，當他任着首相，一心一意要供給軍部驅使時，政黨方面有些「不識時務」的自由主義者，有時會發出一句半語不以為

然的話，因此使他感到政黨不行，必須予以解散，重新組織清一色的「革新」分子的新黨，這才可以「行動自如」，放胆被軍部牽着鼻子走，而沒有給少數「不肖」黨員拖住尾巴的危險。至於後者，即現在他爲什麼還願意出任新黨的黨首？這有兩種原因：一種係低能的米內內閣的壽命，雖然比四個月短的阿部內閣略爲長了點，但是不久便要倒塌，已是家諺戶曉的事了，米內下台之後雖繼任首相，當以「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呼聲爲最高，近衛爲了作這事的準備，所以願意出任新黨的黨首。因爲這樣，則等到上台之後，就可以不再像上次任首相時受一部份自由主義的政黨黨員牽制了。又一種一如前面所說，近衛因爲嘗够戰時內閣之沒有前途的滋味，自己不致再去上當，然他可以挾新黨以使用任何內閣法西化，乃是他的認爲最低限度的作用。

可是，近衛既爲了替軍部撐腰而願意任新黨黨首，何以在他的談話中又有「軍部專管軍事，政治須由政治家執行」的話，這話難道不是反對軍部專橫的表示嗎？不，絕對不是的！近衛的這幾句話，不過是在日本民衆面前施放的烟幕彈罷了。因爲近衛未嘗不明白，侵華三年以來，日本民衆對於軍部專橫的不滿已達到了高潮，所以爲了欺騙日本民衆，希望得到他們的擁護，不得不戴上偽善的面具，說「我不是軍部的工具」，所以軍部對於近衛的話，不但不會憤怒，反而會作會心的微笑，暗地裏稱讚他「孺子可教」呢。等到近衛就任了新黨黨首之後，實現了「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夢想之後，馬上會露出狐狸的尾巴來，是

毫無疑義的。

由上面所說，可知日本的所謂「一國一黨」的新黨，多半會成立，牠的組成分子將全是支持軍部侵略政策的所謂「革新」分子。在我們看來，當然不是什麼「革新」分子，不過是幾根爛木頭罷了，由這幾根爛木頭所搭成的「新黨」牠的使命是背叛一般國民的厭戰傾向，加緊替軍部的侵略政策捧場，捧的結果，將使「新黨」與軍部同歸於盡。

四 思想統制的絕對性

在日本，任何統制政策都歸失敗，祇有思想言論的統制是成功的。自從戰事發動以來，統制者是革新派，是全體主義，被統治者是共產主義，反法西者，反侵略者以至自由主義者的頭腦、筆和舌。

對於共產主義者的取締，他們是非常精密而澈底的。所謂「特高課」的警察，就是專門取締思想犯的部門。他們編有一冊特高辭典，這辭典的內容，每月都有增替。凡是一切共產黨的用語與意識形態，都編在這辭典內，要是聽到或看到與這辭典的內容相同的言論或文字時，他就應該立刻把他記在「黑表」上，並施以釘梢，禁止，刪除，開天窗以至逮捕，全國的檢舉等措施。現在共產主義者的言行，已被肅清於表面

上，暗底裏還是在猛烈地活動着。據去年議會上審視總監的報告，所謂左翼運動，從事變以來，又抬頭起來，引以為憂。

現在的特高辭典，當然增添了許多關於人民陣線、反戰的字彙，把內容又擴大了。

日本有不少的大小報紙，然而報紙上都載着同一的新聞，大同小異的論調，單詞極了。有不少的雜誌，然而他們除了全體主義的論調以外，喜歡講話的自由主義者，一說到時局，便先來一套肯定、贊同的保險話，然後曲曲折折地小心翼翼地傳達出反政府或不滿政局的話，亦有開頭是悲觀的論調，到末尾來一條不自然的同意革新主張的尾巴，以為掩護。因此言論就蒙上憂鬱而無內容的暗影，誰都把頭腦裏分泌出來的思想，再吞到自己的肚裏去。

「無聲的日本」「無思慮的日本人」這都是思想言論統制的成績。何止如此，像改造新年號之「社會時評」中所說：「一種國粹（？）論者，假裝着戰爭與國粹之間，像有什麼不可分的關係存在着似的，煽動缺乏辯別力的當局，對於已被剝奪了言論自由的一般民衆，加以不適當的干涉與壓迫，而來滿足他們自己惡劣的低級趣味和野心。因此，國民常被鬱悶的氣氛所窒息着，在不知不覺間漸漸的變成了形式的，模仿着偽善者的行爲，憂鬱地生活着。」這簡直被統制成沒有靈魂的幽靈了。

陸軍大將荒木文相時代的肅學運動，是法西斯主義統制思想之最大傑作。不論是各大學的教授與各

中學的教師，凡是含有人民陣線傾向的言論或自由主義的思想，都在被清算之列，因此去年二三月被清算出去的教授與教師，不下數百千人。然這結果，又發生了教授教師不足現象。全體主義的知識分子或學者，究竟不多，於是祇有求其雖非全體主義學者，但非自由主義的無所主張的飯桶學者以實行其「濫竽充數」。還有去年東京帝大經濟學部有名的學潮，就是全體主義教授進攻自由主義教授之正面衝突。最後當然在當局有意幫助之下，以革新派佔完全勝利來結束這一學潮。

爲了解決教師恐慌，文部大臣荒木大將會發明了以傷兵做代用教師的辦法。他認爲這樣做，一方面可以使傷兵得到職業，同時傷兵是有着「爲國犧牲」的光榮的標幟的，爲了保持他「光榮」的名譽，當然盡量誇大其侵略之夢的敘述，何況他受到軍部全體主義的麻醉特別厲害，大多是日本主義者。

此外自去年起，大中學校都有「興亞學」之設立，裏面教的都是關於侵略方面的知識與意識形態。這是統制言論思想之積極的建設工作。

筆禍在非常時期的日本，是最易發生的，違反統治階級的絕對主義的文章，很容易被掀起文字之獄。在議會的議員，應該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權，然而在日本則不然，開得烏煙瘴氣的齟齬舌禍，本是正當當的質問，這質問不問他內容如何，不應用壓力來制裁的。現在軍部並沒有正面的加以答復，只是紅面赤頸的說是觸犯廟謬，冒瀆「聖戰」，利用這種不符合事實的大帽子來鎮壓異己者政見。在議會都不准有言論

自由權，議會外當然更談不到了。

現在，在日本社會上，祇有嘆氣的自由。除此以外，便是你看着我，我看看你，互相靜默着吧了。這時勢，不要認真研究，澈底思慮，赤裸裸批評，否則保你會出亂子。日本主義這個東方法西斯思想是絕對的，是「Taboo（戒律）」軍部的意識形態是指導原理，是最高原則。全體主義統制着戰時日本的思想。有話不准說，有意見不准發表的一本正經的日本人，現在祇有用酒以消憂鬱，然而這時代，有的是公定價格的「金魚酒」！

五 政治與人民的分離

近代戰不僅是武力戰，而是包括財力，物力，人力的總力戰。前兒玉內相在最近地方長官會議上說：「國民對於政治信賴度的所趨，實為國家安危的分歧點；」並認為對於政府信賴度的薄弱，「必然使民心萎縮，民風低下，並使國民失去依歸之所，終於使舉國一體的姿態發生龜裂。」那末，日本人民對於戰時政府的態度究竟怎樣呢？毫無問題，最大多數的人民並沒有表示擁護政府的現象。恰恰相反，人民都在怨恨侵略戰爭，怨恨因戰爭而來的一切痛苦，怨恨軍閥法西斯，以至怨恨政府。

祕而不宣的祕密主義，是使人民與政府隔離的重大因素。政府不敢宣佈自己的弱點與困難，因此祕

有礙而不宜。人民則更加懷疑政府葫蘆中賣的是什麼藥？一切重要的施政，人民無從知道，自然使人民與政治發生隔膜。譬如說，政府關於米穀供求的實數之祕而不宣，反使人心極度不安。因為倘使有充分的米穀，政府何樂而不宣佈，所以人民推測米穀一定不够，致不敢發表，這一來，囤積之風愈趨熾烈，米穀不足的情形亦愈嚴重，那顯然是不信任政府的表示了。

改造一月號社會時評亦有說：「據前宮城法相所發表，在戰時經濟取締之臨時措置法公佈後的一年半之間，被舉發了的違反經濟法者，共達三萬四千餘人，至於未被發覺的私運以及黑市買賣，又不知多多少少……實際上這便是國民與政府之間，在微妙的心理狀態上未能打成一片的有力證據。」

「國民精神總動員」是鼓勵國民動員國民，共赴侵華戰爭的大本營。然而對於這一工作，他們不能不承認完全破產。這裏，不引妨用有島生馬的戰時日本國民的表情以為證明：「所有建築物及牆壁上，滿塗着『武運長久』、『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字……爲了鄭重起見，我曾問過各種各樣的人，究竟爲了那些人，爲了何種意思而作這種表現呢？他們特別是從戰地回來的兵士之類的回答，都感覺到沒有任何意義。」在同文中還有一段這樣說：「不知從什麼工廠大量生產出來的數十萬數百萬同一模型的旗幟，都在到處公共場所堆積着。請你拿一竿旗來檢查吧，那是與鄉下戲院子的帳幕初無二致的用刺目色彩低級圖案所構成的『藝術品』。此外在羣衆手中所揮着的，乃是用一分錢一張的薄紙所印成的國旗。」

方面雖然在喊着尊重國旗，然而另一方面則竟以不鄭重的紙頭作國旗，而且連這點還不是出自各自的心意，完全出自強制行爲，試問這種沒有內容的外表行動，有什麼意義呢？從這種表面的細小的國民表情中，很可以看出對「精神總動員」敷衍塞責的真情來。

爲了實現後方國民生活的自肅自戒政策，實際的結果是怎樣呢？——花柳界的繁昌，是卅年來所未有的，從下午八時至十時，不論什麼酒店，什麼妓館，都是掛着「客滿」的免戰牌，所謂護妓，若非一星期以前約定，臨時要指定某人來伴酒，已成不可能的現象。她們自一等至三等，據說從朝至晚，連吃飯的充分時間都沒有的，可見其繁昌的情形了。

非常時大劇場與電影院的觀衆亦特別繁昌。據最近警視廳的調查，去年一年在東京觀劇的人數爲八百五十二萬二千零六十五人，超過豫定人數三百倍，可見其盛況爲何如了。

至百貨商店的情形，愈是高貴的商品愈是有銷路。據東京三越吳服店的調查，同店二千圓的皮圍巾，一天能銷三條，五萬圓一套的結婚用具，平均二個月有一個買主；從五百圓至千圓的禮券，買的人非常多。這種都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反常情形。爲什麼有這種異常的情形呢？那完全由於發軍需財或戰爭財的老闆，高等職員以及技術人員等，恐怕惡性通貨膨脹時紙幣之貶值，與不願作於已無益的儲蓄，還是乘機把錢盡量消費，或買物囤積，或自身享樂較爲實利的心理所造成吧。

比這還要露骨的是「興亞奉公日」的情形。「興亞奉公日」本是「精神總動員聯盟」要求人民實現自肅，並將人力貢獻於侵華戰爭事業上的一日。然而到了這一假日，一設有錢階級討論都市上的自肅運動，於是一個男子，甚至帶了三個四個供玩弄的女性，一早乘車往箱根等名勝地洗溫泉浴去了。那東京的自肅精神的確非常好，然而箱根等名勝地的旅館，都早已家家客滿，而且都是三四十歲以上的紳士與二十左右的女性，這情形影響到蜜月旅行的新婚夫婦住不到旅館。「興亞日」的情形如此，可謂把「精神總動員」運動完全破壞無餘。事實上日本人把「精勤」看作是撐面子的幌子吧了。他非日本人民所能了解。

現在，說到勞動界對於政府的態度。有所謂產業報國會的勞動組織，根本係官吏與資本家的合作品。它要求着勞動者為侵略為軍需財閥而努力工作，但不准他們有絲毫的反抗。資本家時常宣揚軍需工人自戰事以來每月工資有在二百圓左右者（當然不是平均數，而最高數），然而他們的勞動時間有時在三十六小時以上。勞動的強化，使他們喘不過氣來，使他們沒有時間恢復疲勞，使銅筋鐵骨的好漢，被剝削成肌黃骨瘦的肺病、胃病、神經病等患者，以至縮短生命的過程。而且所謂二百圓的收入，除去所得稅，以及大量的強制貯蓄以外，在這種物資缺乏，物價高漲的情形之下，亦很難得到舒適的生活。高工資勞動者既得不到些微生活上的改善，他如女工童工等代用勞力，由於勞動的強化，體質已大為低下。老實說，「產

業報國會」根本是資本家借「報國」的名義盡量向勞動者剝削而至死不准他們有些微反抗的辦法。看吧，統治階級現在大談其勞資協調，不准有什麼同盟罷工或怠工的行動發生，這不是解除了勞動者鬥爭的武器，一任資本家吮吸，再沒有力量足資保證自己嗎？是的，「產報」的會員非常發達，從戰事起到現在，已有數百萬之巨，乃是任何日本勞動組織所望塵莫及的。然而他們（資本家）有的是權威，他們利用政府的命令，解散所有的勞動組合；他們更利用警察的力量，壓迫各勞動組合非加入不可，這就是使「產報」組織龐大起來的原因。不過據厚生省調查，這幾年來的勞資糾紛，比戰前為多，特別在「產報」系統內，亦發生很多的糾紛，這意義就加倍嚴重。不僅如此，像下面這樣一段文字，可說是勞動者非議「產報」之代表的意見。他說：「『產報』以產業報國為主要目的，使勞資合成一體，那是對的。勞動者以血與汗作產業的報國，資本家在這三年的「聖戰」中，究以什麼做產業報國的代表呢？照例資本家應以金錢表示出他報國的實質，然在今日，是否有一個資本家真正拿出自己的錢供獻於國家呢？拿出十萬百萬的錢以購買古董的資本家則時有聞見，為報國而獻金的事業家不是很少聞見嗎？還有為了勞動者的將來起見，在紅利中省出一分作為增進勞動者福利乃至失業恐慌時的準備金或有英制度等之用的資本家，果有其人嗎？官吏與資本家所合辦的「產報」結局使勞動者唯一武器的同盟罷工被取消了，這當然對於資本家非常有利，因為他可以作比目前更慘無人道的榨取……我們對於產業報國提供了許多勞力，而資

本家事業家並沒有任何報國的行爲，一味祇忙着追求利潤吧了。「勞動者之這樣看透「產報」的陰謀與厭惡「產報」，可謂明顯之極。厭惡「產報」就是厭惡組織「產報」的當局，這也是非常明顯的。從這點看來，勞動者對於政府的設施，表示不滿意無疑。

統治階級在非常時期既以產業報國爲由，盡量向勞動階級進攻，解除他們反抗的武裝，並極力強化其勞動，使工廠變爲集中營，各勞動組合怨恨連天，它們甚至反抗至當局非借重警察力量無以擴大「產報」的組織，已如前述。現在來看一看農村的情形究竟怎樣呢？有人說戰事下的農村特別是去年米荒時期以來的農村經濟，因米價提高，比較景氣得多，那才是「天曉得」！要知道日本耕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在地主掌握之中，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之大多數，都係沒有耕地的佃農或雇農，而這種農民辛勤所得的農產物，特別因農村壯丁被徵出征，不能不動員衰弱的老人、少年、婦女等，勞力所得的農產物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須納付地主爲佃租，這樣，「囤米善估」的都係寄生的地主階級或米商，農民所得的少量的農產物，當然連最低限度的一家的飢餓生活都不够維持。不僅如此，他們爲購入高價的必需品、肥料及價值等，勢必迫使他們出賣自己的糧食，這結果，使生產米穀的農民亦失去食米，到二三月須購米以果腹，那是農村一般的情形，那末，提高米價，在農民反而直接增加生活費的負擔，是非常明顯的。總之，在零細經營的小農制之下，再加上肥料不足，人力缺乏，馬匹被徵，使生產減少，物價騰貴，地主剝削之殘酷，以及戰

時增稅等，使負擔增大，在這種情形夾攻之下，農民之苦，是不堪設想的。看吧，像歌山，秋田等處農民所提出的「歸還土地」要求（即「耕者有其地」的要求），與農民鬥爭之日見增加與普遍化，雖不易在統制下的新聞雜誌上看到，但在斷片隻字間與無意間流露出來的統計中不難窺知這種反統治階級性的鬥爭的。

最後值得我們提起的，是日本廣大羣衆反戰情緒之高漲與普遍化。侵略戰爭給予日本勞苦大眾的，祇是迫切的生活痛苦和迫害，得到利益的祇有軍閥之「光榮」的騰達，與大財閥或軍需財閥的腰包之日見膨脹，這種經驗，早先「九一八」事變已充份教訓了他們。當時統治階級曾對民衆說，「滿洲」拿到手後，國內一切矛盾與困苦，都可因此而解決。然而實際上民衆所得到的是龐大「滿洲事變」費的負擔，這對於困苦萬狀的民衆祇是多加一重侵略費的負擔吧了，並沒有把他們的困難解決於萬一。統治階級說得那麼天花亂墜，全是不兌現的欺人話，只是少數階級的財閥軍閥能佔到好處吧了。因為事實教訓了廣大的人民大眾，不管當局怎樣盡量作欺騙的宣傳，人民對於侵略戰，根本就表示反對。

像前面所說的關於統制言論思想的嚴密性，就是說明反戰與不滿當局施政的言論的猖獗的反證。至若對於政府命令的敷衍，怠工，被動等離心的現象，無非是反戰之消極的表現。日本人自己說這次國民對於「聖戰」的態度並沒有像日俄戰爭那時的慷慨激昂。彼時母勉其子，妻勸其夫的情景，的確非常悲

此，這次則出征軍人與歡送的家族，都在慘不忍睹的情景下作不自然的分離。這種情形，顯然是厭戰的表現無疑。不僅如此，積極的分子，且有組織索夫團向當局要負一家經濟之命脈的丈夫回來，亦不管死活的婦女們，就臥在鐵道枕木上以阻止軍人車之駛出，這種情形確使統治階級驚惶失措。

至若東京、大阪、京都等處的軍需廠或彈藥庫之失火，雖亦有因工廠設備不周，和工人過份疲倦而致失火，但大部份還是出於反戰份子的縱火。特當局為欺瞞社會耳目計，明明知道是反戰者的縱火，現在亦故意推在工人失慎的身上了。

感問憂裏面，時常有反戰的文字滲入，以致達於前方征士的眼簾，而掀起極大的作用。反戰派甚至動員家族多多報告關於一家困苦狀況以影響其作戰的情緒，則反戰運動之深入與其技巧之進步，可謂至以譏矣。

以上是日本後方反戰的情形。現在來看一看前方將士反戰的情形吧。被中國軍隊所截獲的日本士兵的日記中，都充滿着掛念故國妻子父母與厭戰的情緒，那是報紙上時常有揭載出來的。至不少的日兵投到我方願向日兵作反戰宣傳的亦大有人在。同時日兵時常能在前線透過監視線而看到反戰的宣傳品，可見反戰工作是相當活躍的。前年參加轟炸武漢的日本某飛行師作空中自殺，據他日記所載，係因厭戰的豫定計劃，自然，在日本統治階級則又把這一事實歪曲為如何勇敢的「自殺」了。他如士兵集團的

近衛怎樣擺佈日議會

易公

【本報特稿】日本的政治，本來是軍人的天下，軍部既操縱一切，支配一切，議會不過是傀儡一格的裝飾品罷了。往往軍部一怒，內閣大臣聞之失色。反之，議員之中，如似有違抗，政府決不寬貸。去年前年，在議會中，曾有一兩個議員，自認是軍部公敵，去時被槍殺，因此，政府對於議會，也一向視爲經濟之疾，不覺心也。現在開會期內，才張揚一益，也算例行公事而已。

去年日本國內，軍部的勢力，特別膨脹。近衛內閣是代表軍部的內閣，承認汪逆，三國同盟等，都是軍部的得意之作。此外，高唱入雲的政治新綱，經濟新體制，又無一不從軍部的法律。因此，今年的議會，政府與議員雙方活動的情形來看，似乎前途尚有風波。然而從最近二十天休會期間，政府與議員雙方活動的情形來看，似乎前途尚有風波。大體在休會期間，政府與議員雙方活動的情形來看，似乎前途尚有風波。大體在休會期間，政府與議員雙方活動的情形來看，似乎前途尚有風波。大體在休會期間，政府與議員雙方活動的情形來看，似乎前途尚有風波。

本屆議會，是無政黨議會的第一次，在日本史上，實屬創舉。近衛內閣開會之初，囑咐大政翼贊運動，要求各政黨解散。各政黨當局，雖完全反對，但是暗底下却自有一番打算。有的希望與近衛合作，個人可以飛黃騰達，有的希望別開新黨的時候，可以借這次議會來發揚了。所以在休會期間，議會已形勢緊張，所以一經開會，既中，內閣大政翼贊會與議會的關係，必係與政府對立的。能與本新黨與議會對立的，已經成了事實，預料他們在開會之際，必係與政府對立的。能與本新黨與議會對立的，已經成了事實，預料他們在開會之際，必係與政府對立的。能與本新黨與議會對立的，已經成了事實，預料他們在開會之際，必係與政府對立的。

【本報特稿】日本的政治，本來是軍人的天下，軍部既操縱一切，支配一切，議會不過是傀儡一格的裝飾品罷了。往往軍部一怒，內閣大臣聞之失色。反之，議員之中，如似有違抗，政府決不寬貸。去年前年，在議會中，曾有一兩個議員，自認是軍部公敵，去時被槍殺，因此，政府對於議會，也一向視爲經濟之疾，不覺心也。現在開會期內，才張揚一益，也算例行公事而已。

日本政治底流之剖視

【本報特稿】日本的政治，本來是軍人的天下，軍部既操縱一切，支配一切，議會不過是傀儡一格的裝飾品罷了。往往軍部一怒，內閣大臣聞之失色。反之，議員之中，如似有違抗，政府決不寬貸。去年前年，在議會中，曾有一兩個議員，自認是軍部公敵，去時被槍殺，因此，政府對於議會，也一向視爲經濟之疾，不覺心也。現在開會期內，才張揚一益，也算例行公事而已。

【本報特稿】日本的政治，本來是軍人的天下，軍部既操縱一切，支配一切，議會不過是傀儡一格的裝飾品罷了。往往軍部一怒，內閣大臣聞之失色。反之，議員之中，如似有違抗，政府決不寬貸。去年前年，在議會中，曾有一兩個議員，自認是軍部公敵，去時被槍殺，因此，政府對於議會，也一向視爲經濟之疾，不覺心也。現在開會期內，才張揚一益，也算例行公事而已。

【本報特稿】日本的政治，本來是軍人的天下，軍部既操縱一切，支配一切，議會不過是傀儡一格的裝飾品罷了。往往軍部一怒，內閣大臣聞之失色。反之，議員之中，如似有違抗，政府決不寬貸。去年前年，在議會中，曾有一兩個議員，自認是軍部公敵，去時被槍殺，因此，政府對於議會，也一向視爲經濟之疾，不覺心也。現在開會期內，才張揚一益，也算例行公事而已。

我們為什麼不能滿意一歷史的例案呢？我們的理由，是：第一，有許多事情，當知他們的所以發生者，實有變化的事情，促其如此，並不突然發生。也許他們和較前的事務的聯繫，並不完全清楚，但經努力搜求以後，總可約略找出他的輪廓來。例如我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說，我們總不能認為他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吧！當然，其中也包圍個別的決定，但這些因素，並不具有決定力。在我們這筆努力，總不能使後世的青年，推定戰局應於何日開始，雙方作戰的領袖應為何人，戰爭的終止應在何年何月何日，這些都是我們所謂偶然的結合，我們經從推測他們；可是，倘使我們成大職的本身來說，他為什麼要發生，該給予後世的影響如何，那我們儘可從較前的史實的廣變中，尋求他們的來源去。所謂「不是前定的」，即即不是命中注定的，他們必有發生，而且非發生不可；反之，他們的發生，乃是受較早的史實的影響；要是較早的史實，不經那個樣子展開，例如馬克思所宣揚的一層階級階級革命」的學說，要是確實合理，而又確能影響各國人民的民族意識的話，那至少，上次的大戰，不

自然不能對於歷史偶發論表示滿意了。

第二，要是我們把歷史偶發論加以詳細的考究的話，當知他的一個重要關鍵，即在何事情，在何條件下發生時，都可以發生，換言之，他的發生，是不受任何時間的限制的。這是理性論派的得意處，他們堅決相信，只要人類的行為，確實受理解或管轄的領導的話，那就人世界的各種惡行，都可以大批免除。例如說，要在十八六一年內的時候，人們就實行自由貿易制度，那就可以在這免後世數百年的軍閥與鬥爭，要是基督教會在早年時候，就禁止酒飲，那就一八六一年內的美國內戰，可以不致發生；要是十九世紀歐洲的君主，均能聽歐文的話，並實行他的計劃，那我們現在早就處於共產社會的大同世界了。這些都是相當顯赫的論調，然而他們忘記了一點，原來歷史的實況，並不能如此簡便，根據理性的計劃，果可指引歷史，使其往預定的路途前進。但於前進之時，仍受當時的社會勢力的阻撓。任何理想，決不能在任何情況之內，臨時發生。就拿最主觀的人類思想來說，我們要想像什麼，就可任意想像，似乎不受時空的限制吧！但不然。譬如風伯、雨師、雷公、電母等概念，試問不現在氣象學家學昌明的時候，這還有像過去時候同樣的效力嗎？

斷本。推而至於其他的社會事業與社會制度亦莫不以人類的行為的規律性，作為基本假定。我們為尚未誕生的孩子，建立學校，又為未犯罪過的犯人，建築監獄，都是罪惡的舉例。就說「自殺」才事來說罷：那是多麼感傷的人而不能加以推測的事；然而我們根據過去的統計，仍有推測未來的自殺案件，將有多少，內中幾分之幾，將有男人，幾分之幾將為女子，幾分之幾將為猶太人，而且我們根據其地地的生育率

自然界的火山

說到火山的時候，許多人一定以為這些都是噴火噴煙的高大的山。可是事實上，火山不一定是高起的土地，也從未噴出煙或火。從山口裏所噴出的煙其實已是冷而的水蒸氣和其他氣體中凝以塵土而成，火山口裏所噴出的火其實是天上的雲把紅熱的熔岩反射所致。熱成火山的必須條件是地面上的有一個孔穴，稱為火山口。所以使地球內部的熔岩岩石及其他氣體得有一個出口。所以火山不一定噴出煙或火，子火山不一定噴出煙或火，的確很高，可是有許多火山却是平平的。

現在地球上的活火山約有三〇〇座，此外暫時不噴火的約有幾千座。它們所在的地方可以分成兩個火山帶：從南北美洲的西岸，經阿留地安羣島，日本，斐列賓羣島，和東印度羣島，到新西蘭的火山是屬於一個火山帶內的；從中美洲經西印度羣島，以至大西洋到地中海岸，再經小亞細亞到東印度洋的火山則是屬於另外一個火山帶內的。在這兩個火山帶以外，獨立的火山可說很少，僅冰島，東非洲，和太平洋中部有幾座而已。

火山爆發的情形有許多種。夏威夷，Mauna Loa 和 Kilian 的火山可說是不激烈的了。它們雖有微弱的爆發，可是有大煙氣體和熔岩流出。Kilauea 地方著名的「火穴」是一個深岩所成的洞，在一九二四年前，這洞中時常有「泉水」湧出。Mauna 那裏的火山爆發時吐出的煙一極。

爆發時比較激烈的火山是長時期停止或長期小爆發後再發地爆發的。著名的意大利維蘇威火山，在公元一八七二年大爆發後，與小爆發了十二年，然後再有大口的岩塔湧出，直到一九〇六年為止。在那時候，維蘇威火山的高度就達到最高。且它的火山口變得很小。火山口既小，許多氣體就在火山口附近內，結果在一九〇六年四月，這氣體所生的力就造成維蘇威火山的大爆發。起初四天內，波瀾的熔岩很快地流出，然後熔岩不斷地向上升出許多層，最後才噴出的是塵土和氣體和固體的碎石來，這是因為那時火山的石壁已崩壞的緣故。此後維蘇威火山的大爆發就完了。然一九一三年後至今，它時常爆發，不過不激烈罷了。

于禮約

爆發時較劇烈的火山是阿拉斯加的卡特姆山 Katmai，爪哇的巴蘇克山 Krakatau 和西西里島的埃特納山 Etna。它們爆發一次短期的爆發後即有長期的休息。一八八三年喀拉喀托火山爆發時噴出最大量的火山灰，計這次所噴出的物質有五立方哩，塵土噴噴至空中二十哩高，而且散落到全世界各地。那爆發的聲響在千里以外尚能聽得，爆發時發生的海浪竟達五千哩遠。即以卡特姆火山論，一九一二年突然爆發後火山口的直徑就變成兩哩，而爆發時的聲響傳至七五〇哩，在一

而成地面下五至二十五哩的熔岩層。這層熔岩的堆積造成了火山。有時當熔岩堆積時，它的熱把地表上的水份化成水蒸氣。這蒸氣生的水蒸氣發生很大的力，因此就造成較劇烈的火爆發。火山的爆發就是這層熔岩，所以當火山底下岩層同時，這火山就爆發了，死了。

人類有史以來，曾經生出了幾座火山。在一七九九年，墨西哥的求索塔山，三座地方，經三個月的地和地地爆發，就爆發而一座二三〇〇呎高的山。山上有火山，水底下也有山會爆發。它們時常在海底中發出大量氣體，就生一個島來。一七九六年北湖北美利開白令海中的布爾夫夫山 Boulders 爆發即生出一個較高二五〇〇呎的島來。

一亞火山將死的時候那地方就有各種溫泉噴出。美國黃石公園的溫泉就是這一座將死的火山所在。可是這要補充一點，我們說火山將死時噴出泉，但並不是所有的溫泉是火山所變成的。

有些火山固然可以有人畜生靈，但也有些火山却是有害於人類的。許多海島之北部的火山所發的水蒸氣已用來發電，供佛羅倫斯城之用，有一六〇〇〇馬力之多。此外並可從火山的熱氣中製成許多副產物。這要說到科學的研究了。（取自牛牛月刊 Science Digest）

專素甜鹹 食物禮品 花枝招展 彩衣燦爛

果餅乾 糕果盤

頭食品

花色多 配備齊 色香味 真善美

鮮色各 鴨板腿茶 產土地各

汪立之 華頭周通告

自經運動，與其他自殺行爲，更是厭戰的普遍表現。最近吉田厚相來前線作慰勞視察，在閣議上曾報告前方將士都以國內食米不足，煤炭缺乏等爲憂，因此影響於作戰的情緒極大，這情形在吉田厚相則故意誇過於新聞雜誌報道之誇大，然明眼人當不難看出前方將士厭戰心理的表面化吧。特別是一個大臣能直接而普遍地聽到前方兵士這種言論，確使日本統治階級難於安心的一件可慮的事。

老實說，任憑日本當局怎樣玩花樣，由於事實給予的教訓，已够使日本大多數民眾認清楚帝國主義同時是吸取自己民眾的膏血以自肥的魔鬼。從這裏，我們的結論是：除了團結國內所有抗戰分子以外，我們還應與日本民眾攜手起來打倒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大概近衛的這次戰略，是分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在議會之外，佈置一個包圍內閣，以威脅議會。另一方面是收買一部份議員，在議會內張羅，操縱議會。後者則場託秋田等政黨出身的三

財政經濟篇

中國長期抗戰在最後必然取得勝利的把握，是根據兩國間的國力相對損耗的條件而決定的。因此，當七七抗戰三週年的今日，我們要知道日本離開經濟總崩潰還有多少遠，只要觀察日本在這三年中的經濟損耗到了怎樣一個程度，就可以看到一些大概。

要審測整個日本的作戰力，我們應該從財力人力與物力這三方面看。這一節文字裏預備提示的，却是注重於日本的財力與物力。敘述的程序，是：（一）三年來日本戰費的損耗；（二）由財政崩潰而引起通貨膨脹激化；（三）物資缺乏的恐慌；（四）交相煎迫下的大眾生活。最後則研究日本現階段的經濟地位與趨勢。

一 三年來日本的戰費損耗

「龐大的軍費預算」這一個印象，從九一八以來，即為一般注意日本財政的所共覺。從七七對華侵

略以後，因為對華軍事無法加以全能的控制，戰線與戰局的進退，固不由日本自己作主，軍費的消耗，更非日本軍人自己所能預算。因此，日本政府編製預算的方法，大致可以分做三部，一部是關於通常政費的「一般會計預算」，一部是專門用於對華戰爭的「特別會計預算」，此外，另有一部就是隨時增加提出的「追加預算」。在這重疊的名目之下，日本在這三年來在戰費上的消耗，大致是這樣：

(一)一般會計預算 日本的財政預算，在最近五十年來，即為逐年之膨脹，自一九一八以後，膨脹的趨勢更為顯著。一九三三年，適為一九一八的第二年，日本預算擴張到二十二億五千萬，當時朝野即已覺得日本所處情勢的嚴重，但是在密變以後第一年的一九三八年，日本預算立刻就擴張到三十五億，一九三九年又擴張到四十八億，一九四〇年且增至六十億。若果以一九三三年為基年，則在此七年來，日本的預算的擴大，已為原來之三倍；如果以密變後第一年之一九三八年為基年，則在此二年來，日本預算的擴大也為原來之兩倍。任何國家的財政，都是出於人民的負擔，國家財政可以無限膨脹，人民的負擔能力，其擴張的程度却是有一定的。試問日本的國民的負擔能力，是不是這七年來已經擴張了三倍？比二年前已經擴張到兩倍呢？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能置信的事實吧。

日本一般預算歷年的增大，主要的是為了海陸兩軍關於軍事費用部門的擴大，在歷屆預算中，預算的總額愈大，則一般軍事費用所佔的比例也隨之而增高。通常軍事費在預算中所佔的地位，總是在百分

之五十左右。因此，日本的一般會計預算本身，已經可以說是以侵略費用爲骨幹的軍事預算了。

現在將蘆案發生的一九三七年，四年來日本的一般會計支出的數字，照列如下：

四年來日本一般會計預算膨脹趨勢（單位千圓）

一九三七	二、七〇九、一五七	一〇〇（增加指數）
一九三八	三、五五〇、八二七	一三一
一九三九	四、八八二、六四八	一八一
一九四〇	六、〇九七、三三一	二二六
合計	一七、二三九、九六三	

這四年來的日本財政預算，每年都在激劇增加，最近幾年來增加的形勢尤爲顯著。這裏尚須加以注意者，光是從上述一般預算上，我們固然看出了日本的財政支出在膨大，然而，日本主要的戰費支出，是不包括在上述數字中的。這裏再把臨時增加部門的預算，加以列舉與考察。

（二）特別會計預算 日本在每屆議會裏，除製定本屆一般會計預算以外，其臨時的軍事費，另外製定特別會計預算。到了一定時間，因爲有了突發事件，或其他原因，致原有的預算不能容納的時候，則又可以隨時提出追加預算。此項臨時的軍事預算與追加費用，最近四年來的合計如次：

四年來日本臨時軍事費用（單位千圓）

一九三七	二、五四〇、〇七七	一〇〇（增加指數）
------	-----------	-----------

一九三八	四、八五〇、〇〇〇	一九四
一九三九	四、六〇五、〇〇〇	一八四
一九四〇	五、一六〇、〇〇〇	二〇七
合 計	一七、一五五、〇七七	

(註)一九四〇年包括追加預算七萬萬圓

從上述表中，指出在一般的會計預算以外，日本政府在臨時軍事部門所支的費用，也適為一般會計預算之一倍。一般人計算日本對華侵略戰中的費用，有的僅指臨時軍事部門而言，也有把臨時軍事費部門跟一般會計預算中的軍事費合加起來，來觀察日本戰時的消耗，實際上這種觀察是不正確的。為什麼呢？從預算的表面上看，固然一般的政費的支出，與戰費的支出有顯著的差別，但如果站在第三者批評立場，則不管一般的政費也好，特別的戰費也好，無論如何，凡是在同一時期中的，總是該國民衆的負擔。況且任何財政上的支出，如果在同一作戰時期中，而要絕對把所有的支出，歸入平時或戰時的部門，那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日本的一九四〇年預算，我們如果拿一九四〇年一般預算與特別預算與上年相比，就可以看出，日本是年一般預算增加比上年特別厲害，其理由就因為日本的執政者，誠恐特別預算過份膨大，勢須格外影響日本民衆對於財政破產的感覺，就把許多可能的項目，都轉到一般會計部門中去。因此，在表面上，我們討論日本財政，不妨把這一部份歸到一般的部門去，或歸到特別或臨時的部門中去，實際上

在國力消耗方面看起來，其效果是一致的。如果用這樣的方式，把最近四年來日本的全部預算合計起來，那末，日本的每年財政支出，就將成爲下列樣子：

四年來日本全部財政負擔(單位千圓)

一九二七	五、二四九、二三四	一〇〇(增加指數)
一九三八	八、四〇〇、八二七	一六八
一九三九	九、四八七、六四八	一八二
一九四〇	一一、二五七、三三一	二一六
合計	三四、三九五、〇四〇	

我們在觀察一般會計預算與特別預算的時候，日本財政支出擴大的趨勢，尙不顯著，但是把全部預算合計起來，則此四年來增加的趨勢就非常清楚，它是在逐年增大的。日本民衆在對華作戰的這三年來，每年要負擔一百億左右的財政支出，到了最近，且已超出一百億圓，至於把四年來的支出加以總計，則日本到了最近，實已須支出三百四十億圓的財政負擔了。日本人自己常說甲午中日戰爭時的全部費用爲二億圓，日俄戰爭的戰費爲十九億圓，如果拿來跟此次的戰事費用相比較，就可以知道目前狀態的嚴重了。

這三百多億的撥出，日本是靠什麼來張羅的呢？一般財政上的主要收入，常爲租稅及其他固定收

入，不足則爲增發公債，卽爲下年收入的預支。不幸日本的財政預算，自從軍事費用膨大以來，就靠着借債來做籌劃戰費的不二法門。用借債來維持財政平衡並不是絕對不允許的事，問題是借債的用途。我們在上面曾經說起，增發公債的意義是下年收入的預支，所以除非是將來有確實的收入，那末借債才不落空。否則拿將來的收入在這年中用了，則寅吃卯糧，財政上的虧空勢必愈積愈大，公債的發行勢必逐年加增。同時，其債務費的負擔，也必爲他日財政上的大問題。舉例來說，當一個國家要舉辦某種大工程的時候，如開鑿或建築鐵路，在目前雖然要多了一批財政上的負擔，但在將來，則每年卽有可獲的收入可得，間接卽爲國家開闢富源，那種借款在財政上並不生嚴重的影響。可是日本舉債的意義却全不是這樣。日本預算的擴大，完全是爲了對華侵略；而財政虧空，卽一般人所稱赤字的增大，全爲的是擴張侵略費用。照日本人的侵略眼光看，或許這是爲了完成「大陸政策」或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必要費用，可是從第三者的立場上觀察，就知道日本此種籌財方法，等於搜括脂膏買烟火來玩，不但野心永沒有實現可能，且把日本的國民生活，永遠打入了萬劫不復的地位。在七七抗戰以前，日本的理財家，曾經限定日本每年所發的公債，至多不能超過十億，在日本最近四年來的舉債實績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的侵略財政家，已經把國力透支到怎樣的一個程度中了。

四年來日本公債預定發行額及實績（單位百萬元）

年 度	預定公債發行額	實際發行額	發行餘額
一九三七	三、三九四	二、二三〇	一、一六四
一九三八	五、六二八	四、五三〇	一、〇九七
一九三九	五、九二五	四、一五一	一、七七三
一九四〇	五、七八五	—	—
合 計	二〇、七三二	一〇、九一一	九、八二一

這裏，我們須注意到日本的發行公債方法，向來是先由日本銀行用發行紙幣方法，把公債全部買下來，然後由日本銀行設法賣出去。如果日本銀行能夠將所有的公債如數賣完，則其因承受公債而發出的紙幣，即可無形中收回。照上述統計，日本近四年全部預算統計是三百四十億圓。但是公債部門即達二百億，即為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六十。而實際上已經發出的公債，截至一九三九年底為止，不過一百億。如果把最近四年來日本的發行餘額加以統計，則日本在本年度內須發行的公債，實近一百億。這一百億的公債發行額，以過去日本承受公債的力量來看，至多能够實際發行的不過五十億，其餘五十億就是日本銀行所承受，也就是政府用公債向日本銀行領用的紙幣數。此項紙幣，交與日本政府以後，日本政府即用以購買國內的勞力與物質，實際上等於用白紙掠奪日本民衆的血汗。因此，日本目前的發行公債情形，不但早已超過人民的認購能力，且是一種強迫的徵用民力性質，較一般用舉債度日的財政意義尤為嚴重。

在上面，我們知道日本財政的來源，大部份來自增發公債，其增發公債的程度且已超過了邊際。現在

再回過來看日本的租稅收入。

從一般上說，一國戰時財政用租稅收入來維護財源，常較舉債的效果為好。但問題是在租稅收入有沒把握。日本從對華侵略戰發生以來，業已增稅四次。第一次為一九三七年之賀屋財相時代，加徵所謂華北事變特別稅八千七百萬圓。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八年，仍由賀屋樹立以三萬萬圓為目標的增稅計劃。第三次是一九三九年石渡之增稅，其目標為一萬九千餘萬圓。一九四〇年則為第四次增稅，其增稅的限度比上述三屆更大。在技術一方面看來，當然有其改進之處，但從人民的租稅能力來看，則就會使人發生疑問。現在把一九三七年來日本民衆每人負擔的稅額比較如次（國稅額單位千圓）

年 度	國 稅 總 額	每人租稅額
一九三七	一、三〇九、二四四	一九・〇
一九三八	一、八五〇、二〇七	二六・一
一九三九	二、〇七〇、〇〇〇	二九・四

在過去三年中，日本民衆的租稅額已從十九元增加到二十九元以上，一九四〇年的負擔當然將格外加重。濫行發行公債，是政府對民衆的一種掠奪，租稅的奇重更是一種掠奪，其掠奪的深刻的程度，則在最近三年來的租稅額中，已可看到其大概了。

從上面最簡單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知道日本民衆自從對華侵略戰以來，已經消耗了三百四十多億

的戰費，而這許多戰費中，政府雖然想用增稅方法來彌補，但因增稅的實際效果不一定跟預額效果相應，所以其結果仍爲翌年借債之張本。日本民衆三年來已負擔了一百億的公債，可是尙有一百億的收入，已經爲政府所預支了去了。

二 通貨膨脹的激化

日本政府既以發行公債爲支持財政的惟一方法，同時，因了過額的公債無法消化，結果不得不出於濫發紙幣的一途。此項紙幣既純然是一種虛偽的製造購買力，與生產力不相適應，所以通貨的價值上，立刻就發生跌落反響。日本在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兌換券的發行額，不過十四五億圓，但到了一九三九年的年末，就增加至三十八億，幾乎增加到一倍以上。此種通貨膨脹所掩得的反應，爲購買力之暴縮，與物價的暴漲。物價暴漲之後，政府對於一切政治上的費用支出自然也跟着膨脹，公債的發行額也跟着擴大，因公債發行之擴大，又影響了紙幣的濫發，如此交相爲因，則公債與紙幣，結果是站在平行線上競走。公債的發行可以到無限制地步，紙幣的發行也是如此。可怕的日本財政，在最近，正是在走到這一條絕路上。這裏舉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額與公債的保有額，可以見其大概。（單位百萬日圓）

年 末	日銀公債現存額	較前增減	紙幣發行額	較前增減
一九三七	一、一六	增三六一	二、一五五	增三六五
一九三八	一、八四一	增七一五	二、七五五	增六〇〇
一九三九	二、五九三	增七五二	三、八一八	增一、〇六三
一九四〇(三月末)	二、四八二	減一一	三、三二二	減五〇五

在上述表中，說明日本的紙幣發行額，正跟其保有公債額在同一比例上競走。就大體上看，日本銀行保有的公債數字比四年前增加了十四億圓，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數也比三年前增加十二到十六億圓。本年三月末的統計數字，雖似指明日本的紙幣發行數與公債的現存額都比去年年底減少，但我們須明瞭日本平年通貨需要最繁忙的一季，常在下半期，尤其是年末，所以在本年三月底的數字反比較上年年末減少了，這是常態，並不是表示通貨的收縮。

日本政府固然可以把公債直接交給日本銀行，交換紙幣行使，但是日本銀行把公債銷售出去，却感到非常的困難，逆料今後將必然更感困難。其理由如下：

日本的趨向通貨膨脹途上，我們固然很清楚，日本的當局也未嘗不知道，所以在戰事發動後，一面發公債，爲了求公債的容易發行計，又限制了非軍需部門產業的增加資金，同時爲了求通貨膨脹的緩和計，又不能不急求發展生產力。可是這兩點越到後來却愈感矛盾起來。因了通貨膨脹的演進，每家企業對於

其事業的發展，不能不需要較多的資金。這時，政府如果儘量供給以資金吧，則勢必影響其公債的銷路，如果限制其資金，又分明是限制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在政府方面，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述的，是紙幣愈發行，而財政愈不足；而民間所感受到的，是紙幣愈發行，資金愈不足，勢非將公債仍向日本銀行去交換紙幣不可，其結果，則是公債永遠放在日本銀行的庫裏，在發行紙幣主動人地位的政府，固然感覺到紙幣愈發愈不足，在民間亦然。因為資金不敷的第一個現象，為金利的騰貴，而金利的騰貴，則直接可以將資本從公債市場上吸收過來。

因通貨膨脹而起的物價騰貴現象，暫且留到下面去敘述，這裏還是先把日圓的對外地位略加敘述。我們在上面曾經指出，日圓的發行數，已從戰前的十五億圓一度擴大到三十八億圓，可是日本紙幣的金準備呢，却相反地是一天天減落起來。

日本的對外匯兌，向來採用是維持對英一先令二辨士政策，歷任內閣，都以此為重要課題之一，其理由是：（一）因為日圓的匯價，為其對外價值的指標，能維持日圓匯價的安定，對內也可以獲得物價安定的效果。（二）日本對外貿易，是經濟不足的日本之生命線，匯價安定，則國際貿易可以維持安定。九一八以後，日本因了積極擴軍的結果，輸入原料增多，日本對外的國際收支，大為不利，日本財政當局一面設法採用嚴格的管理匯兌制度，如實行外匯申請，禁止無匯兌輸出，限制攜帶日圓出境等，另一方面又採用了

黃金輸送政策，來平衡國際收支的差額。此項運送黃金的數字，自中日戰爭開始後，即祕不發表，只知道日本銀行的金準備名下，一九三七年六月經過重行估價之後，除去作運送用之外，尚有八億圓的黃金。到了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政府又以設置外國匯兌基金爲名，撥出存款三億圓，所以此後日銀名義上的正貨準備，只有五億圓。這五億圓的存金額，從一九三八年七月以後，即寫在日銀的報告帳上，一些沒有變動，實際上是否可靠呢？

依據一般專家的估計，日本每年爲了求匯兌平衡而輸出的黃金，當在十億圓之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財相也曾經發表：「一九三七年度運現八億六千餘萬圓，一九三八年運現六億六千餘萬圓，共計運現十五億二千餘萬圓，一九三九年之黃金輸送額雖較一九三八年少，但已達相當數額。」根據這一點估計，我們對日本的存金問題，就可以得一個概念：日本銀行裏的五億正貨準備，無論其真實的或是虛數，縱然是真實，也不過僅當一年之運送用途而已。因此，可以說，日圓到今天已無黃金準備，決非過甚之詞。

根據正貨準備的數字，來計算通貨的價值，這是一種笨法。這裏提出這個事實除了說明日圓的無限膨脹以外，同時說明日本的黃金也枯竭了。

關於日圓的對外匯價，在作戰三年來，尚有一種新的轉變。過去日圓的對外匯兌基準，是跟英鎊聯系的，其基準爲一先令二辨士。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爆發以後，英美間的匯兌發生甚大差異，主要的爲英鎊

之跌價。這時日本的朝野間咸以爲英鎊匯價在動搖中，如果日圓仍行採取過去的與英鎊聯係政策，則英鎊之變動勢必影響到日圓在外的價值。另一主要理由，是因爲日圓對內的價值，已經劇烈跌落，如果日圓仍採取過去對英鎊聯係政策，則因英鎊跌價之故，日圓對外匯兌也隨之而跌價，國內物價上漲的趨勢，勢必因此格外激化。因此，日本政府乃於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實行把過去對英鎊聯係，轉而爲與美元聯係，正式決定日圓對美的匯價爲二十三美元十六分之七。

此種轉換，表面似乎是從英鎊跳到美元的一種步驟，實際則爲日圓的貶值。因爲日本原來對美匯兌向爲二十七左右，現在的基準則僅爲二十三元餘。而且此種變更以後，對日本今後的對外貿易發展，也發生了問題。原來日圓對外貿易，其中百分之六十係英鎊集團的國家。採用對美聯係政策之後，日本對美匯價是安定了，但其對英的匯價，因了英鎊跌價的緣故，日圓的匯價就相對的高漲。換句話說，日本的出口貨價格，因了英鎊跌價之故，也隨之而提高，勢必致陷入困難的境界中。這是日圓改變匯兌基準後所發生的新的問題。

在這裏，我們需要說明的，那就是：日圓通貨膨脹的趨勢，既然非常顯著，爲什麼日本對外匯兌，還能夠維持適當的水準呢？

日本的匯兌統制政策與貿易政策的嚴密化，使匯兌的供需權限完全操之於政府手中，這是日本匯

每週經濟時評

日本發鈔制度何處去

聖凱瓊

在戰爭的時候，因為戰事方面所消耗的常在以上，而其消耗的速度又遠在收入速度以上，不知若何若干倍，於是公債政策即成爲唯一的救濟。公債政策的救濟，在於其能增加收入，而用稅收則爲不行的。公債政策的救濟，在於其能增加收入，而用稅收則爲不行的。公債政策的救濟，在於其能增加收入，而用稅收則爲不行的。

至最近，日本所發行的公債，已達二百五十萬萬圓之多。日本公債的發行，是爲激進的應募能力起見，因爲公債的發行，不能不急激進。日本公債的發行，是爲激進的應募能力起見，因爲公債的發行，不能不急激進。

日本公債的發行，是爲激進的應募能力起見，因爲公債的發行，不能不急激進。日本公債的發行，是爲激進的應募能力起見，因爲公債的發行，不能不急激進。

利特里亞、與索利里倫
 列連之奈襲達四百零六次、
 手比亞被襲三百次、阿爾巴
 尼亞之萬方軍火儲備處與軍
 略上重要之高地二處、已為

所獲之戰利品、均有人工
 之、各工廠、均有人工
 力、及海軍、均有人工
 之、及海軍、均有人工
 之、及海軍、均有人工



三星牌
 麥精香脆片
 驗裝原價三元五角特價二元二角
 大特價三天
 盒裝原價二元五角特價二元
 止日四廿至日今
 限為聽千五
 原過為售
 價期止完

香甜鬆脆補血補腦
 不攪糖精
 不粘齒牙
 本品為多種富含
 維他命之補血原
 料配合食之補血
 補腦開胃調氣血
 餘安會無上妙人
 饋贈品尤為妙人
 人歡迎



上海
 南
 北
 土
 產
 公
 司
 八七〇〇八
 售均司公大各路京南

上海跑馬總會
 全國體育會
 聯合啟事

上海跑馬總會所規定於元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共三十一日舉行聯會賽。茲將賽期表開列於左：
 一、賽期：元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
 二、賽場：上海跑馬場。
 三、賽制：各項賽制均照國際體育會規定辦理。
 四、報名：各項賽制均照國際體育會規定辦理。
 五、費用：各項賽制均照國際體育會規定辦理。
 六、其他：各項賽制均照國際體育會規定辦理。

新年慈善大香賓票
 全張十一條 分購每條 祇認票
 計國幣十元 國幣一元 不認人 照常售票
 小獎廿二個 每個約得三千元 上海萬國
 起至五九九九號止 跑馬體育會
 憑票十足領獎 總會啟

獎淨得國幣十九萬六千元
 數售除上列各獎金及應用開支外單獨本總會香賓票項下
 戰時救濟金可淨得三萬元上海難民慈善機關可淨得三萬元
 月四日開獎 定額有限請速選購

仁法律陳忠蔭律師代表福和股份有限公司懸賞徵求被竊贓物
 上開當事人福和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月八日失竊入批駁駝牌香煙及亨白雪茄烟其價值國幣一萬元左右同日下午有人見此貨由虹口密勒路車過向惠虹橋通行茲特檢送失單委託代表尋
 如有通風報信因而逃出原者敝公司願出贖物之價值酬謝百分之二十決不食言等語前來報知此項特代表登報公告並請失主報知該事務所北京路一三三號電話一五一二
 五支裝大號亨白雪茄一百盒 100 Boxes Excellent de la "ALHAMBRA" Cigars, in box of 25 S. 廿五支裝二號亨白雪茄七十盒 70 Boxes Especial de la "ALHAMBRA"
 五支裝小號亨白雪茄一百盒 100 Boxes Bellezas de la "ALHAMBRA" Cigars in box of 50 S. 五十支裝二號亨白雪茄五十盒 50 Boxes Bellezas de la "ALHAMBRA" Cigars, in box of 100 S. 一百支裝大號亨白雪茄一箱 計十萬枝 1 Case Containing 10,000 "THREE CASTLES MAGNUM" Cigarettes, in Carton's of 100
 五支裝小號亨白雪茄一箱 計十萬枝 1 Case Containing 10,000 "ROY" Cigarettes in Carton's of 200
 五支裝大號亨白雪茄一箱 計十萬枝 1 Case Containing 10,000 "MAS PKG." Cigarettes in Carton's of 200
 五支裝小號亨白雪茄一箱 計十萬枝 1 Case Containing 10,000 "WHITE" Cigarettes in Round tin's of 50

兌上表面水準得能維持之理由。實際上日本在外的匯價，早已離開原定的基準。日本在國內嚴厲限制人民購買外匯，又嚴厲限制人民把日圓攜帶出境，但因爲日圓不斷對內跌價之故，人民資金逃避之風，非常厲害，攜帶日圓出境者，未能禁絕。尤其是在中國的佔據區中，主要的是上海，此種日圓票流轉的數額相當鉅大。對於此種流出在外的日圓，日本沒有方法避免其跌價，不知不覺地就把真象流露出來了。日本的對英匯兌，依照目前對美匯價套算，應爲一先令三辨士左右，而在上海的匯價，只有三辨士。此項之辨士的匯價，還是根據法幣套算。如果沒有法幣外匯暗市，則簡直可以不值分文。但爲什麼日圓在上海還有相當的價值呢？這却不能不歸功日本傾銷日貨之故，到了日貨無法傾銷的時候，則此項倚靠法幣外匯辦法還是要失敗的。

附帶要提出的，日本的通貨除了國內儘量膨脹以外，在中國的被佔據區中，還發行一種軍用手票，可知日本實際上的通貨膨脹程度，應該遠在我們的估計以上。

三 物資缺乏的致命傷

上述兩節裏，說明日本在財力方面的窘乏情形，這裏預備敘述貿易現狀，是說明日本物資的缺乏狀

况。

日本是一個資源缺乏的國家，她的工業興起雖然是相當的快，但是她本身並沒有原料，日本經濟的發展，是倚靠在原料輸入的製造上。自從九一八以後，日本對於「大陸政策」的野心，日益增長，在大規模準備戰爭下，日本對於海外原料的輸入，大為增加。日本本來是缺乏資源的國家，平日工業用原料的增多，尚可藉出口貿易為補償，但軍需原料的輸入，則純粹是一種消耗。結果就不能不用上述黃金輸出的方法，來交換國外的原料。戰事發動了以後，日本在戰場上的消耗一天天增大，此項物資缺乏的情形也格外顯著。這裏從兩方面來觀察它：（一）是日本物價上漲的情形，（二）日本貿易的現狀。

物價上漲，一般的出於兩種原因，一種屬於通貨的變動，另一種是屬於商品本身供需的變動。屬於通貨的變動，如貨幣之貶值，匯價之伸縮等；屬於商品本身的，則為供求關係之變易。目前日本物價的上漲，這兩個原因都有。關於通貨方面的，就是我們上述財政預算擴大後招致通貨膨脹的後果，引起物價之騰貴；屬於商品本身的，則因日本的物資本來感到不夠，對華侵略戰爭爆發以後，大部份原料與日用品都受到政府嚴格的統制，也就是一切國內的物資，在作戰第一的口號下，統歸國家獨佔下來，這樣民間的物資不足的狀況，自然格外厲害，而物價上漲的趨勢，自然更不可抑止了。

下面是日本銀行發表的日本批發物價指數與各國的比較：

年 度	日本(日銀)	英國(經濟學者雜誌)	美國(勞工部)
一九三七	二三八	八二·六	八六·三
一九三八	二五二	七二·四	七八·六
一九三九	二七八	七二·二	七七·一
一九四〇	三一六	九一·九	七九·四

日本以一九〇〇年爲一〇〇，英國以一九二七年爲一〇〇，美國以一九二六年爲一〇〇

上表中所引的日銀調查指數，實際上是靠不住的，因爲這是根據日本的官方價格。戰爭三年來在政府當局嚴格統制下，日本的民衆簡直已經失去了生活上必需消費的自由，政府一方面限制人民的消費，一面且用公定價格的方法來壓制物價的上漲。不知物價上漲是一種表面現象，正跟一個病人的發高熱相同，如果要使病者不發熱，至少是應該知道怎樣來醫治病源，可是日本政府呢，一面明明知道，國內物價上漲完全是自己一手招致，一面還用強硬的方法來禁止表面上的物價高漲，並沒有想法怎樣來疏通物資。(實際這是無辦法的事。)這有什麼用呢？在物資缺乏下，政府的公定價格，固然依然有，一方面民衆既不能以一定價格向政府自由獲得物資的供應，另一方面自有人肯付給更高的代價來獲得物資，所以凡是在政府統制範圍內的物品，都發生了暗市，這一種暗市自然是犯法的，日本還僱有經濟警察，專門管理經濟上犯法情形。但是因爲暗市買賣，買者一方面既因爲無法獲得物資顯出較高的代價，賣者比公定

的市場可以獲得更多的價格，他爲什麼要拒絕買賣兩方面既然都心悅誠服，經濟警察有什麼用呢？因此所謂公定價格者，不過是日本政府管理物價政策的一個軀殼而已，其公布的物價，也只是一個軀殼的指表，是靠不住的！

本年二月的日本經濟學者雜誌上，曾經登載日本部份商品市場的公定價格與暗市高下懸殊情形。如鐵一噸，公定價爲二百圓，而暗市爲四百圓；水泥一袋，公定價爲一圓三錢五，暗市爲三圓五錢；木柴十五基羅，公定價爲一圓三錢，暗市則爲三圓五錢。在上述的幾種商品中，都指出日本暗市中的物價，即民間的公開買賣，亦即實際買賣，都比公定價高漲到一倍乃至三四倍不等。因此，如果我們要觀察日本的物價指數，至少非照官方的統計加上幾倍不可。

話是說遠了，現在仍拿上述表中英美兩國跟日本的物價比較觀察。先拿英美物價指數來說，在一九三八年，的物價，有一個顯著的普遍低落趨勢，可是日本的物價却爲順序上漲。這種現象，一方面是說明在日本的絕對管理經濟政策下，一切物價的波動，與外國隔絕，失去其自由的變動；另一方面是說明日本這一時期物價的上漲趨勢，不僅物價指數上所看到的順序上漲程度，而是應該將各國物價低落的程度計算在內。換句話說，各國物價低落的趨勢，並不足抵銷日本物價高漲的高潮，可以想見日本物價高漲的劇烈，與物資缺乏的一般。如果戰事延續下去，那末，因物資缺乏所引起的日本物價上漲的趨勢，自然將格外

激化。

現在我們更從貿易方面來觀察日本的物資缺乏情形。對華侵略戰以來，日本的全般經濟政策，都以擴充生產力爲目標，但因原料的不足，使一切計劃的實施都感覺困難。戰時的重要原料，如鐵、鋁、鎂、鉛、煤油等，都依賴着海外的輸入。即以和平工業部門的紡織工業而論，其主要原料的棉花，也還是靠着美國的供給。日本的財政當局，也自己知道物資缺乏的根本病態，所以對於和平工業，採用了連係制，即一切原料的輸入，限於用之於出口貨之製造者。例如，輸入牛脂的數量，不能超過肥皂的輸出百分之三十五。此項辦法，是在限制人民的消費，以最大的可能力量支持侵略戰，同時求國際貿易上出入之平衡。在國內物資的供求情形論，自然是只有加重民衆的痛苦，但是站在日本平衡貿易的目標論，則此項計劃，實在對日本的戰時入超問題，不能不說有若干分之幫助。

四年來日本輸出入統計(單位百萬日圓)

年 別	輸 出	輸 入	出超或入超
一九三七	三、一七五	三、七八三	入六〇七
一九三八	二、六九〇	二、六六三	出二六
一九三九	三、五七六	二、九一八	出六五九
一九四〇(三月)	八五三	九〇八	入五五

在上述表中，我們看出日本的對外貿易，在初步統制外匯的一九三七年，因為對外一切物資需要的擴大，入超額達六萬萬圓，但在一九三八年以後，因為履行統制貿易政策之後，入超逐漸消滅，貿易漸趨平衡，到了一九三九年，則對外貿易復從入超一變而為出超。這在管理貿易的目標單方面言，是收效的，至於對於日本民眾呢，則顯然是爭到更進一層的剝削了。

可是實際上這種貿易情形還不足引為日本貿易之樂觀所在，因為日本之出超，主要是對所謂「日圓集團」的國家，日本實際上沒有什麼收入，日本對外貿易之最有利狀態，是能够在貿易上獲得較多之英鎊與美元，再把這項所得向國外購買軍需原料。不幸它的出超是對「日圓集團」國家，所以其結果等於收入日圓，說得明白一點，等於國內的出超，這有什麼益處呢？

下面一張表中，指出一九三九年日本對外貿易的出入超情形：（單位千圓）

國別	由日輸出	輸入日本
中國	四五五、四七九	二一五、六六二
滿洲國	五三五、六八一	四〇五、五六一
歐洲	二三七、三八一	三〇七、九一七
北美	四三、六五七	一、二八、四一五
中美		三、四八一
南美	六七、一一一	一一五、七三〇

這裏主要各地的日本貿易，只有對中國與非洲是出超，此外都是入超。便知中國方面的貿易，實際僅是「華中」與「華北」的部份被佔據區，日本的出超，其收入僅僅是自己濫發的日圓鈔票，而且日本對被佔據區還須有資本輸出，從整個國際收支上說來，日本此種貿易情形，是不利的。

一方面國內物資缺乏非常厲害，另一方面對所謂「日圓集團」的市場，也發生了絕對的矛盾效果。因為日本如果放棄了這部份的輸出貿易，則未免跟其平日所揭櫫的「獨佔市場」政策相違反；如果仍維持這部份的貿易呢，則日本一方面是竭盡所有向歐洲去輸入原料，而另一方面則輸出方面沒有實際收穫；國內的物資缺乏狀態更嚴重了，對外的負擔也更嚴重了，這也是目前日本經濟中「泥足」之一部。此外附帶要證明的，日本為救濟國內物資缺乏的恐慌，曾經一時風行所謂代用品制，即用科學方法來代替缺乏的物資。但這種制度在理論上雖然可能，實際上在缺乏資源的日本，也感到不可能。第一是日本的工業技術程度太差，因此縱使有代用品制，照成本計算，也不一定有怎樣便宜。第二是日本本質上是缺乏資源的國家，代用品也是要用原料作成的，有了這個便沒有了那個，那裏對事實會有什麼裨補呢？

四 交相煎迫下的大眾生活

在上述各節上，我們看見了日本的財力與物力缺乏程度。財力的缺乏，濫發公債與紙幣，固然是直接掠奪人民的力量，尤其是勞苦大眾的血汗，而物力的缺乏，則等於限制了人民的日常生活。日本作戰三年來，軍需工業家與資本家，都賺了不少的錢，而大眾的財力，在高物價、高租稅的重壓下，所有的積蓄，與平日的工資，全裝到軍需工業家的腰包裏去了。而軍需工業家呢，雖然也是感覺到租稅奇重與生活的高漲，但他們的利潤所得，却足以克服此種困難而有餘。日本作戰愈久，站在軍閥背面的財閥，搜括的機會，愈益加多，而日本的大眾，則由普遍的貧窮，進到飢餓線上，這便是日本侵略戰的真實情形。

在下表中，指出日本一般生活苦痛情形（日銀調查）

年 度	零售物價指數		生計費指數		實質工資	定額工資
	工	人	薪	水階級		
一九三八	二〇〇	一一〇・一	一〇九・五	一〇五・六	八五・四	
一九三九	二二四	一一一・二	一一九・九	一一八・六	九三・三	
一九四〇（一月）	二四七	一三三・三	一三一・二	一三〇・一	九九・三	

這個表，物價方面是不大靠得住的，只有工資方面的計算或者較近實際。然而即在這張表上，已經指出日本的零售物價指數在三年來已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生計費增加百分之十二，而實質工資不過增加到百分之十一而已。依一般情形言，工資收入的增加，常在物價高漲趨勢之後，何況日本民衆的生活費支

出並不依公定物價爲標準，而是以暗市爲標準的呢！然則日本勞苦大眾此種過大的生計負擔轉到那裏去了呢？告訴你，一部份是到了軍火商的腰包裏，一部份則代軍部買火藥在中國消耗了！

此種勞苦大眾的惡化生活，以後還須依下列情形更加激化：

(一) 財政的負擔 財政上的支出愈大，不論是濫發公債與紙幣，也不論是加重了租稅率，直接間接都爲生活費用之加大。

(二) 物資統制的強化 日本物資愈困難，則統制物資的政策必更加嚴密，如此則在負債生活下的勞苦大眾，初步是由一般生活降到劣等生活，最後則沒有方法獲得任何物資。

這兩個原因，日本戰爭一年，只有激化一年，把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供少數人的犧牲，在眼前，此種情形已經非常顯著了！

五 結論

日本對華侵略戰已經進入到第四年，在各種經濟現象上，日本顯已陷到極深的泥淖中，而下列各點，尤爲日本最感覺嚴重者。

第一，就是本文所述的物力財力的恐慌。日本在蘆變爆發的時候，他們沒有估量到中國的上下一致團結的力量，也沒有想到中國的團結力量竟能支持到三年之久，而仍不動其主要的抗戰力。日本目前支持戰事的方法，是竭力搜括國內的勞力與物資，來作孤注一擲，可是從財政上看出，確實日本已被迫走到惡性通貨膨脹路上。此種方法，在目前雖能够救濟一時財政上的匱乏，却已為將來財政崩潰埋下了一個種子。只算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日本應發的公債已積到一百億左右，而日本全國國民的收入只有二百五十億左右，因此，日本要把此種公債銷完，日本的全般民衆，除非在三個月中中止生活，才可以把老債還清。實際上在中國長期抗戰的條件下，日本既沒有休息的機會，國力消耗自然將格外加甚。眼前我們知道，到目前為止，即使日本趕快把侵略戰爭停止，日本此種戰事負擔，已到達每個人全部收入四分之一，的負債，時期愈久，則此種負債的限度是不可想像的。紙幣究竟是紙做的，日本的國力究竟是有限的，日本民衆被剝削的餘地也究竟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們即使不說日本要立刻崩潰下來，然而日本的整個經濟，耗損到這個地位，而還想用顯武來滿足其野心，這是決不可能的事，除非整個中國立即投降了。

第二，日本既沒有財力與物力，可是三年以來，日本確實已佔據了不少中國的交通點線，中國是地大物博的，日本不是在佔據區內有所裨補呢？裨補自然是有的，但日本的收穫，實遠不及其消耗的。從物資方面的搜括來說，在上面貿易一節中，已指出日本對中國是出超，用原料向中國換原料，算下來還要

日本。至於金融方面的掠奪，日本雖然發了不少的偽票，但是也有偽組織與所謂「開發」「合作」的負擔，所獲得即使不是沒有，也是很有限的。可是，這究竟不是原則上推翻了日本的「以戰養戰」的理論，日本的「以戰養戰」的理論，原則上沒有錯，但在中國一致團結的目標下，則此種理論即無從實現。我們一方面要牽制日本，一方面要在每一佔據區的附近發動起廣大的游擊經濟戰來，肅清一切投降者背國求「榮」者的一切活動，如果能夠堅持這一點，則日本在這一方面的野心，在過去我們是成功的，將來我們還是成功的！

第三，日本在國內，在佔據區，既沒有方法解決物力財力的恐慌，在國外是否可能呢？抗戰三年以來，無疑地已把國際間整個局勢轉移了。現在日本物資倚重最甚的是美國，而有力量足以幫助日本的也惟有美國。歐戰擴大了以後，因了法國的失利，日本在遠東的野心也格外顯著了，美國本來對日本的物資幫助，也還限於黃金與物料的交換，今後縱使日美外交關係一點沒有變更，然而日本沒有黃金，沒有物料，能用什麼向美國交換軍需呢？所以這一個問題的關鍵，仍在日本本身的經濟力量上。

總之，中國對日本抗戰四年以來，已把日本驅到最深的泥沼中去。整整三年來戰場上的經驗，告訴我們抗戰理論是正確的，日本的經濟力量，確是一天潰敗下來了，只要我們團結一致，永遠堅強地抗戰，不妥協，不屈服，那末，以日本國體的脆弱，我們經濟上勝利的把握，以這三年來的經驗，已經可以確定下來了！

外交篇

一 三年來日本外交政策始終以解決「中國事變」爲目標

日本帝國的建立，是一段對內壓迫與剝削，對外征服與掠奪的過程。在半封建的日本軍閥看來，一個大帝國的意義，等於數量衆多的軍事殖民地。日本在「滿」特務機關首領曾對日本的闊綽作者范士柏這樣說：

「東亞全部是我們的勢力範圍，必須落在我們控制之下。朝鮮、滿洲、蒙古和不久以後的中國，以及遠至伊爾庫次克的西伯利亞，都可以形成一個單一的帝國，即我們大皇帝所統治的日本帝國；這唯一的皇帝之所以能夠稱爲天皇，因爲他是天照大神的後裔，而日本人則都是神明的子孫，這不過是神明交付我國國民的任務程序的一部份。其第二階段則要求着征服印度和太平洋的一切島嶼，還有遠及烏拉爾區域的西伯利亞。」

這些就是「神明的子孫」的幻夢。要實現這一夢境，首先就必須征服中國。因為征服了中國，對外等於排斥了遠東的帝國主義列強，包圍了蘇聯，並獲得一個富有人力與物質等資源的巨大國家，以作為牠未來的軍事征服的根據地，而對內則加強了日本軍人對自國政府與人民的控制，從而使他們獲得一個進入完全軍事法西斯的橋樑。

日本軍閥這一野心計劃的第一部份，在三年來的侵華戰爭中，已充分表現了出來。他不唯以軍事的優勢來消滅獨立的中國，同時，還在其侵略過程中，以軍事的干涉配合金融的干涉，來排斥各帝國主義列強的在華利益，使中國由英美法日的財政資本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獨佔的完全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遠東霸權的競賽中，不但企圖掠奪中國的土地，而且還企圖掙折多年來與牠衝突的各個敵手，以顛覆他們在遠東的霸權。所以日本的侵華戰爭，一方面是日本與半殖民地的中國的衝突，另一方面，又是日本與各個帝國主義列強的劇烈鬥爭。

關於這一點，日本國立重要經濟機關東京商工會議所，在其所出版的日本與列強在華經濟利益的衝突一書中，就有坦白的說明：

「第一，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的內容，與日本資本在中國市場的活動，有許多地方積不相容：……近年來日本和中國民族運動的方向，起了正面的衝突，這是中日事變無法避免的一個原因。」

『第二，中日衝突決不是單純的中日衝突，牠是由列強利害的尖銳對立所引起的。在中國市場上，國際資本深刻的鬥爭，是周知的事實。……最近，尤其是一九三一年東北事變以後，日本在中國市場的飛躍的發展，使滿洲變為日本獨佔的市場。被逐出的列國資本，受到極度的威脅，乃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列強恐怕日本資本再進一步在華北，在整個中國建立像滿洲那樣的優勢地位，於是列國資本，感到有樹立對策，以對付日本獨佔整個中國市場的必要。』

但除開因日本企圖獨佔整個中國而起的帝國主義陣營間的矛盾之外，日本侵華的行動，又進一步加強了日本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的敵對。正如上引日本在「滿」特務人員的談話一樣，日本軍閥無時不企圖佔有西伯利亞，而華北與內蒙的佔據，又使日本深入了蘇聯的後方，形成了戰略上外線包圍的優勢地位。蘇聯對這種變化，決不能熟視無睹，不加預防。同時又因日本的侵華戰爭，總「反共」「防共」為地的偽裝，在軍事上會有一年多不斷進行邊境挑釁，特別是張鼓峯與諾蒙亨二次敵對行動，使日蘇的關係更加惡化。

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自從日本軍閥開始侵華以來，牠在外交上的主要任務，就是應付如下三個主要的問題：即第一牠與遠東有關的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第二牠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敵對；第三牠與半殖民地的中國的衝突。假如牠不能順利地打破這外交上的僵局，那麼侵華戰爭就決沒有獲勝的可能。

正如衆所周知，日本軍閥在軍事前線上是失敗了，侵華戰爭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中日雙方已陷於相持的形勢；在國內前線上，日本經濟機權的瀕於崩潰，日本政治機構的動蕩不定，民衆的厭戰消極與動搖，都達到有史以來所未有的程度；同樣，在外交前線上，牠也沒有可以自豪的收穫。牠和蘇聯與中國的對立只有加深，縱然帝國主義國家本身的妥協性和反動性，會使他略有收穫（如英日與法日關係），但基本的矛盾却依然沒有解消，特別是牠與遠東重要帝國主義列強之一的美國的關係，始終沒有改善。日本今日與歐美列強的外交，實際上等於下賭，終極是否能夠成功，是絲毫沒有把握的。

一般地說，日本的外交政策，始終追求着一個目標：那就是迅速解決「中國事變」；但牠的方式，却因客觀形勢的變化，而時時變動。如果我們機械地加以劃分的話，那麼，在「七七」事變至武漢陷落是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中，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主要外交目標，是標榜反蘇，分離英美，壓迫各有關列強採取「中立」的和「不干涉」的政策。由武漢陷落到歐戰爆發，是第二個時期，牠的主要目標，是在標榜反蘇和加強日德的關係中，壓迫有關列強，與日本合作，用慕尼黑的路線早日結束中國事變。第三個時期則在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簽訂後到本年五月西線戰事爆發，牠的主要目標是改善日蘇日美關係，即以親蘇聯蘇來威脅美國並緩和日蘇間的敵對，同時又企圖利用英法壓迫中國政府，結束其侵華的戰爭。最後的一個時期，現在方才開始。由於德國在西線的勝利，日本軍閥的掠奪慾大為增強，牠正企圖穩定日蘇關係，勾結

德義與西班牙，乘英國之危，法國之敗，和美國之懼，以排棄英法，在遠東的全部權益，並孤立中國，使中國政府接受牠的和議。

現在，讓我們分別將四個時期加以簡略的說明。

二 第一期——自「七七」事變至武漢陷落

當日本於一九三七年發動侵華的時候，牠對於一九三一年侵入滿洲時的經驗，是特別重視的。牠曉得，要叫有關列強默認和不干涉日本的侵略行爲，必須採取反蘇的姿勢。「一九一八」事變後，英國之所以不願與美國合作，共同維護九國公約，就是有意成全日本軍閥的反蘇抱負，給牠一個反蘇的軍事根據地，正如反動的張伯倫政府，把捷克和奧地利給予希特勒，作爲他東進的軍事根據地一樣。遠東兩個最有發言權的國家——英國與美國——既不能和衷合作，已使日本用不着害怕有關各國的制裁；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政府，在親英反蘇的政策之下，也採取了不抵抗政策，對外完全信賴國聯（也就是完全信賴英法），對內則標榜「攘外必先安內」，又使日本用不着害怕會在中國境內遭遇軍事的抗拒。日本軍閥就在這萬難的反共幌子之下，終於若無其事地佔有了整個的滿洲，無疑地，這是日本外交的巨大勝利。但這

不是對蘇聯的勝利，而是對中國與資本主義列強的勝利。

日本這一「傑作」，不論在對華的侵略上，或在對列強利益的掠奪上，都只是一個開頭。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牠又和德國訂立了防共協定，這是個國際性的敲詐，在日本方面，牠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爆發的侵華戰爭的先聲。直到諾蒙亨戰事結束為止，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無時不表現出對這協定的忠誠，除在滿洲邊境配置重兵之外，牠又命令侵入華北的日軍，直向內蒙緩察疾進。不用說，這是日本軍閥非常狡猾的外交把戲，他們利用這反蘇的姿勢，來勸告英美法等國，繼續採取「中立的」和「不干涉」的政策，同時也警告他們，如果反對日本，援助中國，那就等於放任蘇聯勢力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的擴張。在這裏必須指出的，就是張伯倫和達拉第、羅斯福之流，對日本的反蘇決心，顯然是完全信任的，否則他們決不願意日本得寸進尺地毀奪他們本身的在華利益。

自然，日本軍閥曉得，要用反蘇的姿勢，來無限度地排斥資本主義列強的利益是不可能的。牠必須採取進一步的策略，使牠未來的侵略行為獲得較大的自由。侵華戰事爆發之後，日本外交政策顯然懷着一個目標：那就是以各個擊破的方法，破壞遠東有關列強的反日聯合。日本為着達到這一目的，一方面反蘇，並阻止英、法與蘇聯的接近，另一方面，則利用英、美的衝突來分離英、美。牠首先以摧殘英國的在華利益來壓迫英國，使他與日本妥協，同時又以反共反蘇的宣傳和行動（如黑龍江砲擊蘇聯砲臺）來滿足反

動的大英帝國的「自然願望」與其懼怕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心理。由於大英帝國的保守性妥協性與反動性，由於牠在遠東擁有巨大的利益，由於牠當時在歐洲的外交政策（即扶植希特拉，煽動德國的東進）以及牠對中國抗戰的過低估價，反動的英國也樂意與日本取得妥協，使牠在華中、華南的利益獲得保障。由於英日的妥協，日本終於打擊了美國。太平洋上三個強大國家——英美和蘇聯——以及抗戰中的中國，也由於英日的屈服而各陷於孤立的地位。在這一點上，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勝利的。太平洋的集體安全制度還沒有冒出嫩芽，便被日本軍閥的鐵蹄踐碎了。「七七」之後，美國的態度表現得非常消極，牠所採取的對策，是撤退在華美僑，禁止美輪運載軍火至中日兩國，連大使詹森也在日機轟炸中離開南京，躲到「呂宋」號砲艦上。只有蘇聯採取沉着應變的態度，牠一面與中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在精神上給中國以極大的聲援，一面積極加強遠東防務，以物資援助中國並監視日軍的全部行動。

日本這些計劃的中心目的，是分散列強力量，迫使他們對牠的侵華行動，採取「中立」的和「不干涉」的政策。在「八一三」之後，英國在華外交當局，會竭力向中日雙方活動，企圖把戰爭局限於華北，俾結束上海附近的戰爭。英國的和平活動，雖然全歸失敗，連許閣森的性命幾乎也被犧牲。日本軍閥當時所需要的，並不是和平，因為他們對華的要求是成立傀儡政府，華北五省獨立，締結反共同盟，中日經濟合作等，這些不惟中國政府所不能接受，即英國也不會同意，只有憑藉軍事的干涉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因此，日本當時

所需要的，乃是交戰國的實際權利，而這種權利，只有在有關各國採取「中立」的和「不干涉」的政策時，才能獲得，正如反動的弗朗哥政府，在英法的「不干涉」政策之下，獲得其實際上的交戰國的權利一樣。

日本對國際聯盟和九國公約等的認識，老實說，要比中國國內那些條約神聖主義者明白得多。牠獲得所謂條約云云，只是強國加諸弱國的束縛，在強國本身，並未負有履行的義務。只要英法美等國採取「中立」的立場，這些盟約與條約，實際上就等於廢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和一九三八年一月的國聯會議與九國公約簽字國在不魯捨爾的會議，在日本的威脅，德義直接對日的支持和英國間接對日的援助之下，結果一無成就。但同時，日本的「和平封鎖」却已由秦皇島延長至海南島，阻斷了中國整個對外的海上交通，並徹底摧毀了有關各國在中國沿海一帶的自由貿易。英法對日本這一海盜行動，依然熟視無睹，中國被侵略的形勢雖很分明，但始終不能叫有關的帝國主義列強改善其「中立」的態度。

這裏我們應當指出：英法的所謂「不干涉政策」，實際上等於援助日本，他們的所謂「中立」，實際上是放棄條約義務，縱容侵略。美日英日相互間的關係，在形式上雖有若干不同，但本質上卻沒有什麼差別。英國政治上經濟上對日的讓步雖多（如海關協定的簽訂），但在侵略物資的供應上，美國對日的援助要比英國來得大，在外交的舞台上，美國的姿態看起來似乎要比英國漂亮，但日本的外交政策是現

實主義的，只要牠在實際上獲得利益，牠並不很計較表面的激昂態度，甚至他還可以採取比較客氣的態度應付美國。這一點充分表現在轟炸美國潘南號與砲轟蘇湖英砲艦兩事件的解決方式上。日本外交不願意在表面上多樹立一個敵人——美國——但牠對英美利益的排除都是一樣的。

在這一時期內，日本外交政策的另一方面是加強牠與德義的聯繫。德國除拒絕二十三國委員會解決中日事端的邀請，和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外，還公然承認偽滿，並與之成立交換信用協定，一九三八年五月，希特拉又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及駐華大使。義國方面也一樣支持日本，在九國公約會議上，義國代表實際上日本的代言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墨索里尼正式承認偽滿，不久又派遣訪日使節團，並成立日義「滿」三國貿易協定。這三個「反共好漢」在一九三七、三八、及三九年初是密切合作互為呼應的。就剝奪英法在遠東利益而論，日德義三國的合作，的確發生了不小的作用。

當一九三八年夏間捷克問題非常緊張，德國正對英法大肆敲詐的時候，日本為援助德國和表現其反共的忠誠起見，終於決定繼潭春事件和一連串邊境衝突之後，來一次更大的挑釁，這就是張鼓峯的衝突。自然，促成張鼓峯事變的原因，並不如上述的簡單，日本軍閥一向認為「日蘇是宿命的對立」（荒木大將語），為着準備未來的反蘇戰爭，他們還企圖借張鼓峯的挑釁，來試探蘇聯護土的決心和實力。又當侵華戰事日見拖長，日本民衆大感失望的時候，大規模的日蘇衝突，也可以轉移國內外人們的視線。就在

這些條件下，日本反蘇政策發展到最高點，而形成了這名不虛實的邊境衝突。不用說，日本此舉的失敗，業已盡人皆知，結果他不得不急忙請求息戰。這是「七七」之後，日本在外交上第一次的失利，從而降低了牠的「反共」的威信。

總括說來，在這一時期內，日本外交政策既不能使中國屈服，又碰了蘇聯的釘子，只有在威脅敲詐和利用資本主義列強這一方面，獲得了成功。換句話說，日本對華和對蘇是失敗的，但對英、美、法却是勝利的，各個縱容侵略的國家，已第一次「自食其果」了。

三 第二期——自武漢陷落至歐戰爆發

在日軍侵佔武漢到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這一時期中，日本的外交活動，已沒有第一時期那樣的順利了。

第一，是帝國主義陣營間相互矛盾的加深。日本在佔領武漢之後不久，即宣言必須修改九國公約，俾日本得在東亞建立「新秩序」，實際上這等於宣布日本是東亞的主人，歐美各帝國主義國家必須退出中國，特別是日本海軍佔領南羣島和海南島之後，英、美、法所受的威脅，更加分明。這些「民主」國家的

「中立」，顯然已擴大了日本的侵略胃口，打擊了他們自身的利益。爲着挽救這種悲慘的命運，英美開始有限度地援助中國，即以共計數千萬美元的貸款給予中國，俾穩定中國抗戰的決心，並加強其抗戰的實力。英美的真正目的，乃是反對日本獨佔整個中國市場，日本軍閥對他們的用意是雪亮的。同時美國方面已多少擺脫了英國的束縛，採取了比較獨立的遠東政策，中國的抗戰又表現得異常堅決（如汪精衛之被排除），所有這些，也多少影響了英法的態度。於是美英法就採取比較一致的行動，例如第一共同要求日本開放長江；第二，共同反對撕毀九國公約；第三，共同反對改變上海現狀，並一致派兵在鼓浪嶼登陸。這時候，美國的強硬態度，成爲英法行動的脊梁。帝國主義陣營間相互矛盾的加強，使日本的外交，一度陷入狼狽的局面。

第二，是侵華戰爭的久延不決。日本因無法獲得決定的勝利，充分暴露了牠的弱點。牠的對華政策，已由武力的征服（即「打至中國屈膝」）變爲爭取「中日合作」，共同「建立東亞新秩序」。近衛宣言的發表，就是這新階段的開始。因此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務，乃是如何運用國際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以結束中日「事變」。但中國的堅強抗戰，使日本的外交陰謀沒有實現的可能。

第三，是日蘇矛盾的增強。日本在張鼓峯事件之後，雖然發覺牠自身的無數弱點，和蘇聯遠東紅軍的決心與實力，都極堅強，但日本軍閥本身的反蘇慾望，日本與德的聯帶關係，以及爲轉移資本主義列強

的公線與滅弱其對日的壓迫起見，使牠與蘇聯的矛盾無法緩和，終至爆發了一九三九年五月的諾蒙亨衝突。

在這一時期中，日本外交的主要目標，是確定牠在北的侵略成果，並懲息和驅迫國際的妥協勢力，共同結束中日事變。爲實現這一計劃，牠同時採取各種手段：如製造諾蒙亨邊境衝突，高唱日德議成立軍事同盟，壓迫英國（如發動反英運動，封鎖天津英法租界）對美採取友好姿勢（例如日本軍閥擇定天津爲反英根據地，即含有對美妥協的意味。）當天津租界開始被封鎖的時候，遠東慕尼黑會議的呼聲也逐漸高昂。克萊琪與有田的談判，實際上就是準備給這會議鋪好一條道路。

然而日本在這時候，遇到了三個重要的阻力：第一，是中國的堅持抗戰，使日本的和平希望和張伯倫的緩靖政策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武漢失陷後日軍攻勢的停頓，和中國自信的提高，使國內「和平」勢力陷於銷匿和潛伏的狀態。這是日本所受第一個打擊。

第二，蘇聯態度的沉着和堅定，使日本的困難更爲增加。漁業談判的遷延，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和海蘭泡等地日本領事館的強迫封閉以及以保衛蘇聯邊境同樣的決心保護蒙邊，使關東軍在諾蒙亨受到巨大的打擊。日本企圖以邊境挑釁來轉移資本主義列強的眼光，結果反而降低了牠的威望，暴露了他的弱點，提高了蘇聯的地位。

第三，是美國的阻力。華盛頓當局是希望解決中日戰爭的，但牠不願意由英國來領導或發起這一和議，因為英日共同的行動，必然排斥了美國的利益，危害了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羅斯福所要求的是以九國公約會議的方式（即即確定美國的領導地位），而不是慕尼黑會議的方式。當有田克萊琪協定剛剛公佈之後，美國立刻宣佈廢棄美日通商航海條約。華盛頓有意借這行動來打消英國妥協行動的影響，和表明維維維護東權益的決心。美國這種堅強立場，使遠東的慕尼黑路線受到第三個打擊。

此外，在這一時期內，日本本身的外交路線，已發生了頗大的紛歧。日本的所謂「溫和派」鑒於本國軍事機構對英美荷等的倚賴性極大（由上列三國所輸入的軍需原料，約佔全部輸入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德所能供給日本的物資，却微乎其微，同時在金融方面，日本如不能得到美英的援助，簡直無法開拓佔領區的富源。溫和派的主張，在美日商約宣佈廢止之後，似乎更加有力。但另一方面，「革新派」却要求與德成立軍事同盟，把英美法的遠東利益掃數加以清除。前一派代表輕工業和輸出業的資本家集團，後者則代表軍需工業等財閥。但日本外交當局却利用這兩種不同的主張（實際上，這兩派在本質上並無什麼分別，都要求獨佔中國，排除列強在華的權益，只在手段上有緩急的不同），來威脅英美拉攏德，企圖使日本處於八面玲瓏的地位。這種外交政策的弱點正如陸軍中將志歧守治在文瀾春秋座談會所說的一樣：

『我不諳外交，但牠大體上與戰爭沒有什麼不同吧！四面八方皆想討好，結果終是弄不好的。接近某方面，結成一個集團，是現世界的大勢。長袖善舞，四面討好，不適於現在的潮流。』（見文藝春秋第十七卷第三號）

衆議院議員齋田均，在同一座談會中，也指出：『我以為日本的現狀，四面八方都是不利的。』在這里，我們應當指出的，是日本外交之所以四面八方全都不利，其主要，並非由於外交路線的紛歧，而是由於日本實力的削弱和國際地位的低落。此時德義與日本關係之所以漸見平淡，並非是德義厭惡日本，而是日本對英美的倚賴性，對華的長期抗戰，對本身薄弱的實力的自覺等，使他不致公然親近德義而採取更見穩重的外交政策，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中國事變」的解決上面。

上面四點，多少說明了第二時期日本外交難以展開的原因，在對華對蘇兩方面來說，日本外交不唯毫無收穫，反而日見狼狽，特別是諾蒙亨衝突更給予日本以非常殘酷的教訓。無論如何，這位「反共英雄」已在紅軍之「雙倍還擊」之下屈服了。再就對美而論，日本雖然繼續獲得美國物資的供給，但兩方的矛盾却日見加深。只有反動的英國政府，可恥地放棄其「中立」的立場，公然進一步地承認日軍在華的作戰權利，（有田克萊琪協定）並連誘帶騙的迫使中國與日本講和。然而張伯倫政府對日本的幫助，決不能抵消日本軍閥所遇的困難。「和平」的希望依然十分渺渺，而該國的困難反而日見增加，於是日本外

交不久終於進入一個非常悲慘的局面。

四 第三期——自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簽訂至本年 五月西線戰事之激化

自從日本立國以來，牠在外交上所受的打擊，連德俄兩國干涉遠遼包括在內，恐怕沒有比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的成立，更爲重大的了！當日本士兵正在蒙古邊境荒原上爲「反共」而戰，企圖給納粹德國以實質的幫助的時候，諾察亨戰事恰在英法蘇進行互助公約談判時發生，至少含有警告英法，誇示反共協定，從而聲援德義的作用，希特拉却悄悄地踢開了日本，撕毀了反共公約，而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這協定的宣布在日本的外交界，猶如平地一聲雷，把他們的一切原則、方案和計劃完全推翻。日本的外交家，至此完全迷失在荒涼的森林里，不曉得何去何從。

老實說，希特拉這驚人的舉動，決不是偶然的。第一，他認清了蘇聯的強大，明白所謂「反共」云云，只能作爲敲詐的工具，當敲詐已失效而非憑藉武力來解決不可時，他就必須收起反共，掉轉頭來與英法清算舊賬；同時強大的蘇聯的中立，將使德國在西進時無後顧之憂。第二，他認清了日本的實際狀況，知道日

本不會成爲他的同盟，而且牠也並不很需要這個力量日衰的盟國，蘇聯的中立，足以抵消蘇俄反共公約的損失而有餘。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的成立，不唯打擊了英法，更打擊了日本。

在這里，我們有補敘日德意三國商訂軍事同盟經過的必要。遠自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即與德國參謀本部進行秘密會商。直到同年十一月，一切的談判據說都已就緒，日本東顧使節，在巴黎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日德同盟的呼聲是高昂的，但如後來的事實所昭示，主張與德義結盟的大島浩（駐德大使）和白島敏夫（駐義大使）等的要求，並沒有實現。日本當局的穩重態度，終於壓抑了一切的冒險行爲。一九三九年春間，日本議會秘密會議中，對外交問題（主要就是決定日本與德義兩國的關係的問題）曾有過強烈的辯論，當時前駐美大使出淵等，都公開反對與德義訂盟的主張。自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到六月初旬止，日本曾舉行過六十幾次的五相會議，結果僅通過一個非常空洞的外交原則：「強化軸心外交。」平沼的表示也是一樣模稜的：「日本既不屬於極權國家集團，也不屬於民主國家集團。」這已表明了日本的態度。上面我們已指出過，日本這種畏縮躊躇的態度，主要是由於日本力量的衰弱，而結果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摔了一個大交，日德義的「軸心」，至此完全粉粹。平沼也就被迫下台。

當阿部上臺之後，日本外交政策驟然起了重大的變化。過去所深持的五大外交原則——親美排英拒蘇聯德義異亞——已不能不加部份的修正。爲着適應新的局勢，日本新的外交路向，大略是這樣的：首

先向聲明不參加歐戰，利用「中立」的地位來敲詐和壓迫英法；第二，改善日蘇邦交；第三調整日美關係；第四，加強與德義的聯絡；第五，迅速結束中國事變。

在這一時期內，日本外交界出現了一種空前的可驚的現象，那就是改善日蘇邦交的主張與聯蘇論的抬頭。日本經過張鼓峯和諾蒙亨兩次教訓以後，已認識了蘇聯衛土的決心和實力。這就是說，不管是爲着外交的需要或是由於反蘇的情緒，進行邊境挑釁，乃是非常虧本的事情，不如趁早與蘇聯成立諒解。其次，這種親蘇的姿勢不唯可以避免日蘇進一步的磨擦，還可以作爲要脅美國的本錢，因爲美國之害怕日蘇接近，乃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主張廢除美日商約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范登堡，曾向朝日新聞的華盛頓記者發表談話，斷言日蘇如締結不侵犯協定，禁運軍火赴日的法案，就可以通過和付之實施。同樣，美國遼東政策在挑撥日蘇的敵對上，也跟范登堡的談話一樣的露骨。

唯其可此，日本以聯蘇來威脅美國，以促其讓步的政策，定必獲得相當的成功。本年一月美日商約失效之後，美國始終以最惠國待遇給予日本，就是一個極好的說明。另一方面，日本聯德義的和親蘇的傾向，也使英法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漢越路的禁運，華北英軍和長江英砲艦的撤退，都是英法與日進一步妥協的具體事實。反動的張伯倫政府和達拉第政府的駐華外交代表，還竭力代日本軍閥效犬馬之勞，誘勸軍閥與日講和息戰。但這些都沒有收效，中國軍民的堅持抗戰，再一次地摧毀了國際反動的妥協勢力策動

投降的企圖。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本年三月間的親日演講，雖然以屈辱作爲光榮，公然宣言日英爲同一目的爲同建世界的秩序而作戰，但日本軍閥的和平夢想，依然沒有實現。

再度給予日本以打擊的，依然是蘇聯，日本國內的聯蘇論並不能改善日蘇間的關係，就對蘇聯而論，日本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是處於消極的，被動的和守勢的地位，蘇聯則與此相反，牠是積極的，主動的，和可能採取攻勢的。這些在外交上的作用，就使日本不能依照單方的願望，改善日蘇間的關係。蘇聯援華的原則是堅決的，日本決不能使之動搖，遠東紅軍的強大，就是蘇聯獨立的外交政策的最良保證。當日本軍閥繼續秉持日本的政權，並採取一貫的侵略政策的時候，蘇日關係決難有本質的改善。去年十一月日本駐瑞典公使松島，曾會同駐蘇大使東鄉，與莫洛托夫和米高揚進行過近三個月的談判，結果毫無收獲。日本官方輿論界認爲蘇聯堅強而執拗的態度，是對日本的侮辱，但牠還是無法打破對蘇的外交難關。同樣，在對華的關係上，日本至多只培植了汪精衛的漢奸政權，汪政權是沒有分毫實力的，儘管牠怎樣大賣力氣，高喊「和平」，「和平」依然不會在他的手中完成，中國軍民的抗戰決心，使日本軍閥心中的外交目標——結束中國事變——又歸失敗。

總括說來，在第三時期中，日本外交上的一些成就，依然是資本主義列強出賣中國利益和犧牲本身利益的結果。日美關係雖未惡化也未改善，只有蘇聯與中國的堅定態度，使日本的外交，始終不能跳出苦

境。但是無論如何，反動的英法的妥協，和美國的繼續接濟已使日本的侵華行動，得到了不少的幫助，這些乃是不用諱言的事實。

五 第四期——德國戰勝法國後到現在

隨着歐戰的擴大和德國在西歐的驚人勝利，日本的失望雖然加增，但牠的侵略野心却愈見擴大。在外交上，日本顯然已進入了新的路向。在本文執筆的時候，這趨向剛正在發展中，筆者只能作如下簡單的敘述：

第一：日本將竭力加強牠與德義的關係，爲着達到這一目的，目下所謂一黨運動正在抬頭。因爲國內體制如果不加刷新，日本的野蠻而冒險的外交，就缺少强有力的基礎。日本軍閥目下正打算由加強與德義的聯繫，以驅逐英美的利益退出遠東。同時爲着迅速結束中日戰爭，牠必然要用盡一切力量，壓迫英法兩國斷絕漢越與滇緬的交通。就三年來英國不斷出賣中國利益的無恥行爲看來，邱吉爾政府恐怕會答應日本的要求，貝當政府更不用說了。（最近白銀協定的成立，更可作爲一種佐證。）

第二：與蘇聯維持和平的關係，並使美國對日付出更大的代價。由於美國熱中歐洲的帝國主義戰爭，

牠之對日讓步，雖不會如英法之甚，事實上恐難避免。最近美國的遠東政策已表現得十分曖昧模糊，若干要人甚至還公開要求改善美日關係，顯示美日在最近已有獲得初步的妥協的可能。

第三：以更苛刻的條件結束侵華戰爭，同時又把荷印、香港、越南、緬甸以至海峽殖民地等視爲日本勢力範圍，在東亞門羅主義的托詞之下，分別加以控制或佔領。這就是說，與德義分工，共同瓜分英法的殖民帝國。

這三種傾向現在都在發展中，其主要關鍵乃在日本軍部能否更進一步地控制內閣。如果這控制獲得成功，這新的冒險的孤注一擲的外交政策的實現，恐怕是不能避免的了。這打擊無疑要落在美國和英法頭上，但我們還可以確信地說也只有與日本妥協從而損害中國的抗戰的，也只有英法這些資本主義列強。蘇聯戰後地位的空前提高，使牠在遠東更處於優勢。牠必然保持其援華的政策，並以沉着的態度注視遠東的一切變動。牠當然不會爲英法或美國火中取栗，但如果這些變動對蘇聯成爲一種威脅時，牠將無情地粉碎日本軍閥的陰謀。

由以上簡短的敘述，我們至少可以獲得如下簡單的結論。三年來日本的外交，在處理牠與資本主義列強的關係上，牠大半是勝利的，在對蘇和對華的關係上，却始終沒有成功，反而不斷受到打擊。每個中國

民衆，已因此可以看出，在中國的抗戰過程中，誰是中國真正的友人。主張親英親美的人們（最近又出現一個新的，正在醞釀中的傾向，有些要人已因德國的勝利而主張親德了。）顯然都是別有用心，結果只有把中國的抗戰帶入絕路。中山先生是個有遠見的革命家，牠的聯蘇政策的正確，已由三年來的事實加以新的證實。當我們檢討日本三年來的外交形勢之後，我們更痛感加強中蘇關係的重要，日本軍閥尙且認識蘇聯，忍受蘇聯給他的打擊，而亟亟講求改善日蘇的關係，我們是個被侵略的，蘇聯願意加以援助的，而且三年來事實上也接受蘇聯無數援助的國家，反而一面時刻不忘斥責誣蔑蘇聯，一面高唱親美的論調，這是多麼嚴重的錯誤呢？

六 三年來日本外交大事記

一 三年來日英外交事件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英國提議上海中立化案，保障歐美在上海的權益。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英大使許閣森自京至滬，被日機擊傷，英國當即提出通牒，要求道歉，處罰肇事者並保證以後不發生同樣事故。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英國駐日內瓦代表聲明中日事變，適用九國公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日軍擊沉英國停泊蕪湖之鐵艦兩艘，日本道歉，並賠償損失。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英國借款一千萬磅，設定中國法幣平衡資金。日本朝野表示反對。

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英國允許日本接收上海海關。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宇垣與克萊琪舉行談話，英國提示尊重權益問題，未得成果。

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克萊琪以強硬的措辭，表示反對日本對九國公約的處置。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克萊琪訪問有田，質問海南島事件。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六日英駐日大使克萊琪對鼓浪嶼問題向日政府提出抗議。十七日英、美、法陸戰隊在鼓浪嶼登陸。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日本實行封鎖天津、英、法租界，十六日英發表保護在華權益之聲明。廿六日克萊琪訪有田，因日軍封鎖天津租界，提議舉行東京談判，結果原則上英國政府一對目前在中國進展中之大規模戰鬥行為，承認爲現實之事態。一卒因怵於美國的嚴正的態度，未得最後的結論。

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日津、英租界引渡暗殺程錫康案有關係者四人。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上海、英海軍當局發表撤退英駐揚子江砲艦五艘。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日本野村外相通知英、美、法、德有開放南京下游一段長江及珠江之意。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英國軍艦搜查日輪淺間丸，二十二日日本向英提出嚴重抗議。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英外相以照會一件送達日本政府，表示英國政府對於淺間丸事件，願將逮捕之德人九名，予以釋放。淺間事件遂告一段落。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克萊琪會晤谷正之商討天津、白銀問題。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克萊琪在東京日英協會聚餐會中，發表演說，謂兩國彼此已漸覺以往敵

年中對方行動之貶毀訛傳，業已以日政府宣布之意志與所成就之成功計劃，置諸心頭；對於英日關係之前途，具有確切之信心。克萊琪這種妥協論調，祇受英國議會及世界輿論的非難。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九日天津白銀協定，英日簽字，此項協定，英國除懷他人之慨，交出白銀之外，並允日本憲兵得在英租界內逮捕反日份子及取締出版事宜、電影以及政治集會。

二 三年來的日美外交事件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聲明希望華北事變不擴大。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美總統聲明禁止政府所有船舶，向中日輸送武器。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演說，攻擊日本，主張與日本隔離。同時美國國務卿聲明，認為日本之行動違反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日本外務省反駁美國國務卿之攻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飛機在南京上游擊沉美國砲艦潘南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對潘南號事件，正式表示道歉並賠償損害。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務院發表關於日本侵害南京及其他都市權益之抗議內容。

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美英致牒日本，要求保證不造大型主力艦。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美國務院致牒日本，要求發還美國在華財產。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美根據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提出要求尊重在華權益的牒文。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美英法向日提出開放揚子江，准許自由航行。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對日提出開放中國門戶之強硬通牒。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美駐日大使對海南島問題，提出質問。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美陸戰隊領導英法陸戰隊，在鼓浪嶼登陸。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美通告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條約。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美駐日大使格魯，在東京美日協會發表演說，表明美國對遠東的嚴肅態度。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野村外相通知美國格魯駐日大使，有開放南京下游之揚子江及珠江之

用意。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美日通商航海條約宣告失效。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外務省發表解決中日事變中美國被害案件多起。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美禁止飛機，製造飛機之金屬及汽油之機械輸往日本。

三 二三年來日法外交事件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法對日抗議封鎖長江。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法駐日大使館參事芬氏，通牒日政府，對日政府「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聲明，表示抗議。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九日法駐日大使亨利，訪有田，質問日本占領海南島事。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法大使亨利，向日抗議轟炸滇越鐵路。

一九四〇年二月廿八日法檢查盤谷丸，日提抗議。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法日通商條約期滿，法政府期以無條約國狀態，促使日本對法態度之改善，以冀中止轟炸滇越路。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九日日外務次官谷正之對法國亨利駐日大使，要求根絕南洋援華行爲。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亨利大使回答日日外務次官谷正之一，容忍禁止對華物資輸送，二，承認日派遣檢查員駐越南，監視對華物資輸送。

四 三年來日德意外交事件

- 一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德政府拒絕二十三國委員會之邀請。
- 一 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九日德國拒絕參加九國公約國會議。
- 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德「滿」交換信用協定公文。
- 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九日意大利承認「滿洲國」。
- 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日本正式承認弗朗哥政權。
- 一 一九三八年二月廿日希特勒在國會聲明承認「滿洲國」。
- 一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意大利訪日使節抵日。
- 一 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意大利經濟使節團抵日。
- 一 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在華德國軍事顧問自漢口歸國。
- 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簽訂日意「滿」三國貿易協定。
- 一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德「滿」通商協定正式簽字。
- 一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一日日駐德大使大島呈遞國書。

領事。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五日日德簽訂文化協定。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日外務省情報部長須磨發表日本決派訪義使節團。由前外相佐藤尚武

領事。
一九四〇年六月廿一日日意新經濟協定，在羅馬正式簽字。

五 三年來日蘇外交事件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九日國民政府發表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日政府對蘇大肆攻訐。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蘇莫法等二十三國在聯盟總會通過責備日本之決議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日日蘇漁業條約決定延長一年。

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六日蘇通告中止收受寄往日本及寄自日本之小包郵件。

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蘇聯通告封閉神戶總領事館。

一九三八年五月廿二日日蘇在瑯春發生軍事衝突。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張鼓峯事件爆發。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日重光、李維諾夫會見成立停戰協定，十一日成立張鼓峯現地軍事協定，廿一日

重光提議設立國境制定委員會，廿二日蘇聯封閉伯力海蘭泡日本領事館，日外務省提出抗議。

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日蘇再開漁業談判。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日日蘇簽訂漁業臨時協定。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諾蒙亨日蘇兩軍發生衝突。

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七日國際聯盟理事會採取援華決議案，蘇聯表示在此範圍內實行援華。

一九三九年六月廿七日日蘇空戰。

一九三九年六月卅日東鄉大使因漁業問題向蘇提出抗議。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日蘇成立停戰協定。

一九三九年十月廿一日諾蒙亨事件，現地交涉結束。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蘇日召開赤塔會議。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日蘇漁業暫時協定在莫斯科簽字。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一日日外務省發言人須磨發表日代表團現在莫斯科與蘇聯進行商約談判。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庫頁島日蘇發生衝突。

一九四〇年六月九日日蘇日成立劃界協定。

附 錄

戰事下的日本婦女

日本的婦女，不論在家庭中，不論在社會上，都沒有什麼地位。她們在平時已十足過着奴隸的生活。自從中日戰爭以後，日本在中國的泥足愈陷愈深，氣餒萬丈的日本軍閥，想不到竟會困在中國人手裏，他們除了天天用飛機轟炸重慶，出出烏氣以外，現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把全部戰禍，轉嫁給日本民衆。加緊統制，勸員，壓迫，剝削。於是戰時的日本民衆生活，愈來愈慘，而婦女尤甚。本文取材於經過十分歪曲過的日文報章雜誌和一些中譯文，雖則很不充分，然而從這僅有的材料中，已很多令人不忍卒讀的地方了。

一 悲劇的開始——送兒別夫

戰事一起，日本的婦女就遇着送兒別夫的最悲慘的一幕。因爲日本到底是小國，它要徵召並經常維

持一二百萬大兵來打中國，這真要全國倒翻轉來。幾乎每家要有兒子或丈夫出征，就是每家要有母和妻子，在虛偽的愛國主義的號召下，把心愛的人送出去死，并且死在看不見的遠方異國！這在她們是如何的悲哀！然而她們只能忍着眼淚往肚子裏吞。她們連哭的自由也沒有了，在那無微不至的世界出名的警察監視之下。這是爲國家打仗呀！你也哭，她也哭，哭得任何鐵石心腸的男子漢也不會打仗了。所以她們公然能做的是：年老的母親，虔誠地爲兒子到神前去求「護身符」，年輕的妻子，默默地替丈夫縫製「千人針」。

一切都準備好了，一切都命運註定了。只待出發的命令一下，男兒們一批批爲國（？）赴死，婦女們則一隊隊送男子去死。這種生離死別的場面，在新聞嚴厲封鎖之下，自然不會赤裸裸的透露給我們的。可是我們仍能從日人的通信、日記、記事、小說等等知道了一點。據說從前日俄戰爭時，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正欣欣向榮的時代，那時候日本帝國往外伸展的勢力，確受帝俄的壓迫，假如日本失敗了，真有淪爲殖民地的危險。所以那時候也真能鼓勵起日本民衆的愛國心，所以兵士的紀律也很好，婦女送兒別夫時，也真有些母勉其子，婦勸其夫的情形。可是這次的戰爭，情形完全不同了。一則日本帝國正在沒落時代，日本人民正在普遍的破產、失業、飢餓、病患之中。這時候，軍閥的代言人要鼓其如簧之舌，說「支那人欺侮日本，日本人應該起來懲罰支那人。」這個話怎麼說得響呢？軍閥們自己也知道說不響，所以極力掩蓋這次戰爭的日益擴大的情形，直到今日還只說是「中國事變」，不說戰爭。你看如此理不直，氣不壯，怎麼能够敵

動人心呢？結果是，兵士很不願去當砲灰，在戰爭之初，就常有兵士反戰的消息從各方面洩露出來。而婦女送兒別夫的場面，自然也愈來愈慘了。據說起初還有勉強裝着苦笑「歡送」的，其後因為一批批的把活着的送出去，却只見一批批的變成「屍灰」運回來，並且戰爭也是三月一年，二年，三年的無限期的延長下去。這樣，出征就等於死亡。所以那種生死離別的慘情形，真非言語所可形容。有些年輕的妻子，可憐剛是結婚數月或數日的，就要從此做未亡人。無怪她們見到軍車開動時，就黯然失魂暈倒地。這時候，警察自然也失其作用了。虛偽的愛國主義也無用了。所以御用法西斯婦女團體如國防婦人會等，看到這種「悲送」的情形，覺得對於「出征」軍人的作戰意志影響太大，便不時向婦女大眾宣傳道：「讓老年人去送子弟出征吧，年輕的婦女們應在家裏專心養育子女與料理家務。」這還不夠說出青年婦女們的悲哀麼？

二 物價高漲中的主婦難

婦女們送兒別夫回來以後，立刻又受着經濟的困難了。因為絕大多數的家庭，都是毫無積蓄，並且很多負債的，現在能够生產的男人「出征」去了，家庭的婦女，就要部分的或全部的負起經濟的責任來。最可憐的是小家庭的婦女，在丈夫「出征」後，就要拖兒帶女出去求事。有的則懷着身孕，給人幫傭。年輕的

則公開的或私的去賣淫求活。還有，在貧困的農家，很多做父母的爲了維持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將年輕的女兒租給花柳界的人肉市場。爲期約三、五年，租金約數百元。少女出租以後或做藝妓，或做下等妓女，或被派到「滿洲」或被派到我國其他各淪陷區，任憑租者的自由，做父母的絕無過問權利。只有等到期滿之後，父母才能接回中鉛毒的，一身惡瘡的或則患結核的親生愛女。這種情形，在戰前也有，但在戰後加速破產的農村中，真是普遍極了。無怪日本戰後的花柳界，其繁榮可與軍需工業媲美呢。

話說回來，日本是一個缺乏資源的貧窮小國。自從它不自量力的侵入我們大國以來，它的僅有的一些資源，早已快用光了，而戰爭却無限期的延長下去。這真把日本的侵略者急死。他們拚命要國內民衆節省。其他的日用品，凡是和軍需有關的，或者原料要從外國購買的，則拚命搜求代用品，或者極度的節約。報章雜誌的家庭欄內，滿刊着什麼人造品的製造法。有一封通信裏指出道：『自從戰事發生以來，各式各樣的代用品，都給聰明人想出來了。可是那一種代用品抵得上本來的物品呢？價錢又貴，又不實用，只是模樣兒相同吧了。襪子，毛巾，布，看看都很漂亮，一洗就是一個大洞。有一位博士說，沒有牛油吃，絲毫不要緊。只要拿某種草葉和胡麻一起咀嚼起來，就發生和牛油同樣味道，並且滋養亦差不多，所以大可替代。好，真是聰明！人造皮，人造布，人造雞蛋，人造牛奶，無論什麼都有了代用品，只可惜還沒有發明用人造人來代替真人使用呢。』日本的漫畫家也指出，打仗打到現在，日本人就不能不穿風也吹得破的紙紮做的布，飲可

以養金魚的酒了。至於大人的舊衣服改給小人穿，前一級學生的教科書留給後一級的同學讀，那總還算是最合理的了。

然而一切的代用與節用，都是爲的愛國呀！當局各機關，各御用團體，到處都在召集主婦們開座談會，開演講會，講究最經濟的辦法。然而另一方面呢，真是天下的烏鴉一般，由於物資缺乏，到處是投機商人，大量屯貨，高抬物價。因此自然引起人心的恐慌。大家都把僅有的餘錢，拿去購貨，以備他日應用。商店的貨物，不管你怎樣屯得豐富也常是一購而空的。因此日本政府就發命令，限制商店出售日用品，每人只能售給一件。然而只要可以購買得出，總是有法子好想的。一次一件，又一次就又一次。這樣主婦們爲了要購買一打毛巾，就得擠進十二家店鋪去買十二次了。

於是報章雜誌又罵主婦們愚蠢，不愛國，「購儲太太」已成爲諷刺婦女的流行名詞了。他們罵婦女們，這樣拚命購買物品，正配投機商人的胃口。說政府已經有命令限制物價，即定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的物價爲標準價格，以後不得更行抬高。然而自從這種命令頒布以後，日本的貨品，差不多到處都有兩種價格，一種是公開的價格，一種是暗市的價格。在被嚴厲限制每日銷售數量的食品方面尤其如此。下面是一個日本少女，寫給異國朋友的一封信。她是從鄉下到東京去參加陣亡將士的招魂祭的。她戰前曾在東京念書，這次順便到一家熟悉的店裏去買茶和白糖。可是——

「……主人顯出一副尷尬相，繃着眉頭苦笑說：『小姐，紅茶是有着，白糖可保不定。』我當然要奇怪了，東京有的是白糖，怎麼你這裏偏會沒有？這時候和我很熟的老闆娘剛從裏面走出來，便拉住我的手，說：『姑娘到裏邊坐，喝杯茶，讓我告訴你個明白，如今什麼古怪事情都出現了，這還不算稀奇呢！』……据老太婆說，如今，糖可真是缺乏！不要說他們那個小舖子，就是再大一一點的舖子也在爲難萬分。幾個糖果糕餅舖天天特爲派了四五個小夥計，就專門騎着腳踏車跑白糖批發所，整個東京跑過來搜羅到一點算一點，像要飯似的懇求。買到了多少白糖，才敢和多少粉下手做糕餅，否則便不敢動手。麵包店的果子醬也是這般情形，有時賣得到，就大家搶個精光。以後幾時再有，老板也搖頭說不知道。愛吃甜的同志們，走過汗紛屋（專賣赤豆湯的店），只能望梅止渴，不知幾時才有機會嘗到。以前，打個電話到白糖批發所，叫送一包白糖，送到給力錢二角五分。如今呢，自己派幾個小夥計去守在門口，好容易買到白糖，依舊給力錢二角五，却須自己將白糖搬回來。才到三四點鐘，批發行將大門一關，說時候不早，今天休息了，明日再來買吧。幾十個小夥計——各家舖子的專員——只好鼓着臉龐，懶洋洋的回去。你想這種情形怎不叫開舖子的人們搖頭嘆息……」

我要指出的，這還是一年多以前的情形。到現在，這種情形，自然愈來愈利害了。你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的店裏自然要將貨物藏起，私用高價賣給熟人，因此就發生了暗盤了。一些人爲了確實能買到必須

的貨物，也情願出了高價偷偷的私下去買。這種情形，雖是一般民衆都如此，而尤其感覺得痛苦的，還是一手經營食事以及其他家庭瑣事的主婦們，他們有時簡直要作無卡之天与可也。

三 軍需女工激增

男子被驅上戰線作砲灰，婦女則被驅投入軍需業製造砲彈。戰後的日本工業和軍需無關的，都已關門，或改成軍需業。一切都蕭條，只有軍需工業繁榮！軍需業的工資也比較優厚，所以其他部門的工人以及貧困的農民，都來投奔軍需勞動。然而軍需的消耗，簡直是越來越大，這方面的勞力還是不足，這就輪到婦女勞力來代替了。譬如礦下採礦，一時會禁用女工。但在戰後因為礦砂需要激增，人工奇缺，於是一變國法，不特不禁止婦女從事礦工業，並且廣為宣傳提倡呢。至于其他軍需工廠的女工，也日益增加。可惜我們這裏找不到適當的統計。其實以軍需業為單位的政治意義很濃厚的統計，在日本也不能給你有的。所以這裏只能用日本厚生省的統計來看一看日本一般女工激增的情形。據厚生省的調查，一九三九年六月為止的一般產業婦女勞動人數如下：

工業
礦業

一、四四三、三三〇
五一、一三〇

運輸交通通訊業	五九、五〇〇
煤氣、電、水道業	二、八五〇
土木建築	二二、二六五
農材業	三〇七、〇四〇
水產業	四一、〇四〇
短工	三一、二五〇
合計	二、二三八、四〇五

這個數字，比之戰前的一九三七年六月的女工數一、八七九、五〇〇，約增加三十五萬九千人，但比之一九三八年的一、九三四、七〇〇，則只有半年工夫，就激增三十萬四千。照這樣的情形，則自一九三九年即去年六月到今年六月一年之間的女工增加的數目，自然更要驚人。在這統計中更指出女工增加最多的是重工業與礦山業。而重工業與礦山業的勞動，大家都認為不是婦女所能勝任的。然而婦女勞動者在這方面以驚人的速度增加着，這分明反映出日本的壯丁日益缺乏，只有用婦女勞力來代替的事實。

據日本勞動科學研究所的桐原葆見博士說，日本因軍需工廠的激增，勞動力大感不足，所以各工廠都大批僱用女工。這些女工的年齡，大部分是高小畢業生，即以十六歲至十八歲為最多，其中女子中學畢業的也不少。這批女學校出身的新女工，都希望做一個機械工人。工作的範圍，較從前廣得多。在現在，凡是

男子做的工作，如旋盤工，機器工，研磨工，以及檢查、記錄、調整等工作，她們都做。並且做得同男子一樣的好。然而——這位博士接着說——這裏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不能不使我們担憂着，就是女性與男性在同一勞動條件下勞動，女工的健康，一定會受妨礙。至於在重工業的女工，在結婚後的妊娠與產兒究蒙何種程度的影響，現在尚無具體研究。然以紡織女工為例，她們在就業後二、三個月之間，生理上多少起一種變化。而且她們結婚後的成績，產兒率非常低下，乳兒死亡率亦增高。由此推論重工業女工，她們所受的影響，當然更為嚴重。何況事實上日本在目前勞動時間的延長，與勞動強化，以及工作姿勢，狀態的忽視，已使女工多患感冒、胃腸病、腳氣、結核、月經不調，這樣至少使她們體質下降，而影響於她們的妊娠無疑。

這位博士所念念不忘的，倒不是女工的健康而是女工的妊娠與產兒。然而在這裏已可充分看出戰事下的日本勞動婦女的痛苦了。

四 農村婦女何處去

戰事使日本農村愈趨窮困。男子爲「出征」爲做軍需工人而離村。年輕的鄉下姑娘呢？爲了家庭經濟窮困，加上都市霓虹燈的誘惑，她們就一羣羣地背着包裹，土頭土腦的走向都市的街頭了。但她們既不會記帳，拿算盤，更不會打字，所以事務員與女店員是完全沒有資格。她們的出路，只有下女與縫紉女工。然

而下女不是個廣大的出路，纖維女工，在這只有軍需工業繁榮，和平工業倒臺的時候，也不會增招。所以她老是流浪街頭，不知何時能够找到工做。

因為農村勞力不足，亦很有許多強健的少女，執起鋤頭，從事耕種。這是日本政府極力在提倡的。無如農業在日本一向是做工業的犧牲品的，農村青年對於脫離農業生產，都求之不得，現在要農村少女去填這個不大有出息的缺，這也就是代替男子去受地主壓迫下的活罪。所以農村少女除非十分不得已是不願走上這條路的。

那麼她們往那裏去呢？上面說過的，自動的或由父母租給花柳界是她們的大出路之一。其次，就是用契約被租為纖維工業的女工。工廠的事務員選定體格強健的農村少女後，就與她們的父母訂立契約，規定期限（二年或三年）及工資。但這女工若中途離廠，就要賠出相當的損失費。據一日本有名的報告文學女工哀史所說，這種纖維女工，到期滿後大多變成二三期肺結核患者。這也可見工廠待遇的惡劣與設備的不完全了。

此外，因為軍需工業的工資很大，壯健而稍有知識的農村姑娘亦很有走上這條路的。

五 空前的結婚恐慌

戰事使日本男女人口失去了平衡，女子人口的過剩現象，已非常顯著。據日本報載，僅東京一處，就有二十萬待嫁的少女，都在暗地裏悲嘆着「何處去找郎。」各處婚姻介紹所，滿是託終身大事的少女，然而何曾有一個青年男子來上介紹所呢？老實說，少女們若是發見隣家有青年男子，那就早早把他包圍住了。總之，單是東京就有這麼二十萬待嫁的少女，找不到結婚的機會，那麼全國算起來，這個數目自然更大。所以婚姻恐慌的問題，確已成爲日本戰時的極嚴重的社會問題了。那麼日本當局到底是怎樣來救濟這個問題的呢？

最大的救濟方法是設立「新娘訓練所」「新娘講習會。」其目的在短時間內灌輸一些在國外應如何爲國家服務，如何幫助「皇軍」等知識，就這裏一千，那裏五百，派到我國的東四省淪陷區以至南洋、南美等地去。譬如有一所大陸新娘學校就專爲鼓動移民東四省而設的。它一批批送出新娘，使在大陸的飄泊者得以成家立業，樂不思歸。同時一班少女，因在國內結婚困難，也夢想着幸福的遠方，甘願準備一切冒險以赴。故此種學校，居然宣告滿員。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日本當局及御用婦女團體都盡力在鼓吹着。因而這類學校的日常生活，以及畢業的少女能在異國獲得對耦的生活，都成了報章的良好宣傳材料。一位日本很出名的，對於我國人也不生疎的左翼作家，林房雄，他因受不了監禁生活，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向」以後，就給軍閥大賣力氣了。他有一本近作叫做大陸新娘的，也就是用生動的文字宣傳這一

套的東西。他在這小說裏，借書中人物說出如下的話：

「沒有女性同去的移民，會成爲掠奪的，會是被壞的，一時的；結果使土地荒廢，自身也歸于滅亡，毫無成績可言。即使真的發了財，回到本國來，也和發了洋財一樣，一口氣又揮霍完了。這樣的移民沒有好處。真正的移民，必須全家同去。美國之所以有今日，全是家族移民的結果。跑到南美，滅掉印加國的西班牙人，全是拿了鎗砲的強盜團。可是最初到北美來的，却是家族移民，一家從祖父祖母到孫子孫女，而且連貓狗都一同帶了去……」

「移民拿了鋤頭的手，還得拿鎗桿，因爲保守耕地，同時還得保守家族的生命。倘使僅僅是男性的冒險的移民團，那麼，打勝了，便追上去，打敗了，說不定就退却。但是，如果有家族，有妻子，有小孩，有剛開闢的土地，那就非得粘在這土地上不可，一步也後退不得……」

「女人和小孩，非同去不可。沒有家族的移民，等于沒有根的浮草。有妻子，有小孩，才有保守土地的勁兒。五月花號（清教徒全家徙往北美洲所乘的船名）的移民，所以能忍受一切的困難，開拓新英格蘭，就是這個緣故。譬如出去打仗，打完了跑回來，有妻子和小孩笑嘻嘻地迎接；和平的時候，夫妻一同在田地裏耕種，小孩子坐在阡陌上微笑。這種風景，才是真正的殖民地風景……」

這真把日本移民大陸的侵略政策，說得再明白也沒有了。然而日本送到大陸來的壯丁，打仗還不夠，

他們仍舊一批批變成骨灰搬回去。他們仍舊沒有粘在大陸的土地上。因而大陸新娘，送到大陸來之後，多半仍是充充「皇軍」臨時的本國風味的「花姑娘」而已。這也就是宣告：此路不通。

六 人間最慘的未亡人

日本派到我國來打仗的兵士，至少當有一百五十萬人。據估計，一百萬人於一年中，陣亡的當在三、四十萬左右。而前線多了一個陣亡的兵士，國內差不多就添了一個未亡人。原來日本「出征」的兵士，很多是壯丁，同時他們又有晚婚的習俗，所以似乎不能用死亡的兵士來推算寡婦的多少。但因日本政府爲獎勵國民作砲灰之故，對於死亡兵士的撫恤金頗高。所以在此百物昂貴，生活困難之時，多少父母爲減輕負擔，催促女兒結婚，多少女兒爲覓餬撫恤金，情願草草與「出征」將士完婚。而「出征」的將士呢？或因家有老親，需人照料；或自知死期將至不甘寂寞以終，亦願草草結婚。因此戰時結婚的數量大增，這三年來戰爭所造成的未亡人之多，也就到驚人的地步了。這一大羣人間最慘的未亡人，實在比結婚恐慌的問題，更加嚴重得多了，因爲她們生活的不安與悲慘，不但要激起國民反戰的情緒，而且更足以動搖軍心。於是當與御用團體，又忙煞替年輕的寡婦們想法子麻醉生活。信仰宗教，迷信星相，以及心靈術等等，就在寡婦之間（其他的婦女也如此，而寡婦尤甚）大大的流行起來了。然而這到底還是空洞的安慰。於是寡婦學

校就應運而生了。其他公立女學校，也都附設寡婦班。譬如戰後特設的小學教員養成所就是專收寡婦的。在這種寡婦學校和寡婦班畢業以後，就叫她們在故鄉執教鞭。這既可以救濟教員慌（戰後日本的教員慌很厲害），又可使這些年輕寡婦的熱情用在天真的兒童之間。這總還可以說是比較幸運的寡婦了。至於有的寡婦，生活雖不成問題，可是沒有丈夫，沒有兒女，一個人空盪盪活在重男輕女最厲害的社會上，到處受人揶揄，你想這痛苦當是如何？有的寡婦，則要撫養一羣的孤兒。撫恤金到底够什麼呢？只有把兒女關在家裏，自己出去幫傭或做職員，拿賺來的錢，維持家用。她們一心惦念着兒女，因為年幼的兒女在家無人照料，因而闖禍致死的事情是常有的；同時職業所得的錢，多半只是吊吊命的。假如一旦本人或兒女有了疾病，那以後準會一直跌進悲慘的命運而不能自拔。所以他們都不願走這條路。在可能的時候，他們或則帶了孩子去嫁人，或則把孩子寄養給人家再去嫁人。這樣，他們的孩子就多半變成流浪兒了。據統計，在日本的不良少男少女中，這般可憐的流浪兒要佔百分之七十。所以御用的文人們，就常常寫「寄語年輕的未亡人」一類的文章，勸他們爲「國家」爲兒女守節。說這是婦女神聖的偉大的使命。厚生省更極力在精神總動員中，提倡「從一而終」的「美德」。有一封讀賣新聞編輯局長寫給他新寡女兒的信，讀了真令人毛骨悚然！他說當他的才結婚八個月的女兒，聽到丈夫陣亡的凶信而哭泣時，他竟暴跳如雷的吼斥她，這是爲了愛國的不得已的事。後來女兒訴說着：「爸爸我現在只有二十一歲呀！但在過那

老年人的生活了！他還是極力要她咬緊牙關爲遺腹子守寡。想不到這吃人的舊禮教會在自稱現代文明國家裏那麼的雷厲風行！然而人總是人，一般年輕的寡婦們，終於受不了生活的困苦和性的煩悶而越來越多的走上自殺與浪漫墮落之途。

七 戰時婦女諸團體

最後，說一說戰時的婦女團體。

在戰時，婦女任其生活困難，精神煩悶，這對於戰事是很不利的。因此幾個御用的婦女團體，就出來大營其力了。第一是資格最老的愛國婦人會，簡稱愛婦。它在日俄戰爭時，因慰勞出征將士而成立的。所以到如今，已有三十年的歷史了。目前它擁有三百萬的會員，它的幕後策動的人，是內務省。大本營設在東京，各府縣都設有支部，市町村設有分會。部長由知事夫人担任，市町村長夫人被推爲分會會長。本部及支部中的事務，則是用金錢聘請男子担任的，市町村分會中的事務，由公務員兼做，因此女性的部長和會長是沒有實權的，名是婦女團體，其實只是男性們的幌子吧了。會中的經濟，則因會員都是有錢的婦女，所以相當充足的。

其次，與愛婦性質相同但擁有較大勢力的婦女團體，還有國防婦人會，簡稱國婦。它創立於一九三七

年「滿洲事變」的時候。它的歷史雖只有五六年，但號召力很大。這次中日戰爭以後，它的發展迅速地普及於全國。現有會員約六、七百萬。它的幕後策動者爲海陸軍兩省，而以陸軍省負責實際指導之責。總本部設在陸軍省的恩賞課內，總本部內又分關東、關西、關本三部，各縣府都市都另設支部分會和班。會長限於師團長夫人，聯隊區司令官夫人等。它的收費很少，甚至有不收費的，所以貧困的農村，甚至有全村婦女都加入爲會員的。這兩個都是御用婦女團體。此外還有大日本聯合婦人會、大日本聯合女子青年團等，但沒有什麼實力。

愛婦與國婦等御用婦女團體做的什麼事呢？那無非是徵送軍隊出征，慰問遺族，製慰問袋，慰問傷兵等而已。人數雖多，但都出於強迫，所以仍無什麼出色的工作做出來。而且愛婦與國婦到處爭奪會員，到處互相攻擊，簡直成爲死對頭的樣子。這也反映出日本這個發展不平衡的，半封建的帝國主義社會，凡事（無論是政黨、軍隊等）不能統一的情形。

此外還有日本婦人團體聯盟，約有會員十萬，以及其他婦女同志會、日本女醫會、婦人和平協會、母性保護聯盟等團體，會員雖不多，然係自發的真正的婦女團體。但在日本日益法西斯化的情形之下，它們當然也顯不出什麼力量的。

臨時增補稿

近衛的再登台

當這本小冊子付印而尚未出版的時候，日本又起了一個政變。那就是軍部迫使米內下台而性急地把正在輕井澤的山莊中冥想著新政治體制的近衛又拉上台了。這個最近的現實，我們很應該趕緊把它補入本書內才對。

近衛是日本統治階級衆望所歸的政治家，他之二度拚命組閣，是不成問題的（在「新黨」節中，我們已指出他有第二次登台之可能）。在他們想，到目前爲止，從泥坑裏拔出自已的泥足，什麼方法都試過，不但不靈，反而愈少希望，現在祇有強化政治力這一着，尙未試驗過，想來亦祇有這着是起死回生的唯一希望，這就使軍部非拉出那個以軍政一元化爲新政治體制骨幹的近衛智彥登台不可的理由。

新體制開始了。劈頭近衛先決定和陸、海、外三相來一套四金剛（首、陸、海、外）會議以取得意見之一

致。自然，他們的意見不會不一致的，因為在解決「中國事變」條件下新體制所計劃的建設高度國防國家，強化自主外交，以及日「滿」「支」經濟自給政策，他們都認為是目前非常時期政治的重點。

這裏，我們不妨先檢閱一下第二次近衛內閣的陣容。由軍部推薦的陸相東條英機中將，係關東軍出身的少壯軍人派中之錚錚者。在板垣陸相時代，曾任陸軍次官，當時在陸軍管理專業懇談會上作「中蘇二方面同時作戰」的驚人演講的就是他。這正證明他很早已注意到建立高度國防這回事。「刺刀東條」這個綽號，亦可想見其人之厲害。不成問題他是法西斯軍部最積極的代言人。

海相吉田中將照舊，不必特述。

外相，近衛最後決定的是松岡洋一。由最初本想選定前駐義大使革新外交領袖白鳥敏夫，後以反對白鳥氏的氣勢相當強烈，便決定松岡氏為外相。松岡善英語，為霞關有名三大曉舌家之一（一為前駐德大使本多熊太郎，一為前駐美大使出淵勝次）。九一八事變時，被派遣為國際聯盟全權代表，當時曾一蹴四十二對一的決議而宣佈脫離國聯，這本不是完全出於他自己個人的決意，但在他正認自己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的外交官呢。歸國後即脫離政友會，主張解散既成政黨而另組政黨，解消聯盟以圖建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這可謂解黨的先驅者。後任滿鐵總裁，被人證明係現狀維護論者。這次他任外相，開口第一聲就是「外交與軍事一元化」。他說：「我與陸軍協力，是具有確信的。因為當我任滿鐵總裁時，在複雜的氛

團氣中，會與軍部協力合作，就中特別與東條中將有着很好的聯絡。『這就是說，外交的根本方策，主要須由陸海軍來決定，外相祇不過担任如何遂行其方策的「外交技術」吧了。』

近衛爲了人選問題，除了陸、海、外三相很早就決定外，其餘閣僚考慮至五六天之久始行發表。可見其慎重的態度了。首先是野直樹之被任爲企劃院總裁，係軍部所推薦的。星野是「滿洲國」經濟之計劃者與最高支持者。其對於日「滿」「支」自給自足體制的確立，主張最力。這點正合近衛經濟新體制的理想。爲使各種經濟計劃與其遂行上不至脫節並強化其力量計，近衛又任星野爲不管部大臣，藉以參與閣議而不至有所隔膜。

既以新體制相號召，則革新內閣將採取何種強力的統制經濟，是財界誠惶誠恐地在担憂着的。現在他們看到所發表的幾個經濟關係，就安心了一大半。藏相河田烈算是有名的豫算通，從其勢力方面說，是在財界與軍界之中間，大概近衛規定他的任務，是在把企劃院的方針傳達於財界。商工相小林一三氏的背景爲三井財閥，會爲大阪寶塚歌劇，東京日本劇場等社長，以及東京電力會社社長，治事能力極強，對於根本的改革則一般的評判嫌其無此魄力。遞相（即交通大臣）村田省藏，與關西財界關係最爲密切。他係大和商船會社社長，海運界的霸權，全在他掌握之中。例如事變以來海運自治聯盟，海運統制協會等都是他所組織的。近衛之選定他爲遞相，一則是拉攏關西財界，二則是海運本身亦係東亞經

濟集團重要交通機構。村田與小林都係主張自治統制而反對官僚統制最力的代言人，這點是更使財界歡迎的地方。

當財界聽到各經濟團體所發表的施政方針以後，他們才整個兒放心了。河田澁相說：「經濟政策不待說應與新體制相稱。但因矯角而殺牛，或相對摩擦等現象，我們應設法避免之。」小林商相說：「經濟統制的方法，官僚獨善主義自是最不行的現象。為保持國家的指導性與實現增產，可以由國家管理的就由國家管理，可以委之於民間自主統制的就委之民間辦理。」村田澁相則更說明：「經濟不能施以激烈的變動方策，應該在不使世人吃驚，不使世人感到不自然的中間完成其改革才對。」總之，他們的意見都一致主張漸進主義，那是非常明顯的。據說近衛對於經濟採取漸進主義的政策與人材，是企圖誘導實業界之協力合作並使其與革新勢力發生聯繫。

至內相安井英二與法相風見章，則是近衛用以對付新黨運動的革新閣僚。安井在近衛第一次內閣時代本任文相，彼時因某種政治企圖的失敗，政治威信大墜。然他係信念過人的革新人物，而且做事亦相當有決斷力，這點近衛認為是實現國內新秩序之最適宜的人物。風見在第一次內閣時代，有「野人翰長」之稱呼。他曾輔佐近衛參劃各種國策。這次新黨運動，他與有馬同是近衛之有力參謀。有馬既自願在野為近衛積極協助新黨工作，因此就把風見派在政府機構中，以便就近協助。

以上就大多數閣僚加以個別的素質檢查。從這裏我們不難知道第二次近衛內閣的性格之如何。一個努力於新政治體制的近衛，爲了閣僚人選問題而考慮至五天之久的近衛，是應該有一個理想的簇新政治體制出現於世的。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不是我們，就連他們自己國民，亦不知道所謂革新，所謂新體制，究竟新在那裏？就結束「中國事變」而說吧，它在第一次近衛內閣時代已被視爲最急迫而嚴重的問題。所謂「近衛聲明」就是想賴以結束「事變」的把戲。近衛對此沒有成功，繼之以平沼、阿部、米內，又臨到近衛自己，也不過聲明對於結束事變的方針，仍如前內閣，而對於「近衛聲明」的精神，則認爲絕對不能變更的老調吧了。就經濟政策而說吧，他與幾個經濟閣僚同樣主張漸進主義，而且「……經濟方面應該脫去外國依存性，而加緊日『滿』『支』『南洋』的經濟提攜。以後還是物資不能豐富，需給依舊不能圓滑解決。……這要求國民去掉各自的私心，一方面積極的致力增產，另一方面必須努力於節約各種消費。……」這種老調，那個戰時內閣不彈呢？就米內內閣因以倒台的外交問題而說吧，憑良心說，有田外交跟着歐戰局勢有着急劇之轉變的。——排斥英法，荷印問題聲明，監視越南運輸，封鎖緬甸交通，提取天津白銀，親善德義，調整美蘇邦交，派阿部爲駐「南京」政府特使，……這些不能不承認是前內閣的外交的刷新工作。新內閣的外交，最多亦祇能比它向前進一步吧了，然而這亦不是什麼「新」體制。勉強可以指爲新體制的，祇有軍政之密切合作，在新內閣算是新的傑作。所謂四相會談，就是近衛用以強化政治統

制力的表現。這種愈趨法西化的軍政一元化的體制，在近衛認為目前應比政黨問題還重要許多的大問題。可惜擁護近衛這種新體制的，祇有軍部，大財閥，上級官僚，既成政黨，既成政治家，……總括一句話，祇有上層統治階級，而一般國民則對此新體制運動，似乎不感興趣。則近衛所謂把軍政，民打成一片的新體制，事實上祇成了軍政密切合作而無國民為其主幹的新體制。倘使依照近衛自己所主張的，沒有人民作新體制的主要構成部份，就不成其為新體制，那末，像目前這種新體制，祇能宣告它是失敗了。總之，照前面所說，所謂新政治體制，絕無任何新的內容，唯一的內容，乃在軍政一元化。其他不論它講得如何天花亂墜，完全是「賣野人頭」無疑。

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近衛內閣的前途問題吧。本書內曾經指出日本統治者的前途，已被野蠻的侵略主義斷送，在不放棄侵略主義條件之下，任何偉大政治家掌握政權，最多祇能延長幾天生命，絕對創造不出一條光明之路的。松岡外相曾這樣說：『在今日這種非常情勢之下，……即使像陸奧宗光，小村壽太郎等大政治家再生，恐亦不易打開目前的難局吧。』陸奧為甲午中日戰爭時代政治家，小村為日俄戰爭時代政治家。』這話不是承認對於時局的絕望嗎？

試調查一下第一次近衛內閣辭職的原因。他自己不是說因治國無能而辭職嗎？不是因無法結束「中國事變」與解決民不聊生的實情而下台嗎？自近衛至近衛，每個內閣同第一個近衛一樣彈着結束事

變等老調，然而一樣沒有結果。祇有國內致命的困難與矛盾日趨嚴重，這情形在本書內已說得很多。現在的近衛內閣困難情形，當然比第一次近衛內閣時代的情形，又不可同日而語了。三年來累積下來的各種危機，我們不必再在這裏重複敘述，但對於最近才發出危險警號的經濟危機不妨加以具體的敘述。

由於物資、勞力、動力的涸竭，在米內內閣初期，甚至連許多軍需產業都不能不減工或停工，這剛開予軍需生產力擴充計劃以正面的打擊。原來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發動侵略戰爭的原因之一，是想用戰爭來使落後的輕工業階段促進至重工業階段的。這種以戰爭來完成第二次產業革命的企圖，結局使重工業、化學工業及其他軍需工業確呈畸形的發展與異常的膨脹。最近十年來新興財閥，是立脚於高度的產業技術與最新設備來經營各種新興重工業或化學工業的。唯有這樣，新興產業才有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這三年來新興財閥的膨脹率，遠超過一般想像以上。例如滿洲重工業會社，到今年三月為止，在其支配下的公司已在一百以上，資本金亦突破二十四萬萬之數。三井三菱既成財閥的膨脹率，無論如何不可與它比擬。他如日本窒素製造會社，「七七」以前被支配的公司有二十六，三年後的今日有二十七，總資本「七七」以前為四萬萬九千萬圓，現在則已有八萬萬一千萬圓；森康采備自「七七」前十五公司，一萬萬四千萬圓至目前為二十七公司，二萬萬七千萬圓。日本曹達康采備自去年上半年二十一公司，一萬萬九千萬圓；至目前為三十八公司，二萬萬九千萬圓；理化研究會社同樣自二十三公司，三千八百萬圓，至六

十公司一萬萬四千萬圓。可見這三年來新興資本膨脹率之大。

自然，既成財閥如三井三菱住友等，經過準戰時、戰時體制，當然亦以擴充重工業的生力為務。這幾年來三井三菱住友等老牌財閥重工業的比重，據說已有顯著的躍進。但不管既成財閥如何擁有雄厚的資金，由於原料價格之空前的暴騰，而對於重工業大量投資之一時不能有相稱的生產……使流通資金發生障礙，全部事業大有被窒息之勢。於是為打開這種金融難局起見，首先於四月一日，三井合名所三井物產聲明合併，從本族資本開放為足以吸收族外資金的股份公司，計增資三萬萬四千四百餘圓。三菱股份公司則於五月三十日作第二次之增資，即自一萬萬二千萬圓增至二萬萬四千萬圓，以供發展重工業之用。住友重工業的比重，在既成財閥中佔第一位，它本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已改為股份公司，不久恐與三菱等同樣，亦要公開增股，以吸收第三者資本。

以上既成財閥利用自己卓著的信用吸收第三者的資本，總算勉強可以打開金融難關。至新興財閥則很少方法打消這個危機。為使問題有澈底的了解起見，我們不妨把所有原因作詳盡敘述。為了無限制地擴充軍需工業，第一不應該銀行資本脆弱到不能支配產業資本。脆弱得可憐的日本金融資本，一方面既無法供給正在膨脹中的軍需產業以巨額資金，同時另一方面由於國家信用的公債，半強制地要求所有金融機關硬生消化，這對於產業資本調節的範圍更加狹小了。

第二，新興財閥的資本，都係產業資本，自己並沒有金融資本，因此向來是依靠既成財閥以發展其事業的，現在連既成財閥亦覺資金流轉爲難，非改變從來封鎖主義的組織以吸收第三者的資本不可，那給予新興財閥的金融危機的影響，更深而且大了。

第三，因戰時物價的高漲（A）新興軍需產業的高度生產設備費用特別增大；（B）購置原料亦成一筆很大費用；此外（C）特別由於產業之過度的膨脹，不僅超過自己資本所能應付的力量，同時且超過日本銀行資本所能供給的力量。

第四，由於它的基礎不見穩定，社會信用亦比較薄弱，因之，很少有人投資。爲吸引大眾投資起見，祇有出之於提高股息之一途，這當然非常不利於新興資本的辦法，然以這種辦法，還是不能吸收較大的社會資本。

第五，在周轉不靈與非常不利的條件之下，有時不能不將生產物付諸廉價投資。

事實是最有力的說明，我們不妨引用日本財閥在「滿洲」的企業以爲例。據七月二十日同盟社電：「滿洲重工業五年計劃本年度關係諸公司的資金，本定二十六萬萬五千萬圓，後被壓縮至二十萬萬圓。但就中日資十二萬萬圓之調差，在目前日本金融情況之下，可說毫無把握。看情形尙須壓縮至十八萬萬圓爲止。」

又滿洲重工業會社總裁鮎川義介（久原之婿）於七月十八日與東條陸相同飛東京，往訪近衛首相之舉，亦值得我們注意。他一方面認為滿洲重工業會社如不借外債，勢必使整個事業趨於崩潰，同時指出這是新興企業的普遍現象，普遍要求。因此他希望新內閣在外交上應注意到外債問題。這裏使我想起鮎川總裁於去年底往訪莫斯科，柏林去交涉大豆與機器的物物交換，以及一有機會切望華爾街的數量投資等等，都是證明資金恐慌的一貫行爲。——總之，從上面兩個消息中，足見金融危機，已至無從解救的階段。

以上是關於金融危機部份的敘述。這裏還想繼續對於戰時經濟之重心的軍需產業有所叨叨。鮎川氏說：「沒有充分的資金與物資，所謂生產力擴充計劃，不過是紙上空談。」這話他是從經營滿洲重工業的經驗脫胎出來的至理名言。「滿業」的五年計劃，祇是每年加以縮小的修正，而且因第一年之失敗，於是祇有往後推變爲六年計劃，七年計劃。據鮎川氏所指出的原因，除致命的資金飢饉以外，爲優良機器之無法輸入（船腹不足），技術人材之缺乏，依賴國外輸入的重要原料之無法補充，建築工料之無從輸入，因之，所謂計劃，就都停留在紙面上無從實現。因之，所謂「滿洲」方面於一九三九——四〇——四一年能供給煤多少……鐵多少……就成了泡影（至少過去幾年是這樣）。報載「華北」、「華中」等國策會社無法發給去年的股息，亦是同樣情形。則對於他們之所謂日「滿」、「支」經濟自給政策，是一個極

大的障礙無疑。

還有誰也不能否認日本目前重要資源，都是依賴英鎊集團或金元集團供給的。無論採取怎樣軍需物資重點主義，到今年已告物資供給不繼，這種現象亦是使政府當局焦急萬狀的所在。可憐什麼「物資總動員計劃」、「生產力擴充計劃」、「軍需重點主義」、「強化統制政策」……弄來弄去，最後還不是到了連軍需產業自己亦弄得焦頭爛額無法維持？

這一份非常討論的新遺產，不能不由新內閣承受去。新舊大財閥現在更迫切希望全能的新政治體制來挽救這種危機。財閥中特別是新與財閥誰都知道是日本革新政治的兵站部。前次向米內投着鑲彈式之聲明的政友正統派總裁久原房之助，與滿洲重工業會社有密切關係，政友革新派總裁中島知久平係中島飛機製造廠總裁，這兩氏事先對於新黨運動特別起勁，毫無問題就是想以法西統治來挽救行將崩潰的目前財閥特別是新與財閥的危機。這樣說來，促使近衛上台進一步實現法西統治的推進力，很明顯的主要是在新與財閥。由於革新新內閣之登台，例如臨時資金調整法與必要資金供給之實施，打消粗製濫造的基礎薄弱的中小軍需企業，鞏固設備優良，生產能率較高，規模宏大的企業，實現低物價政策，統制利潤以減低生產原價；建立「滿」「支」「南」經濟自給體制以解除資源依他性而增大供給等等；以斷然的態度，澈底付諸實施，在他們認為或能渡過此種危機的。當然，由國家出而穩定新與產業資金這筆

巨款是由七千萬人民共同担負的。

然而像上面所說的「革新」辦法，是不是能如願的解除危機，相信誰也不敢寫保票吧。「滿蒙」總裁鮑川氏說得最對，要解除金融危機，祇有出之於舉外債之一途。這不是很顯明的說明從日本的糖層裏已打不出油來嗎？至於新內閣之特別強調日「滿」「支」南經濟自給政策，從前面的情形看來，亦祇停留在紙上計劃吧了。雖是特別重用與「滿洲」經濟具有密切關係的星野氏爲企劃院總裁，結果亦必無補於事。

總之，第二次近衛內閣所標榜的新政體制，根本並不是一種突變性的新體制。他與其他內閣一樣，還不是停留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表辦法上。所謂刷新外交，米內內閣末期早已刷新過來了。松岡之強調德日同盟與南進政策，轉變後的有田外交亦已在實行中。松岡雖聲明對美國擬用以眼還眼的態度，然而一聽到美國福特說：『並不是世界各國須依靠美國，而是美國須依靠世界各國』，再聽到國內新興財閥力主非借外債無以渡過大危機的話，他就不能不轉因生產與黃金之凍結而產生窒息現象的美國的念頭。雙方的討價還價或物物交換，才是與有田一樣的外交技術吧。自然，這種關係以後將更趨微妙。所謂經濟對策，亦與其他內閣一樣，一方想加強統制以維持新舊大財閥的軍需企業，一方又怕刺激廣大實業界以致萎縮人心，減退生產，這更使戰時經濟有陷入虛脫症狀之處，因此在互相撞着中發生相剋相殺

的現象，結局會使人想起「對於經濟，我本是一個外行」這句話吧。至於加強日「滿」「支」「南」經濟自給政策，前面已經說明可靠性是極少的。對於建立高度國防國家，一方面可說是補充爲結束「中國事變」而動用了將來進攻西伯利亞的軍需與武裝設備，另一方面則是替軍需財閥做張本。至像軍政一元化以強化法西統治，這點確使日本統治又向法西推進一步。因爲新興軍需企業家到目前正陷入動脈硬化的險境，爲最後挽救它行將崩潰的危局計，新舊大財閥們就要求有強力的統治之出現。然而這不過對於瀕於潰滅的侵略體打一針強心劑吧了，雖勉強延長了一些時日，結局還不是仍舊壽終正寢。

由於中國人民英勇地抗戰下去，近衛是無法結束「中國事變」的。近衛所念念不忘的新黨運動，祇是因爲看到人民太不與爲政者協力合作，太反對政府，太不會忍受由戰爭而來的深切痛苦（近衛在發表新政見時，又在要求國民忍受物資缺乏的痛苦）太……，所以想運用新黨的組織以束縛人民，使它驅使，不使反抗吧了。這從反面看來，正是人民反對政府到相當可怖程度的一種明證。這樣，不管新黨的組織如何（我們相信它與豫期的成績一定相距很大的），從各方面的情形看來，真正新政治體制也許會實現，——那是以放棄侵略，解放人民等新的姿態出現的。

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

研究新民主主義，必須研究三民主義；
研究三民主義，請讀新中出版社的：

三民主義研究

何幹之著

這本書是作者一年來研究三民主義的結晶，共分九章：前三章是所歷見的眼光來尋出三民主義本身的發展過程。中間三章是對於三民主義新中國國家的研究，末三章講到革命的三大政策，知難行易哲學的政治價值，和國際主義對三民主義的看法及其相互的關係。作者文筆流利，觀察深刻，早有定評。本書深入淺出，極合初學者作研究三民主義的入門書。

一元二角

的來年三
本日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角八價實册每

發 出 著
行 版 作
者 者 者

新 新 錢
中 中 若
出 出 著
版 版 夫
社 社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版 出 月 八 年 九

7

0 5 -

8

